

1913年

第

卷

第

2

期

中華民國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二期

譚鹽叢報

談鹽叢報社發行

談鹽叢報第二期目次

圖畫

廣東六門緝私洋面圖

論叢

社論 論鹽票無自由取消之理由
張季直改革全國鹽政計畫書書後

淮南鹽法平議
選論 鹽務必設專商始能便民

外論 論蘇人爭辦蘇五屬鹽務之謬

歷史

川鹽變法沿革攷

地理

說廣東六門緝私洋面險要

時評

四則

法令

文牘

電文四則
公文八件

(一) 大總統咨前參議院議決鹽勛加價文附參議院否決情形

(二) 財政部訓令運使節制軍隊文

(三) 財政部令飭浙運使蘇五屬仍銷浙鹽照舊辦理文

(四) 財政總長周學熙致六國銀行團領袖匯豐銀行北京經理希理厄君書

(五) 江蘇都督指令上海地方審檢廳懲治私販辦法文

(六) 兩淮張運使籌畫淮北鐵道運鹽文

(七) 浙督朱介人致江蘇民政長公函

(八) 四川富榮兩廠鹽務代表李新展等呈財政部請變通湘鄂引岸以維川鹽文

紀事

專件

(一) 大借款條約全文

(二) 駁張謇君改革全國鹽政計畫書條議(續第一期)

(三) 花馬池鹽收歸陝辦條議

調查

(一) 閩省整頓詔浦抽收鹽厘章程

(二) 閩省整頓七場抽收鹽厘章程

(三) 山東鹽政說明書(續第一期)

雜錄

罪鹽
擬鹽政叢報發刊辭
美公使借款談話書後

論說



社論一

論鹽票無自由取消之理由

悔逸

人。民。之。所。為。倚。賴。政。府。者。為。其。有。法。律。而。已。為。其。能。以。法。律。為。人。民。保。護。財。產。而。已。政。府。不。能。以。法。律。為。人。民。保。護。財。產。此。已。失。政。府。之。資。格。矣。若。夫。訂。定。一。新。法。律。而。專。以。破。壞。人。民。財。產。為。目。的。此。則。古。今。中。外。之。所。無。而。吾。國。鹽。政。改。革。家。所。新。發。明。者。宜。乎。財。政。部。之。期。期。以。為。不。可。也。

改。革。家。之。言。曰。鹽。務。改。革。計。畫。始。終。不。能。實。行。者。皆。由。鹽。商。作。梗。而。鹽。商。所。由。作。梗。皆。鹽。票。為。之。鹽。票。一。日。不。廢。止。雖。有。利。國。福。民。政。策。一。日。不。能。實。行。論。鹽。票。應。保。存。與。否。當。先。問。鹽。票。之。有。效。與。否。論。鹽。票。有。效。與。否。當。先。問。鹽。票。為。何。種。性。質。在。法。律。上。有。何。種。資。格。此。固。吾。人。所。認。為。無。效。者。也。改。革。家。之。言。如。此。此。為。根。本。上。之。謬。點。千。枝。萬。派。

愈遠愈歧。悉從此出不舉。此說而揭破之。彼輩終得執爲理由。以曲飾其武斷嚴酷之政策。則請取彼輩所標舉之三說。一辭而闢之。

一。爲有價證券之說。彼所持爲論理者。謂有價證券。必以載明法定價格爲前提。今鹽票乃無是。且有價證券。無論爲公債。爲社債。爲私人契約。必有債權與債務之關繫。今鹽票當領取時。鹽商並未納有何種定價。國家對於鹽商。不過許其營業。並非因債務上關繫而予以證券也。此其爲說似甚辨。而實則不協於公理。夫以中西兩法制相比。例者當察其精神之所屬。而不當據形式以爲斷。今之鹽票較諸西法。所謂有價證券者。形式雖不同。而精神則一致耳。夫謂領取鹽票之始。未嘗納有何種定價。似也。亦代價雖無確定。而各省領票。票則必運一票之鹽。多不得過少。亦不得不及。此猶得不謂之有定價乎。不過彼則納價而後領券。此則領券而後納價而已。國家之於鹽商也。平時則稅其正供。有事又責其報效。商家種種之義務。莫不緣此票以發生。此猶得諉曰。僅許其營業已乎。又謂鹽票之爲物。非若房契據。可以流動市場。展轉抵押。不但不能爲抵當品。卽私相買賣。亦法律所不許。觀

於引名不許更換之例。卽預防互相買賣抵押而設。此則更爲郢書燕說之甚者矣。引名之不許更換也。實以鹽商非他商。比對於國家。旣負種種特別之義務。國家不可無以保護之。故旣設定額兼有定名。所以杜他人之攘奪者耳。豈其不許買賣抵押之謂乎。今之爲鹽商者。豈猶是順康雍乾時之血統。其展轉蛻嬗。不知歷若干次矣。使不許其互相承授。則此時當求一鹽商而不可得。而猶執不得認爲財產之謬說乎。其專恣暴橫之尤甚者。則謂政體變更。向來以衙門爲生計。作官爲營業者。何啻數百萬人。所損失比諸鹽商。奚止十倍。試問向何人取償。以彼例此事。應一律嗚呼安所得此慘覈不仁之言。鹽商爲國民正當之營業。乃與夫窟穴官署。假公而濟私者。同類而連及也。乎。彼蓋始終認鹽商爲散法亂政之流輩。故摧陷廓清。必盡絕其根莖。而後快耳。至以武漢起義已來。公私銀行錢莊。紙幣鈔票。一旦化爲烏有。又將於何取償。引爲比例。而謂鹽商半係富豪。歷年獲利。亦已不少。即使取消。不至有礙生計。夫錢莊銀行之損失。以兵燹所延燒。與匪徒劫掠。法律不得施其保護也。兩淮鹺業。幸以戰禍不及之。故使保全其家室。雖商務大受折閱。而本根未撥。猶冀休養生息。漸復舊。

觀國家以保富爲天職。對此一綫。愍遺之鹽業。固當保護。維持使無致再遭剪伐。奈何以兵燹盜賊所不能芟夷者。而更假法律以蘊崇之乎。若然。吾不知政府之自視。將比於何等也。鹽商誠不可謂不富。而其富即在所業之鹽。此外未嘗有無盡之藏。可供其取攜也。今奪其業。鹽之票即不許其再操。此業所業既失。而損失又無處取償。是其楛遷之資本。一旦盡化爲烏有也。雖欲爲窶人而不可得。遑曰無礙於生計乎。遠古以來。雖至無道之政府。亦未聞自儕於盜賊兵燹之列者也。而今之鹽政改革家。則日以此望其政府焉。爲之國民者。不亦難乎。

二爲契約說。財政部長即主持是說之最有力者。此實協天理人情之至當。其心縱有所私。而其言則廓然大公。不得因周氏家世業。齷遂謂其假公以濟私。而並因人以廢言也。改革家之駁斥此說也。謂契約必雙方合意。而始成立。千餘年之專制政府。豈有與人民合意締結契約之理。斥其不明國情。不知歷史。而以歐美平民政治主義。解釋千餘年專制政體之制度。異哉。吾國曠昔固非平民制度。然何至朝野上下。遂無締結契約之事哉。質劑兩字。始見周官。固兼公私而有之。鄭武公之與商人締

約也。曰：我毋爾詐爾無我虞。此豈異國事耶？論者乃謂他人不明國情，不知歷史。耶尤謬者，則以前清鹽法對於商之犯規者，有斥革頂充之文，遂謂國家並未認其爲商。夫斥革頂充之文，豈徒施之鹽商？凡一切仕宦爲官吏者，其褫職未有不曰斥革者也。而銓材授職，亦有頂補充補之稱，則亦將曰：國家之於官吏，並未嘗認其爲官吏乎？鹽票者，正鹽商運鹽售鹽之證券，給票之初必鄭重其詞，曰：鹽與票離，即以私論，此不謂之契約，將謂之爲何物？曾文正剏循環轉運之法，規定有不願者稟退，有犯規者扣除，苟非稟退扣除之引，不得另招新商。特載此條於鹽法志中，蓋惟恐商人之不信官府，致有錫鞶三褫之疑，故特爲此以堅其心。毋詐毋虞之誠，蓋不啻信誓旦旦矣。於此而猶謂非契約，然則定名之初必不名之鹽票，而質言之曰：鹽契、鹽約。然後信其爲契約乎？

三爲世產說。鹽商以售鹽爲世業，非票無以售鹽，此當然認爲世產，更無可置議者。論者亦知此說之顛撲不破也，則一切不置可否，夷然謂其無可討論之價值，故毋庸再爲辨論遁辭，知其所窮，此以見不愜公理之政談，斷未有能自堅其壁壘者也。論者之

尤鹽商曰。以國家行鹽之區域。認爲私人世襲之采地。朝可易。國可亡。而此鹽引鹽票。必不可滅。武斷專輒。乃至此耶。夫國家何物。非人民所積而成者耶。人民爲國家之主體。而朝廷不過公僕之一人。易姓改物。不過如一州縣牧令之更替耳。牧令雖更替。而邑人之田。爾田宅。爾宅者。依然無恙。朝代雖改。易而國民世守之財產。當然無所變動。大小雖殊。而公理則一如論者之所言。將一姓既亡。而國民之田廬財貨。皆將隨正朔服色徽號之例。以俱往。任他人之取而代之。有是理乎。今之仆帝政而建共和也。豈不曰。吾將以弔民而伐罪也。鹽商獨非國民之一分子耶。奈何其深惡而痛絕之。視之。乃與前清之貴族等。必芟夷盡絕之。而後快也。若以共和既成。專制時代之法制。固當在取消之列乎。此又不然。法制者。客觀也。人民者。主觀也。客觀可以與時推移。而主觀必不可因時代謝朝代更。而人民之權利亦隨之以偕亡。此惟戰勝國對於所占領者。或一施此苛法耳。以故印度既亡。鹽業悉歸國有。印人有私取海濱鹽。滷煎曬以供一家之食用者。俱干禁例。不貸嚴懲。哀我商人。乃無端而與亡國民一例虐待也。臨時約法最要者。爲保護商民財產。鹽商非不正當之營業。顧何以揮諸保護範圍以外。雖滿

清以外族入主中夏。然對於故明之遺民。苟非抗彼顏行。固未嘗剝奪其產業也。今國民推倒滿清政府。方自謂一視同仁。共享維新之幸福。孰知非但將來之福利不克如願。相償。馴乃並其所固有者。且一旦爲他人物也。色取行違。今之改革家。其將何辭以自解耶。

論者尤有不可通之說焉。彼謂前清鹽法並非一成不變。道光時既改引法爲票法。同治中又徵變票法而兼用引法。故國家對於鹽票之處分。純然可以自由行之。商人更無反抗之餘地。斯言也。何其鹵莽滅裂而不復更求其解也。夫前清之變鹽法。變其法耳。非盡舉全體之商人一切舍其舊而新是圖也。一法之變通。商人未有不受其病者。然損失究有限。制商人爲大局計。爲國課計。固不得堅持一人之私利而阻撓全國之公益。而豈可與今日之改革家相提而並論乎。今之持改革論者。非直改票法已也。取消所持之票。因並其分內所有之權利。而盡褫之。商人無端失其世守之生業。勢且展轉爲餓殍矣。烏得而不反抗。前清取銷鹽票。或由大亂以後。商逃岸荒。招來不至。或以疲敝之餘。商逋積累。國課虛懸。國家乃得而取銷之。此彰彰著明之已事。奏

疏文牘載在志乘。安得謂之矯詞飾說。論者且廣引長蘆浙粵故事。以爲辯駁之證。不知長蘆引岸收回。乃因蘆商豪侈踰制。侵帑纍纍。不得已則私借外債。以圖彌縫。勢將成絕大之交涉。故國家不得不施以嚴懲耳。張曾敷之於浙。袁樹勛之於粵。皆以議加票稅。諸商梗阻。不願乃陽爲另招新商之言。使之知所懼而易於就範。豈可以破吾前說。又豈可以律諸今日。且彼張袁兩督撫所爲。正今之改革家所病。爲專制國之官吏。徒知增稅以病民者。尙可援其已事。以爲解嘲之談。助乎改革而不用商運。猶可言也。乃觀彼所爲計畫書者。則仍以招商爲歸宿。爲問舊商果何罪於國家。而必鉏而去之。另招新商。以後商人非有質劑。必不肯輕信官府。問其何物以爲質劑。必仍爲引票之同類。而另易以舶來之新名詞耳。狐狸狐搯易名而不異其實。今之改革家大抵皆如是矣。然自今已往。國家之質劑。遂不復取信於商民。是亦自窮之漸也。

要之今日金融困蹙。之秋民窮財盡之日。爲改革計者。當先維持現狀。而後徐圖進行。庶國與民不致大受其病。如徒挾欲速之見。而求收效於旦夕之間。則倒行逆施。拂民

好。惡。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予。豈。好。辨。哉。誠。迫。於。不。得。已。也。今。之。爲。政。客。者。盍。三。思。之。







社論二

張季直改革全國鹽政計畫書書後

梅逸

梅逸氏曰。吾今而後。知理想之空談。決不足與言改革也。一國之法制。禁令。無問其大小。繁簡。苟能行之。至數百年。或數千年者。皆必有其所以不得不如此之故。蛻嬗演進。以至今日。積久之餘。烏能無敵。唯當審其敵之所在。悉心以謀補救之方。且必舊敵既改。而國與民之食其利者。實較勝於未改革以前。如是而言變法可也。斷未有舉數千年來。因仍之舊法。一旦弁髦而毀棄之。自我作古。別創一法。以與之代興者。此皆策士之游談。毫無關於國家之實用。使不幸而其術竟售。則小之足以病國。殃民。大之或且以召覆亡之禍。凡百政務。莫不皆然而然。而財政尤爲重要。若財政中之鹽政。則尤爲繁曠。

而。不。易。理。董。者。張。季。直。氏。以。財。政。實。業。家。爲。國。人。所。宗。仰。吾。初。聞。其。有。改。革。鹽。政。計。畫。書。之。作。而。心。儀。之。以。爲。必。有。遠。猷。碩。畫。可。以。振。千。禩。之。積。敝。者。渴。欲。讀。之。久。矣。及。獲。其。書。而。詳。讀。之。則。鹵。莽。滅。裂。全。無。根。據。但。憑。理。想。有。類。於。今。日。新。學。士。夫。不。識。本。國。歷。史。者。之。所。爲。而。龍。斷。把。持。奇。謬。無。理。寧。止。共。和。國。所。不。當。有。實。乃。秦。漢。而。後。帝。政。專。制。之。朝。亦。不。敢。悍。然。行。此。秕。政。果。其。實。見。施。行。豈。唯。病。國。殃。民。而。已。覆。亡。之。禍。不。難。於。眉。睫。閒。召。之。吾。又。安。敢。默。爾。而。息。不。爲。之。商。兌。而。忠。告。也。

爲。改。革。鹽。法。之。論。者。莫。不。以。李。氏。雯。就。場。徵。收。不。問。所。之。一。語。爲。惟。一。之。信。案。一。切。法。制。條。件。悉。由。此。而。孳。衍。舊。制。之。被。其。抨。擊。者。尤。以。劃。分。引。地。爲。萬。矢。之。的。聆。其。所。言。固。自。謂。簡。易。之。至。可。久。可。大。者。矣。而。不。知。李。氏。之。說。先。已。不。可。爲。訓。因。其。說。而。益。孳。衍。之。宜。其。愈。說。愈。遠。彌。近。是。而。大。亂。真。也。執。就。場。徵。稅。之。說。者。謂。鹽。亦。地。產。民。食。之。一。與。菽。粟。同。菽。粟。不。聞。劃。分。引。地。立。之。禁。令。何。獨。於。鹽。而。密。其。法。持。是。說。者。誠。可。謂。探。原。立。論。者。矣。雖。然。是。說。也。乃。鹽。稅。有。無。之。問。題。非。鹽。法。良。楛。之。問。題。菽。粟。之。所。由。能。自。繇。運。售。者。以。其。無。稅。故。耳。旣。以。粟。與。鹽。比。則。宜。不。當。收。其。稅。課。旣。無。稅。課。則。鹽。政。之。名。可。以。

不立又何從比較其優劣昔人所以斥鹽稅爲惡稅則者職是故也既明知爲惡稅而以國計所關不得經予免蠲則一切法制禁令自然附之而生不得純然避繁蹟而趨簡易此勢之無可如何者也不然以管夷吾劉晏之才其識豈不如李雯顧炎武而乃樂爲是繳繞煩苛也哉是故引地之劃分有二義焉一以保國之稅源此義尙顯而易見一以爲商民之保障此義乃隱而難知蓋產地之衰旺不同製造之繁簡不同運輸之難易又不同以是種種差別而售價因之有異使之自由競爭則價昂者相形見絀而銷路爲之日滯國家未收課稅則聽之可耳既課稅矣自必爲之調劑均平俾不至以競爭而成攘奪此政府應盡之義務豈其好爲此繁瑣哉原書力闢劃分引地之說而對於運商仍存規定區宇之制此真駟歎之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者矣然即此可證引地之制與鹽稅實有最密切之關繫雖平時極端反對斥爲病商病民之秕政及其見諸行事終不能不變其名而仍襲其實也孰謂舊制可輕議更張也耶

必如原書所言吾可決其得兩重之效果焉 一曰爲國家增加無數之盜賊也 一曰爲社會製造無數之乞丐也而獎勵臬私使無稅之鹽充斥於海內國家正

供蒙莫大之損失。猶其敵之顯然者。已何以言之。夫人至不能爲農爲工。而僅恃煎鹽以謀餬口。此於治生之程度。亦已至爲低下。而操作之勞苦。則又非它業所可並論。此細民之至可憫者。扶植之不暇。而忍更攘其生計乎。晚清時浙西某某數場。久無潮。滷原設鹽場。在理應得裁汰。於官商皆爲便利。而終不肯裁撤。寧購運浙東之滷。官商勞費倍徙。而有所不暇顧者。以場竈旣裁。則此數萬人。之以煎曬爲業者。頓失其恆產。而有窮無復之之歎也。無滷之場。竈猶不敢裁。今明明海潮所至之域。積素萬頃。乃任其爲棄地之貨。而禁民不得拾取。天下寧有此政體耶。產鹽之地。由國區定。則凡不合著書人意中之程度者。一律悉遭沙汰。固不待言。甚且有程度本無不及。特以委員調查之。率官吏婪索之。莫償而被誣。以不及者。此亦理勢之所必有。然則全國舊時產鹽場。竈之無端封禁。寧啻以數十計。此數十場。竈者每場以千人計。全國亦當有數萬人。而此數萬人者。又各有其父母妻子。藉此業以資事畜。殆不下數十萬人。加以捆載運輸。小販之流。更不下數百萬人。此數百萬人者。無端失其恆業。皆將嗷嗷待哺於縣官。且一經失業。則天荒地老。更無恢復之期。較諸飢民待振。不過一時者。尤不可同日而

語試問國家無盡之藏有幾安能盡人而悅於此而猶不流爲盜賊者必其人人皆聖賢也而後可。國家非與治安爲仇何爲而必製造盜賊之是亟耶。英人之滅印度也盡收各地產鹽業歸官家專賣印人偶有私取海潮煎曬者卽僅供一家食用並非販鬻亦以私販論罪嚴懲不少貸哀哉吾民國共和幸福所決之國民乃與亡國之氓得同一之待遇也。

吾國人之論鹽商者每誚其逸蕩奢麗爲社會蠹以爲取衆人日用飲食之所需供一家極汰窮奢之資藉殊有悖於人道此其說誠是也雖然亦知此數百家鹽商者固間接對於國家而盡收養貧民之義務乎富人之最可痛恨者惟鄉愚無知暴發之戶驟得十數萬或數萬金肩而鑄之唯懼人知非衣惡食不肯輕用一錢雖其親戚故舊亦不得蒙涓滴之挹注此誠天地閒之僂民耳若其以財經商則固知泉幣流通之大義而不肯祕爲一己之私藏者雖使享用稍過亦報施之理宜然况即其極汰窮奢亦不過一人私德之玷而國家則實隱受其益耶夫世及爲鹽商者其主人並不審鹽筴爲何事也則必求其精於此業者而付託之所付託者又博求習於此業之人以爲之輔

鹽業徧於國中而商人之糊口於是者殆不下數萬人焉。此數萬人者既以此事畜其父母妻子矣。又時有餘力以周恤其親故之窮乏者。其所養者已不啻數十萬人矣。且以鹽致富者。又必不徒業鹽而已。又嘗以其餘財經營種種商業。而習於種種商業之人。其託庇於是。以自養以周恤其親故之窮乏者。又一一與鹽業同然。則其所養者。又不啻數十萬也。且既富矣。則必崇宮室。蓄玩好。盛服飾。精飲饌。畜童僕。此種種煩費者。雖於個人私德無所增益。而農工商買轉移無執事之閒。民間接以食其利者。又不啻數十萬人焉。合此數者計之。其為國家間接盡養民之義務。誠不可謂無微勞矣。今驟然變歷代通行之法。則凡為鹽商。未有不破產者。彼其財力全付諸所營之商業。非有數十萬金之窖藏。可供其取攜也。破產之後。一敗塗地。雖欲為蠶人而不能。有相率淪於餓莩已耳。彼獲為餓莩矣。則緣種種間接之關繫。倚賴彼以自養者。又尙能冀幸瓦全也乎。猿鶴沙蟲。惟有同歸於盡而已。吾故曰。為社會製造百萬之乞丐也。非天下之至不仁者。其孰能與於斯。

(未完)



淮南鹽法平議

許德凝

恃明察之心。行整齊之政。謂爲一羣謀樂利計幸福。宜若蕩滌苛擾。大慰民志。嘉鬯愷悌。無思不獲。然終猶不若習其事。食其業者之自爲謀也。夫大化演進。羣治勃興。外緣推激。不容自己。己不自謀。將有代者。及今爲之。猶恨其晚。烏能忽然置之耶。淮南鹽業。負殷富之美名。而實無奇贏之成算。內容窳敗。毋可諱飾。近數十年來。益以頽落矣。屬新國之肇造。甯故步之自封。是用觀其陳跡。驗之實事。參以外論。度其可行。用資商榷。持改鹽法之議者。數十年來。不可勝紀。其最近而有力者。則爲張君之意見書。大要以全國爲目的。以淮南爲中堅。而發揮其就場徵稅之學說。美則美矣。而似非身入局中。甘苦共喻之談也。何以言之。

張君嘗以舊制爲盜法。誠盜法也。顧自竈丁以至販戶。衣食於盜法者。寧皆爲盜人哉。場商運商。職居積是。職懋遷是。固與普通商業。同其蘄向。猶是衣之食之者之一人。中華大分之公民也。今廢舊制而使資緣爲奸之僉王。因以改圖是可言也。廢舊制而使資以爲生之良民。從而輟業不可言也。故在專制之世。逞其一曲之智。奮其武斷之力。猶且躊躇審顧。詳咨博論。不敢遽發。而况共和創造。公理大明。個人之權利財產。卽爲立國之大本。必爲擁護。務使堅固。故於友邦之條約。尙當繼續履行。詎本國人民所固有者。而可遽行摧棄乎。果不顧物情。冥心以逞。理有不可通。事有不可行。其徵驗固不在遠也。

張君又以場價岸價。相去懸殊。遂謂大利歸商。而竈丁食戶。胥承其敝。斯又不悉本末之談也。向之岸價。皆爲官定。經一度之搜括。則多一度之加價。何一爲商人之請求耶。即培養商灶加價一案。亦以取之食戶者。還之竈丁。商人僅爲其中之過付。且須坐耗贏利。染指不能壟斷。何有岸局之冊報。鹽行之簿籍。班班具在。均其岸價貴賤。每斤中數。姑以五分合錢百文計。大率場得其一。而桶價匣費。垣支竈需水脚之種種。及垣產

應得之利。與夫緝私河壩各費。錢糧公益等捐。咸取給焉。運得其一。而揚州所繳公益各捐。與夫運儲各費。及票本應得之贏。又取給焉。其餘五分之三。則爲由岸徵收厘金。加價之屬。向之中央政府。暨產鹽銷鹽各省。所恃以爲不涸之源者也。謂運商爲壟斷者。斯誠昧於情實之言。且不悟岸價非運商所能壟斷也。必若販賣不論何人。運往不論何地。價由商定。不論何時。則以區域衝僻道途險易之不同。鹽質良楛。商市暢滯之異狀。取巧謀捷。其勢必至一時一地。供求不能相劑。乃眞授豪商貪賈以壟斷之資。而不暇爲食戶計矣。謂場商不能恤竈乎。商實收鹽。而鹽產於丁。困丁以自乏其產。商非至愚。何出於此。顧桶價加矣。而牌價岸價。層疊曲折。往歲之案。議論彌年。僅乃得定。雖極端之持論家。焉能使營業之性質。一變而爲慈善事哉。垣商無力以恤灶。運商無力以濟場。而皆由重稅之惡政。爲之大梗。不揣其本。而以力所不逮者責之商人。就令勉然爲之。吾知垣商之以虧耗聞者。且繼通州呂四場業公司而起矣。

吾國鹽政。類似專賣。實則灶賣之場商。棧賣之運商。岸賣之食戶。明明商業。而必以官力干涉之。初非逕由國家直接而賣之人民也。官處其逸。而使商任其勞。自淺者觀之。

則若官尸其名而商享其利。困製鹽之灶丁。剝需鹽之食戶。而惟商之厚。一切驕奢淫逸。爲富不仁之習。於是焉生。夫旣以居積與懋遷焉者。責之場運商矣。不與以利。孰從事焉。利之所萃。若與侈期。相師成風。浸爲弊俗。此別是人羣道德之問題。不當併爲一談也。若執以爲罪。則利用厚生者不能正德也。今自五州棣通。商旅樊起。苟一一以道德繩之。固有不必要盡合者矣。寧能懲羹吹壑。舉稗羸通商之制而廢之哉。

濱海之地。夙曰鹽田。農夫不能聚田而耕。鹽丁安能聚場而製。張君固曰相灘建圩。限其區域。譬之工廠。變原料爲貨品。不指顧間事也。然能保製鹽者之不透私乎。就令不然。而以呂四一場。勞費損耗。達二三十萬。乃謂淮南全綱。移置改設。僅四百萬。將毋出言之太易。抑亦預算之未精。又令不然。一切如所設計。則必天時地力。盡如人謀。假有偶一之未周。必致成本之加重。而况海屬鹽灘。自同德昌大阜公濟三地。與辦後。需地已多。幾無隙壤。又令不然。而今日各岸情形。需鹽至急。寧能坐待公司成立。鋪場築圩。從容應付哉。公司則成立矣。能盡籠宜鹽之地。盡役製鹽之人乎。斥鹵之區。廣漠無垠。隨處可以挈潮。隨處可以就晒。民所習慣。亦以採食。有一於此。聽之耶。抑禁之耶。若其

禁之。則向所謂私者。對於政府而言。而政府罪惡不赦。後此所謂私者。對於公司而言。公司之罪惡何如。不知於他日之股東。何厚於今日之商人。何薄於今之灶丁。何極力爲之呼冤於他日之貧民。何爲預隘其生計也。必以人道爲言。則必舉一切公司之名。而混之一任人民之自製自運自銷。而後能使鹽與萬物同等也。

然且不能。試以今日岸銷情形觀之。寫遠之地。貴誠貴矣。然雖貴而猶不至淡食者。以商法鈐制。缺鹽不能不運。鹽到不能不賣也。反是行之。弊且立見。夫所爲就場徵稅者。爲一般食戶計也。乃其結果。僅以便產鹽之地之民。與夫就場起運之販戶。而向之一般食戶。負擔之重。猶顯而易知。後此必有大部分食戶。負擔加重。然且無所控訴。毋乃仁政之施。僅限於見聞所及耶。須知鹽雖日用必需。而究與五穀雜糧。異其性質。嘗見內地農民。秋成豐稔。菹壘鮓脯。饋遺藏弄。惟恐後時。一遇歉歲。則粒食維艱。食鹽亦因以大減。是可知鹽價貴賤。關係尙屬細微。果爲減輕負擔計。當從其重且大者推而行。之。而鹽務乃其後焉者。卽就鹽務言。則其如蠲雜稅。刪浮費。厘斤重。汰官吏。省兵役。亦足以加惠貧民。商力不絀。而民食克濟。簡易之道。固自有在。何必矯言高論。而所得者

或不如所祈哉。

由斯以談。則知所謂意見書者。其立論之根據。類夫發憤著書者之所爲。而於明通公溥之懷。經世宰物之量。微有未歎。卽其設計大要。陳義太高。牽動太廣。更張太驟。異日政權統一。省界銷弭。國殖增長。自可徐圖推行。而今抑非其時也。然則仍因敵法。長此終古耶。曰否否。夫受惡政之專制者。商人之所同。非張君之所獨也。憤惡政之專制。希共和之自由者。張君之先覺。亦未必非商人之同情也。就新政府言。固當慰撫商人。使勿失業。且保全其來日之信用。以爲餉源。而就商人言。亦宜深察事勢之推嬗。悟舊習之不足自存。幡然更始。合資共力。期商業之發展。佐新國之軍興。庶大局少紓。而私人之財產亦可藉以自保已。

其道奈何。曰仍不外建設公司而已。鹽之爲物。以場產爲原。以岸銷爲委。執其樞者實爲場運商。但使場運商資本充實。信用昭著。流通活潑。則如常山之蛇。舉其中而首尾皆應。於以提挈全體。振興鹽務無難也。八九年前淮南之柃茶角斜廟灣等場。曾設有合本公收之店。已畧寓公司之意。且聯合各場。爲場商總公司。其各場所在地皆爲支

店場商以地及產計價公估作本。竈埠之願作股者聽。是爲坐本。其租垣承辦者。或不論場商運商。或非鹽商。而願入資者。一體填給股票。是爲行本。破除舊日所定之產額。盡產盡收。察酌情形。寬加桶價。或改訂斤價。務使灶丁有利可餘。其無力移筭。暨力難起煎者。并當由公司代籌。或給資或購草。急借緩還。紓其生計。或逕由公司收買。變灶丁爲僱傭。予以相當之價值。如是則商力厚而丁力亦紓。丁力紓則能增產。商力厚則能寬收。則基礎以立矣。運商亦聯合爲公司。各岸及各分銷口岸皆爲支店。以引票爲坐本。其向係租票辦運者。亦得按租價入股。以爲行本。破除舊日之綱分。而每年每岸行鹽引數。須畧與相當。自圩運岸除專運某岸之鹽外。（如平江碱鹽之類。乃各處之習慣也。）視其存鹽多寡。爲運鹽之疏數。岸售之價。及岸徵之課。一如向章。蓋桶價既加。則岸價不能速減。而亦不須再加者。則以官吏簡省。紅錢墨費。概可蠲除。以資挹注也。岸價原當議減。以惠食戶。願向者之貴。不貴於成本。而貴於國稅。今如岸收之厘金。加價。多已捐抵外債。其他各項。亦必爲中央政府及各地地方要政之需。商人無所利焉。故亦不爲議及也。

向者場運商各不相謀。遂若兩方之利害。不能兼容。卽如牌價用錢。岸價計銀。亦其一也。民國更新。法幣必將制定。自當遵行。此時宜暫從習慣。所有桶價牌價岸價。皆以銀爲主。或合制錢。或合銀幣。隨時隨市核算。逐日由公司懸牌。不得任意增減。而又公立銀行。爲之機關。則凡由場而運。由運而岸。由岸而銷。一切稅課捐厘鹽價雜款。概可存之銀行。分別提解劃撥。旣以節匯兌之糜費。兼可收存儲之利益。是則聲息相通。盈虧相劑。舉昔者隨時租辦不計久遠。人自爲運。不謀全局之弊。一掃去之。不必矜言恤灶。而場產自增。不必亟謀減價。而岸銷自暢。因固有之美利。利導理董而擴張之。爲今之計。無以易此矣。

共和人民。於憲法上固有營業之自由也。被治者各安其生。各職其業。不斬呼籲於治人者之前。而以懃恁旅力。求自由之幸福。尤吾民族獨具之精神。而不假外求者矣。今者四海沸溢。餘瀾震盪。撼及商業。湘岸則按票息借。西岸則緩發商本。武漢戰地。倉儲損失殆盡。督銷之權。時南時北。皖岸情形。尤爲紛擾。加以運道梗阻。視聽錯雜。其在各場秋收旺日。驟以金融阻滯。不克濟收。繼則散兵海盜。劫掠時聞。營兵譁潰。勒索重餉。

緝務廢弛。私販充切。鹽不入垣。凡此種種惡象。同時并發。場運商首當其衝。幾無業之可安。而不獲與新國人民。得同等之待遇。一部分之苦痛。姑忍受之。而全體之傾覆。寧能坐視。然則就現處之地位。審事勢之所宜。度財力之可及。維持現狀。藉佐餉需。而徐以待國民之公決。是以過渡時代之所有事。其諸吾業同人。有取於是歟。

此文作於舊曆辛亥冬間。曾見之於某報。按之今日情勢。已不盡合。然敘事確實。持論平允。用爲補登。閱者勿以明日黃花目之。記者識







選
論

鹽專賣法議

起鰲

嗚呼。吾國商業處於現時。困憊極矣。百貨而外。惟業鹽爲大宗。上以供國課。下以資民食。其關係不爲不重。專制時代。煦煦爲仁。子子爲義。顧猶有恤商裕課之名。商亦何賴其恤。蓋彼所謂恤之云者。殆有牢籠之意存焉。懼夫課稅無所出也。前人曾有課出於商。商出於鹽。鹽售於民之說。固已早從根本上解決之矣。共和建設以來。大局一變。幾將專制。稅政蕩滌殆盡。惟於鹽政一端。識者謂宜仍襲其舊制。非故欲襲其舊制也。蓋以茲事體大。未敢率言取締。卽推而論之。凡百貨殖營業。何莫不然。前年臨時大總統孫曾宣告於衆。舉凡舊日商業財產。咸許繼續有效。亦猶此意。論者不察於凡百貨殖營業。尙未加以干涉。獨於鹽業。噴有煩言。以爲蠹國害民。莫如鹽業。似非收歸國有不

足以祛積弊。夫鹽業收歸國有，卽鹽專賣法是也。鐵路收歸國有之風潮甫息，而鹽業收歸國有之慘劇又復接踵發生。共和國家之不幸，歟！抑共和商界之不幸，歟！衡其重輕，必有其一居於此者。余何忍言，余亦何敢不言。願爲吾國民概言之。余讀史至唐穆宗時，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叔平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所由，縮掌官物之吏也。事必經由其手，故謂之所由。）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團保者，團結戶口，使之互相保識。）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連狀人，謂連名告狀者也。）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駁之，略謂：城郭之外，少有現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便利。今令吏人坐鋪自糶（列物而鬻之謂之鋪），非得現錢，必不敢售。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吏人將鹽家至，而戶糶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戶給鹽，依時

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寶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宣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事遂寢再攷昌黎文集所載論變鹽法事宜狀各隨本條分析利害言之益詳計駁議十餘條其駁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則謂求利未得歛怨已多其駁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則謂爲利至少爲弊滋多其駁令宰相充使則謂若法可行不假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充使無益其駁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歲可收錢十萬貫則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尙恐其不登常數安能更望贏利其駁更加官吏料錢則謂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其駁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則謂加減之數相抵所亡所得一無贏餘其駁以糶鹽多少爲牧令殿最則謂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其駁請定鹽價腳價則謂未有厚利不爲有益其駁併召車牛運鹽納倉則謂民必不願害且及之其駁停減鹽務所由則謂爲不近理其駁變法之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則謂非公私蓄積尙少之時可行其駁官自糶鹽貧富一概輸錢

可無一人遺漏。則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近。不見其遠。其駁官鹽賤於舊價。則謂百姓困弊。不以事擾之。自然漸裕。不專在變鹽法。其駁據戶給鹽。依時徵價。則謂因此所不安。尤不可之大者。其駁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求覓職事。則謂必生怨恨。或逃入。反側以資寇盜。不可不慮。其駁行此策後。商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則謂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議竟更謂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如此。其弊實甚云云。而韋處厚所議事蹟。具載本傳。其最要關鍵。則莫如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不第切中當時情弊。可爲千古言變法者。下一針砭。余讀史至此。不禁掩卷太息而言曰。嗟乎。唐值中葉。以後得以不瀕於亡者。未始不基於此也。彼張平叔者。爲何如人。姑弗具論。卽就其所發意見而論之。蓋亦小人之尤者也。窺其變法隱衷。殆無非欲以競利罔民爲名。以行其怙勢作威之實而已。何以言之。其曰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者。是以重利誑人主也。其曰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及據戶給鹽。依時徵價者。名曰便民。適以病民也。其曰令宰相充使。以糶鹽多寡爲牧令考成者。是藉宰相權勢導牧令以肆虐也。其曰行此策後。富商大

買。或。行。財。賄。邀。截。喧。訴。首。從。悉。論。如。律。者。是。以。威。劫。商。賈。俾。其。莫。敢。梗。議。也。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使。其。法。得。行。則。唐。之。國。祚。早。澌。然。滅。矣。幸。而。韓。韋。等。力。爭。於。下。穆。宗。感。悟。於。上。彼。之。陰。謀。詐。力。始。格。而。不。行。當。時。人。民。免。蹈。不。測。抑。何。幸。歟。我。民。國。肇。興。競。言。變。鹽。法。矣。或。爲。公。有。或。爲。官。辦。各。省。已。自。爲。風。氣。究。其。實。在。無。非。奪。商。之。業。而。公。諸。人。攫。商。之。利。而。歸。於。己。以。言。國。稅。非。但。無。所。增。抑。且。大。有。損。亡。清。末。造。鹽。稅。有。四。千。數。百。萬。兩。之。收。入。而。兩。淮。居。十。之。四。去。年。淮。鹽。總。理。辦。理。幾。及。一。年。而。收。入。不。過。二。百。數。十。萬。雖。行。銷。省。分。亦。有。自。爲。徵。收。之。事。實。而。去。舊。日。之。收。額。則。遠。甚。矣。變。法。之。不。易。如。此。然。此。時。所。謂。公。有。所。謂。官。辦。者。尙。不。過。鱗。爪。耳。爲。時。未。久。規。復。舊。制。似。尙。不。難。近。更。有。人。倡。官。專。賣。之。謬。說。官。以。外。不。得。有。他。人。鬻。鹽。全。局。推。翻。爲。一。網。打。盡。之。計。無。論。鹽。商。失。業。而。其。契。約。流。行。於。商。界。不。知。累。千。萬。一。旦。廢。棄。金。融。機。關。必。大。生。恐。慌。所。謂。求。利。未。得。歛。怨。已。多。倘。悍。然。行。之。國。家。增。出。一。絕。大。營。業。彼。營。營。逐。逐。騷。擾。全。國。國。以。內。增。出。無。數。似。官。非。官。似。商。非。商。之。人。尙。復。成。何。世。界。耶。而。况。預。計。入。款。之。增。入。與。否。尙。不。可。必。乃。大。聲。疾。呼。如。醉。如。夢。惟。思。達。其。目。的。抑。何。不。思。之。甚。也。近。人。有。言。曰。不。求。便。民。

斯。已。欲。求。便。民。則。商。賣。之。制。萬。不。可。廢。改。革。鹽。法。有。關。全。局。倘。不。慎。之。於。始。政。策。宣。布。以。後。施。行。或。有。扞。格。則。受。害。者。不。在。少。數。之。商。販。而。在。多。數。之。人。民。其。言。固。與。韓。韋。駁。議。相。爲。表。裏。者。也。然。則。倡。言。變。法。與。夫。從。而。和。之。者。一。則。曰。官。收。再。則。曰。就。場。專。賣。固。將。盛。氣。凌。轢。掩。耳。不。願。聞。也。悲。夫。





論鹽務必設專商始能便民

辛公

比來議改鹽法者紛紛矣。其所議之綱領雖各不同。而主持變革之宗旨則無不相同。大要以生人日用所資。民間食味所賴。若米若酒若醋若茶若醬。種種皆可以自由貿易。獨於鹽則必專畀商人。家傳而世守之。不容他姓染指於其間。且必各分引地。井畫疆區。而不許少越雷池之一步。其偶有本非商人。而徑自販賣者。小則肩挑背負。概目之爲私。與鑽穴踰垣之賊比。大則成船滿載。卽稱之爲梟。與明火執仗之盜同。噫嘻。此不獨示天下以不廣。而稽之往籍。已蹈壟斷罔利之譏。準之新政。更悖共和平權之旨。議者挾如是之意見。蓄之於心。宣之於口。於是乎莫不仇視商人。一似若輩真不啻國之蠹。民之賊。將欲改良鹽政。必先取消專商。摧陷廓清。其勢殆有不容已者。不知商賣

之策起於唐劉晏。劉晏議收停戶之鹽。轉鬻於商人。使商人承運。自爲俵配。至宋始有引岸之分。責課於商。無敢或缺。歷代相承。鹽法以漸而備。溯自唐迄今。千有餘年。雖有就場徵稅之議。而無廢商爲官之條。而况就場徵稅。則必破除引岸。是故聚訟紛紜。未敢論定。不然。千餘年來。豈無達人。何獨於至庸極微之商人。有所私愛。不敢鋤而去之。乃長留此鹽商之名。稱貽後人。以口實。何耶。則又豈當日者。馭世之君。皆甘心爲鹽商護身符。治鹺之臣。皆工於爲鹽商說項計哉。蓋誠見夫鹽之爲物。無論場鹽池鹽井鹽。均產於地。而若鹽之運銷。無論爲垣爲岸。爲店實均。賴乎人。凡銷鹽本爲便民起見。求便民。卽不得不從。設商入手。是則專商之於鹽界。有密切之關係。有絕大之影響。事匪一端。說難更僕。姑舉其犖犖最著者。臚於左。

中國各物之稅則。地丁漕糧之徵收。固屬意存寬大。幾於不及古世什一之政。卽在貨物一切雜稅。有值百僅稅數文者。有值百僅稅十文者。等而上之。凡值百之貨稅。至數十文止已。此外烟酒之屬。近時政府以其爲物有損無益。所訂稅則。逐漸增加。然亦未有子過於母者。惟鹽之一項。其科稅之重。乃至於不可思議。往往有所產之地。計其價

值。每斤僅不及一文。或僅止一文。或僅止數文。及運至所銷之地。統計應完各稅。少者較原價數倍。多者較原價且數十倍。試問他項稅則。有如斯之巨乎。國家取鹽之稅。既如是之巨。非得設有專商。不能肩此負擔。商人諳懋遷之學。多銷一引之鹽。即多增一引之課。此專商之可以裕國者。其一也。

古今民生所需。其不可缺者。厥惟米與鹽。然即米之爲物。人人賴以資生。而黃河以北。如燕齊等省。類食黍麥。黑龍江以北。如蒙古等部。類食黍稷。西藏等地。多屬山區。則黑彝青稞以充食。南洋等境。僻處海隅。則包穀番薯以供食。均尙各有可以替代之品。而惟鹽則不然。一日不供。即一日無和羹之具。一方不售。即一方有淡食之虞。醃醃醬醬等物。均依賴鹽以釀成。要絕無一物可以替代者。鹽既無可以替代。則其不可一日或缺也。可知浸假不設專商。正恐銷市暢而運道便者。勢必人人爭趨。卒至跌價搶售。而商困銷市滯。而運道艱者。勢必人人裹足。卒至抬價居奇。而民困。即曰責彼零星負販。向數千里外購鹽於事實。經濟上亦必大生困難。可知專商之設。雖窮鄉僻壤。亦必有所儲蓄。以供取求。即遇產艱價昂之時。而某地某岸。皆有各商責成。雖賠課亦所勿惜。

故源。源。接濟。從無缺乏之患。此專商之可以利民者。又其一也。

往者。斷斷於就場征稅之說。近頃以來。亦知於事實上不能通過。乃變其名曰官專賣。意在推倒商業。此於共和原理。亦相刺謬。茲姑勿論。惟是目前鹽稅一日不能捐除。即私鹽一日不能禁絕。由商專賣。某地某商每年承銷引額若干。世業所關。利害切身。於緝私疏銷方法。亦既熟習有年。似較官府之空言整頓者。爲有把握。由官專賣。則官以外。皆爲吾敵。敵之勢衆。而官之勢孤。即使增收重稅。廣置緝私之兵。而彼爲吾敵者。不難利用。所逃之稅。多於官所給以餉兵。是兵適以供梟用矣。不寧惟是。將欲由官賣。必先由官收。官收之必要者。資本今日國庫空虛。財源匱竭。資本頗不易籌。矧夫銷有或滯之歲。產有大旺之時。此際尤須寬籌資本。庶可以暢收而不致漏私。如此最大多數之資本。咄嗟立辦。恐非此時官府力量所及。向者由商分任。衆擎易舉。今者由官專任。獨力難支。彼此得失之勢。固較然易明矣。此不設專商之不便於國者一。

將謂各舊商欲保全營業。對於新公司之組織。必形踴躍。斯又不然。引商一律作廢。斯時全國鹽商同時破產。平時租辦抵押。以及挪借之款。一概無着。勢且膠轕紛起。獄訟

煩興各舊商方將料理訟務債務之不暇尙何保全營業之希望更安得如許資財共同組織公司哉夫鹽商亦國民之一種也民國勃興官對於各種商業其凋敝者理宜設法扶持其苟全者斷不宜力主破壞顧何獨於鹽商首肆摧殘不視爲同等之公民妄加以特別之苛待必欲假近來公司之名稱以消滅其正當之營業乎此不設專商之不便於民者一。


或又謂不設專商聽人各向專賣局自由買運則向來私梟私販亦可漸次改爲正當之營生此中不但有化板爲活之微權且兼寓化莠爲良之至意是說也余尤不以爲然夫梟販所覬覦者在無稅輕本之鹽乃能大獲厚利耳若其有課稅之鹽僅堪謀錐刀之利者必非梟販所深願即願矣彼游手之徒烏合之衆安得如許巨貲者行見市井販夫有不敢問津之日遐荒僻壤有未下鹽鼓之嗟斯時即再欲恢復商賣舊制而民間已先遭飲淡之患矣此不設專商之不便於民者二。

前條所稱抵押租借之款謂何蓋舊時鹽商之專賣券既爲一種有價值之證據則其爲市面上所信用爲營業家所公認自不待言豈料突然改爲由官專賣該證券遂一

律銷歸無用。銅山西傾。洛鐘東應。吾知金融界之起絕大恐慌。遭多數失敗必矣。嗟乎禍桑樹以烹老龜。火城門而殃池魚。商既別無資產以償還官。又憑何法律以解決。適成爲牽連受累波及無辜。世俗所云假共和真專制之政治。有強權無公理之世界。其現象不圖於鹺務親見之。此不設專商之不便於民者三。

或者又曰鹽商之專賣。券官如其值以收買之。則種種困難不煩言而解矣。然姑勿論官能有此財力否也。藉曰能之。究亦何所利而爲之者。往日之鹽官無資本課稅。已若斯其重他日之鹽官有鉅資課稅之重庸有已乎。况所謂官專賣者。官豈真能自爲運自爲銷者。仍必假手於人耳。其所假手之人。又豈無所利而爲之者。吾恐其更專商之不若也。

如右所述。或正辭以明之。用昭設立專商之效果。或反言以決之。用示廢棄專商之流弊。乃知前人立法具有深心。改絃更張。談何容易。吾爲斯言。吾非有愛於商也。吾蓋有憂於民也。瑣瑣芻議。願質諸近今熟精鹽務內容之真相者。



外論

論蘇人爭辦蘇五屬鹽務之謬

錄某報止戈

引地非良法也。主張改鹽務之說者。類能言之。故於鹽法則目爲盜法。鹽政則視爲竊政。鹽商則斥爲賤商。甚且曰把持壟斷。曰滅絕人道。羣說爭鳴。咸以破除引地爲主旨。然主張者愈多。而反對者亦愈烈。何哉。天下事。利不什。不變法。害不百。不易制。以問題複雜。關係重要之鹽政。若不權其利害。得失。貿然推翻。全局悉舉。舊時之法制。歷來之慣習。使之皆歸於無效。吾知其未必便於商。而便於國也。是以破除引地之說。雖有彌固不搖之根據。其所以言之而不能行之。而不能無弊者。勢使然也。今合全國之鹽務而計之。當以淮鹽之銷路爲最廣。是引地之關係於兩淮。當亦較他省爲重要。信是言也。則設有創議改革者。蘇人自必羣起而爭之。又設有主張維持者。蘇人自必羣

起而和之。而不意保全引地之說。不出於蘇人之口。蘇人轉欲首先發難。爲此破壞引地之舉也。於何見之。見之於蘇人爭辦蘇五屬鹽務一事。夫蘇松常鎮太五屬本爲浙鹽行銷引地。當日之劃歸於浙地。理由所在。姑不具論。旣爲浙鹽行銷之地。卽爲浙省旣得之權。此理之無可或爭者。勢也。今蘇人每謂我淮鹽引地。湘鄂西皖四岸。爲鄰省攫去。勢迫矣。我不能收回舊有之淮鹽引地。獨不能侵佔蘇五屬之浙鹽引地乎。於是蘇人之談鹽務者。先後呈請蘇都督與浙省交涉。株守旣無。由待兔。羊亡則猶欲補牢。蘇人之計。何其拙也。蒙觀大總統之命令。蘇人呈請之原文。以及兩淮鹽務之狀況。則蘇人爭辦蘇屬鹽務之謬。約有四端。民國肇基。以統一爲前提。庶政皆然。鹽政亦何獨不然。所謂統一者。權集於中央之謂也。權旣集於中央。則中央所發布之命令。各省自宜一律遵守。觀於一月六號大總統之命令。一則曰恢復機關。保存秩序。再則曰查照向章切實辦理。何嘗不明白宣示。乃蘇人逞一己之私強。以浙鹽引地屬諸兩淮。不特破壞向章紊亂秩序。而且置大總統之命令於不顧。省自爲政。專橫亦云甚矣。而猶曲爲之說。曰一俟淮引恢復。則蘇五屬仍行浙引。與大總統之命令亦無違背云云。不知

既以浙鹽引地爲蘇所有則向章之破壞命令之反抗立形於事實其罪無可逃也今轉蠱人以未來之事愚人以撞騙之言公理所在衆目昭彰此蘇人爭辦蘇五屬鹽務之謬一也引地者法定區域也其已破壞之引地在上者猶將設法清理蓋以爲恢復秩序計也其未破壞之引地在下者尤不能無故爭執紊亂經界以至現狀之不能維持也蓋保全固有之引地在今日所以認爲必要者實以無盡之鹽課莫大之稅源不有法定區域以範圍之則私鹽之充斥於其間也立見而商人受其害矣商人既受其實害於國課豈無絲毫之影響哉嘗查固有之國課浙有計二百四十萬兩有奇蘇五屬占四分之一計七十萬兩有奇今蘇人必欲將蘇五屬據爲已有縱蘇人負擔蘇屬課稅然漏私等弊蘇人能保其必無乎是蘇人破壞浙鹽引地猶可言也蘇人破壞浙鹽引地因之破壞法定區域則秩序既永無恢復之日現狀有不能維持之虞勢必致私鹽充斥於途國課受其影響不可言也蘇人能爲蘇計獨不能爲大局計乎此蘇人爭辦蘇五屬鹽務之謬二也蘇人爭辦蘇五屬之鹽務也其所藉口者蓋以淮鹽引地爲他省佔據爲理由然他省之佔據淮鹽引地能否收回一問題也蘇人爭辦蘇五屬

之鹽務。是否正當。又一問題也。二者不能強爲牽混。今蘇人因失去湘鄂西皖。而與浙省爭蘇五屬。在蘇省一方面觀之。似非情之所得已。且又語浙曰。我淮鹽引地能完全歸淮。則浙鹽引地仍完全返浙。在蘇省一方面言之。未必不本於至公。雖然蘇人不爲收回淮鹽引地計。而徒欲侵犯浙鹽引地。強以兩事合而爲一。其理由之不正當。已可概見。矧乎因果相生。縱蘇五屬爲蘇人攘奪。而去他省聞之。又必羣起而言曰。蘇人既得浙鹽引地矣。湘鄂西皖何返還爲是。今日蘇人以喪失淮鹽引地爲藉口。而與浙爭。又安知異日他省不以蘇人取得蘇五屬爲藉口。而與淮爭乎。至於蘇五屬而與湘鄂西皖較孰多孰寡。識者自能辨之。卽爲蘇人計。亦不足以相償不獨此也。蘇旣取得蘇五屬。則皖岸之寧國一帶。以及西岸之廣信近各屬。浙鹽勢必侵入。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於浙本何損。而於治鹽引地。益受其影響矣。如此猶曰爲蘇計。其蒙昧可笑。又何其一。至於此耶。此蘇人爭辦蘇五屬鹽務之謬三也。其次所藉口者。以去歲南鹽滯銷。商本站擱爲根據。然以此等事實爲立言之根據。苟於兩淮情形。稍知一二者。未有不痛斥其爲謬也。何言之。近數年來。淮鹽缺產之鉅。爲從來所未有。於是借運東蘆而爲補。

其。之。計。往。來。奔。走。不。遑。寧。居。曾。幾。何。時。乃。由。缺。產。之。現。象。忽。一。變。而。爲。滯。銷。之。現。象。何。其。速。耶。卽。使。湘。鄂。西。皖。爲。他。省。佔。據。淮。鹽。引。地。之。範。圍。爲。之。減。縮。而。曰。通。泰。各。場。積。壓。擱。數。竟。有。十。餘。萬。引。之。多。卽。謂。蘇。人。張。大。其。詞。亦。非。過。論。夫。產。且。不。足。則。所。謂。場。鹽。滯。銷。者。特。空。談。耳。銷。且。不。敷。則。所。謂。商。本。站。擱。者。亦。誑。語。耳。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是。蘇。五。屬。之。於。兩。淮。初。無。重。大。關。係。而。蘇。人。必。欲。破。壞。向。章。紊。亂。秩。序。而。爲。此。無。謂。之。舉。動。於。意。何。居。此。蘇。人。爭。辦。蘇。五。屬。鹽。務。之。謬。四。也。如。右。所。述。蓋。舉。其。犖。犖。者。言。耳。然。卽。以。此。四。端。而。質。諸。蘇。人。吾。不。知。其。何。以。答。我。夫。改。革。鹽。務。破。除。引。地。事。關。全。局。非。一。二。語。所。能。盡。而。在。鹽。法。未。制。定。之。前。大。總。統。命。令。公。布。之。後。斷。不。容。以。權。宜。之。計。開。爭。奪。之。風。今。蘇。人。之。爲。是。舉。直。不。啻。富。室。儲。蓄。巨。資。半。耗。於。盜。不。爲。緝。盜。追。賊。計。反。執。他。人。而。欲。與。之。告。貸。有。是。理。乎。又。不。啻。主。人。自。具。餽。饌。欲。謀。一。飽。忽。爲。惡。客。狂。吞。大。嚼。而。去。乃。乞。諸。其。鄰。而。分。我。杯。羹。有。是。人。乎。噫。蘇。五。屬。之。引。地。蘇。人。爭。之。而。果。合。於。理。也。浙。亦。何。所。用。其。爭。蘇。人。爭。之。而。不。合。於。理。也。蘇。亦。何。所。用。其。爭。旣。爭。矣。則。不。能。兩。全。吾。請。翹。足。以。觀。蘇。人。之。謀。其。後。者。



歷史



川鹽變法沿革攷

悔逸

內地遠海之區。其產鹽也皆有池。而川滇之產鹽。則不以池而以井。取滷於鹽井。而於火井煎之。則鹽以成。鹽井多而火井少。故民有鹽井一。富可甲一鄉。若有火井一者。則富可敵國矣。川滇鹽業。大抵相同。而滇鹽產地。幅員綦狹。歲出之額。僅供本省。而猶不足。川鹽則西南諸府縣。所在皆有鹽井。故其勢力之雄大。與淮蘆鼎峙。而三浙粵所不及也。承平時。川鹽故無官運。惟恃商販。以爲轉運。其引地有三。曰邊岸。行銷滇黔者也。曰計岸。行銷本省。及湖北鶴峯等七州縣者也。曰潼岸。則川北之潼川一府也。邊岸既分滇黔。而黔之運路。又復分爲四岸。由永寧前往者曰永岸。由合江前往。抵黔之仁懷者曰仁岸。由涪州往者曰涪岸。由綦江往者曰綦岸。四岸行商。盛時各十餘家。皆陝西

大賈也。自黔中苗亂以來。道路榛蕪。運輸不通。乃相率歇業。秦中又被回亂。往時富商巨室。什九皆爲饑人。兵燹旣平。大吏雖百計招徠。卒無有能規復舊業者。同治季年。雖有新商數家。大抵皆川黔本籍人。湊資朋充。資本非復如向時陝商之殷賑矣。方川鹽之敝也。所恃以補救維持者。惟賴濟楚一策。暫紓目前之急。濟楚者。兩淮旣爲盜藪。淮南鹽不復能行銷湖北。楚民日慮淡食。當時大吏。乃奏請借銷川鹽。以彌淮綱之缺乏。故曰濟楚。顧借運終非長策。自長江肅清。曾文正督鹽政。卽有規復淮南四岸之議。川商勢遂岌岌。計十餘年閒。黔邊滯銷之引。已積至八萬有奇。積欠羨截。至百數十萬金。邊岸旣廢弛。而私販乃日充斥。窮變通久。變法之局。固迫於大勢所不得不然。於是丁文誠之治川。乃與陶文毅之治淮。後先比美矣。

文誠以光緒二年冬。奉命督川。三年三月。抵成都受事。念蜀中興革諸大政。無更亟於鹽政者。集思廣益。始定官運商銷之議。非惡商而不與之事權。誠以商力疲荼已久。雖極意勞來安輯。而終無由恢後舊觀也。滇黔同行川鹽。義當同時舉辦。惟以課款支絀。成本難於籌集。揆時度勢。不得不先近而後遠。先黔而後滇。黔商之敝久矣。揭其要點。

厥有二端。一商人領引。除本省厘課外。領引有費。引底有息。開籤驗截有規。躡事遞增。任意需索。商販一入黔境。經過處所。厘卡林立。如布網羅。而所收稅額。並花布木植計之。爲數尙不逾十萬。無裨於國。徒以病商。重以正稅之嚴急。官吏之苛派。土豪勢棍之把持。商本動致虧折。莫不視爲畏途。此其不能暢行者一。近邊計岸。壤地犬牙。計商鹽本較輕。輒以計鹽侵灌邊岸。邊販遂就輕避重。貪買計鹽。邊商亦停閣正引。重照影射。加以船戶盜賣。糝雜泥沙。誑報漂溺。串同爲奸。如合江之雷都磧。江津之白沙。毗連南川之木洞。彭水之郁水鎮。向爲私販捷徑。盤踞透漏。他若黔之興義。郎岱。獨山一帶。近滇者有滇鹽攙越。近粵者有粵鹽攙越。此其不能暢行者二。故欲重整黔岸。非設局試辦官運不可。欲辦官運。非盡掃從前積弊不可。乃令司道等酌議章程十五條。一曰裁減浮費。二曰清厘積引。三曰酌核帶銷。帶銷者如健爲富順榮經三縣額銷黔邊一萬七百七十六引而又共認代銷潼川產鹽二千五百二十引者是。四曰局運商銷。五曰兼辦計岸。六曰引歸局配。七曰展限奏銷。八曰嚴定交盤。九曰慎重出內。十曰認解黔厘。十一曰實給船價。十二曰刪減引底。引底者商運行鹽必先向生商租引然後赴井廠配鹽每引一張給銀十餘兩二十餘兩不等由商總租收作爲課稅羨截領繳引費及官吏委負提課規費商局公費下餘之數不過二兩由商總分交各

坐商謂之引底。近來四岸悉係行商承運。原不須用坐商。歷年羨截行商已繳全。是商總侵挪。乃藉茲引底展轉。私售先正課。而坐享厚利。緣積滯而陰售奸私。以致行商成本加重。昂價病民。私販因之滋蔓。本應全行裁革。惟念邊商歷年已久。此亦其子孫世業。姑准每引酌存引底銀一兩。由成本內撥收給領。十三日添置聯票。十四日酌留津貼。十五日酌給獎敘。大旨以官運官銷。則處處皆須開設子店。成本過繁。稽察難周。若官商並運。在途則多夾帶影射。在岸則虞龍斷把持。惟有局運商銷。以簡御繁。諸弊可期。斷絕。議於川南之瀘州。設立官運總局。敘永合江綦江涪州兩井兩廠。各設分局。給票配引。買鹽分運。歸井廠分局管理。收儲鹽斤。發商行銷。驗票緝私。歸四岸分局管理。各專責成。以免貽誤。至本省計岸之涪州綦江合江敘永瀘州江津南川。及本省州縣。而向行邊引之西陽秀山黔江彭水納溪。五州縣本屬黔故。為邊岸後改屬川。一律歸官運局辦理。往時川鹽至黔。每引公私課稅費用。需銀至二百七八十兩。商人畏累。紛紛裹足。官運之局既定。四岸引張。無論邊計新舊。一律由局配運。無須使費。其四望鍵為江安鄧林瀘州五關。及涪州合江納溪重慶諸處。開籤截驗等費。酌留每引收銀一錢五分。其一切無名苛稅。皆奏明永遠裁革。黔省鹽厘。則每年由川認解。於鹽引之外。添置雙聯票根票紙。編列字號。蓋用總局關防。書明鹽包實數。於沿途扼要處所。設卡

委員專司點驗。大旨在力裁浮費。疏通引岸。禁止婪索。爲扼要之圖。而清厘積引。則所以杜重照之萌。兼辦計岸。則所以遏影射之漸。裁局卡。立船行。以暢運銷之路。嚴交盤。慎出內。以絕侵欺之原。所議至爲周密。期於黔岸成效既著。再籌滇岸。惟事屬創始。措手殊難。非清正強毅精明練達之才。不足以資委任。四川候補道唐炯。籍隸貴州。久官蜀土。於兩省民情邊勢。洞澈無遺。乃檄炯爲官運局督辦。以專責成。此疏於光緒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入奏。於是廿年來久困之川。始有轉移之望矣。當時以運本浩繁。川庫支絀。當借撥山東糧運兩庫存銀三十萬兩。湖北厘稅銀十萬兩。而事始辦。川鹽改章。未及逾歲。而兩淮收復引地之議起。是時侯官沈文肅公葆楨。方督兩江。聞川鹽已規復黔岸。欲藉申停止濟楚之議。爲淮鹺收回引地也。乃於是年十月。奏促文誠規復滇岸。請令淮商籌銀五六十萬兩解川。以備開辦滇引之用。且請立限收復楚岸。仍行淮鹽。其川商應繳課稅。則責成淮商包繳。命之曰包餉。疏上。朝命下川督議復。文誠乃上疏力爭。略謂作事必准人情。求治必因時勢。領引認課。商人專責。然必引銷而後課足。如銷不足額。所餘積引。定章准分年帶徵。未聞令按年包認者。課屬正供。當

無包認之理。况餉非商人應完之款乎。商人持本求利。本一利十。猶將不足。若利未形而本先折。其誰願之。今日淮南獲利甚微。若因復岸而責令包餉。就見在楚岸情形而論。虧折益將不貲。或謂包餉既於理不順。淮南商胡以具結認包。曰。是特迫於目前之權勢。不得不面從以塞責。包認之後。即解不足額。官吏究何法以束縛之。川鄂京協各餉。全恃鹽厘爲大宗。一旦舍隨時有著之款。仰息於懸而無薄之商。設竟包認之後。解繳不足。勢將彼此推委稽延。指撥要款。從何取給。此包餉之說。誠不可據爲定論者也。臣與辦黔邊。始基甫創。經營一切。當無把握。安敢遽作復淮之想。黔中兵燹。二十餘年。民靡孑遺。村市邱墟。臣極力爲此。冀將川商徐導入黔。爲得尺得寸之計。持此涓滴有限之本銀。以籌萬有數千之邊引。即使寬以歲月。正恐未能遽著成效。沈葆楨急於復淮。遂不暇計及黔事之困難耳。且禁川之舉。此時亦萬難遽行。川中井竈。鹽積如山。而託此爲生者。即自流井一處。已不下百餘萬。加以船戶水手。又不下數十萬衆。率皆困乏無賴。平時尙虞滋事。井竈商人。偶聞禁川入楚之說。即僉稱川鹽濟楚。久奉明文。今何以忽行禁止。必無其事。愚頑之民。一倡百和。此次議辦黔岸。各井商不知底蘊。已慮黔

岸開通。濟楚將停。萬衆交譁。謠言四起。多方示諭。心尙皇皇。夫規復黔邊。與禁川入楚。何與。而井商已刻不自安。若禁川之議必行。則百數十萬無業之民。生機頓絕。鋌而走險。川鄂之禍。決可立見。豈第復淮不可行。即黔岸亦不能辦。方今西垂軍務未靖。北路已成巨災。川省近接秦隴。設因此有意外之事。其害何止川鄂。此不可不長慮却顧者也。疏入報聞。

黔邊官運。設局於光緒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初。始行開辦。黔邊近邊額引。合計一萬四千六百三十三道。自十二月初。截至四年四月杪。實已行銷一萬八百三十四道。銷數不可謂不暢矣。四岸商號。曩時計共二十有五家。自官運局開。添設者九家。唐炯益復設法勸導。使進入黔境。遞設子店。不惟行銷暢旺。課款增多。即沿途店棧。愈增愈多。黔民凋敝之餘。生計尤藉。是以興復。特是數十年來。蠹吏奸商。侵欺偷漏。弊端百出。今一旦奪每年百餘萬中飽之利。歸之公家。欲此輩之無痛心疾首。胡可必得。於是相率媒孽周內。造作浮言。或指爲喜事紛更。或斥其與民爭利。無識者輒復不求端末。苟信而附和之。冀圖沮撓大計。充彼私囊。其時言官竟有漫據風聞。遽加參奏者。非文誠之堅

定不撓。其不功敗垂成者幾希。文誠薨後。記者嘗謁朝邑閻文介於京邸。語及文誠遺事。恆以改革川鹽。與誅安得海事並論。稱爲古之豪傑。且欲然自謂弗如也。

官運總局之外。其與之相輔而行者。則官引票厘兩局是已。官引者何。變通請引之手續。易繁重爲簡。所以利富商者也。易。川省鹽法。向有以此岸之商。而兼領彼岸之引者。又有以此岸之引。而另配彼岸之鹽者。初意原視商力之厚薄。廠鹽之盛衰。爲此變通辦理之法。相沿日久。猾吏奸商。卽從此因緣舞弊。把持漁利。句串蒙混。不可究詰。甚至改包加斤。一引而行兩引之鹽。歷年漏卮。不可勝計。文誠灼知其弊。於是開辦官運之初。先將積滯過多之潼引。專配濟楚。俟其銷竣。始准依次帶銷。使引張與年分。截然不紊。然後能杜其濶濬。以絕侵欺之路。並將健富兩廠厘金局。酌改爲官引局。凡商人請領引張。先向官引局具呈。官引局以呈稟送督署。督署卽飭鹽道。將應領之引。查核號數。呈復。卽飭官引局限定時日。轉發各商具領。到廠采配。不准稍有稽延。以禁吏胥需索留難之弊。其課厘等項。卽於領引時。向本廠局隨時繳納。一面嚴飭各關卡。認真盤驗。不准仍前改包加斤。從前宿弊。駸駸掃盡矣。票厘者何。給護票於本省之小販。毋使

被吏胥痞棍所魚肉。所以惠貧民也。川省貧民甚夥。鹽法向有歸丁州縣之名。劃出引地以外。俾小販營生者。均得赴廠購買餘鹽。挑至各處售賣。從前設垣經理。派委員紳會同管理。別其名曰垣鹽。惟該垣委紳。多係竈戶。往往於此項厘金。以多報少。把持乾沒。所不能免。且鹽無票據。所到之處。輒被地棍書巡。攔阻擿索。窮販積忿成仇。動輒糾衆滋事。文誠乃商諸唐炯。盡撤各垣。於健富榮樂等廠。改設票厘局。派員經理。定每挑以八十斤爲限。挑各給護票一紙。隨挑收取厘錢。准其挑赴歸丁州縣售賣。使小民謀生有路。不致聚積爲梟。兩局旣開。官民咸稱便焉。

黔邊旣已疏通。於是接籌滇岸。滇岸情形與黔異。黔地全不產鹽。惟資川鹽。以供民食。滇則境內自有白鹽黑鹽琅鹽各井。自有所行銷之引地。以故川私而外。又有滇私。積弊之深。乃更甚於黔岸。溯自軍興以來。全岸頽廢。已逾二十餘年。川省私販。視爲己物。動輒挾衆抗拒。滇私乘伺利便。越界浸灌。兩害相倚。蝕利已久。運道又復紛歧。所在皆虞沮格。一旦欲規復舊制。其困難蓋有倍蓰于治黔者。文誠乃與唐炯昕夕籌商。以爲應將川邊私梟。先行堵遏。使川鹽之行滇者。先有藩籬。可資保障。然後查明滇私來去。

之路。再行設法清理。俾界限分明。兩省私販。不致互相倚伏。斯銷路乃不虞沮滯。於是先將界連滇邊之宜賓南溪屏山慶符長寧高縣琪縣筠連興文江安馬邊雷波十二廳縣各計岸。併歸官運局。用固藩籬。以杜內地私梟攬越之路。一面飭鹽茶道。查明滇案本年之引。及歷年積引若干。一面飭總局趕爲部署。經始於光緒四年之冬。迨五年春間。始行開運。又慮沼江一路。寫遠荒僻。私梟充斥。銀鹽往來。時有戒心也。乃製造舢板砲船十艘。選募得力水手。於沼江駕駛操練。往來巡防。私販始稍稍斂跡。而官運可期暢行矣。

(未完)



地
理



地
理

說廣東六門緝私洋面險要

廣東海運船隻請領旗程赴廣西場配鹽後皆由海道回關所經洋面則以虎門爲總匯之所虎門而外尙有焦門橫門桅夾門虎跳門崖門共曰六門歧而別之又以虎焦橫爲東三門桅夾虎跳崖爲西三門分隸於東莞香山新會等縣鄰近之村鄉犬牙交錯毘連之港汊唇齒相依巡役防禦難周私梟出沒靡定或連檣而並進每幫以數十計雖經火船巡緝竟敢開砲拒捕殊有衆寡不敵之虞或收港以藏匿待至黑夜深時風順潮平卽行揚帆偷越亦不免此拿彼逸之患其私鹽入順德香山及番禺縣屬南排頭大龍口東莞縣屬蘇涌增城縣屬仙村者皆經東三門其入西三門者必經芙蓉沙塔東尾兩海口再分而之高明高要及新會之江門三水之白坭南海之九江順德

之甘竹黃連等處。轉入西北兩江。洋面之道里遼闊。繞越之路徑分岐。惟桅夾一門。其水稍淺。私船重載。鮮能灣泊。過此尙別有澳門。更爲私梟淵藪。蓋鹽船到澳。向有包庇窩家。每年納與葡人規費數千金。聽其在澳屯積發販。轉售積習。相沿已非一日。恃有葡人爲之護符也。但其進口之私亦必經芙蓉沙塔東尾而入斯兩地者。非最扼要之區哉。



時評



時評

呵改革派

銛公

我國鹽政是進步的。非保守的。是逐漸的。非急激的。試以最近二十年收入比較之。光緒辛卯。祇七百餘萬耳。（據大清會典事例）至辛丑。則增至二千餘萬。此十年間增加之數。比原額爲百分之六十五。至宣統辛亥。則增至四千八百餘萬。此十年間增加之數。比原額爲百分之八十五。以近世財政學上政務增加經費發達之公例衡之。則帝政時代之鹽務。尙無戾於利國福民之主旨。向使廣續整理。雖達一二萬萬之數。亦不過十年間事。而因以內鞏富強之基礎。外絕鄰敵之覬覦。裕如也。乃一二野心家。蓄謀破壞。信口雌黃。妄以舶來品之名詞。撰口頭禪之政策。遂不惜以國計民生之大命。供孤注一擲之豪舉。而爲之徒黨者。又復輾轉訛謬。一夫奮沫。萬口揚波。

二十年來鹽務史上之絕好成績。遂埋沒於塵封故紙堆中無人過問矣。嗚呼。世無老成誰與是正之。

熊希齡隔靴搔癢之演說

熊希齡在北京鹽政討論會演說。略謂鹽政一事。關係內政外交國計民生。我不改革。外人必出而干涉。現在未入外人之手。我輩尙可討論。若已歸外人管理。則此會亦可不設。故現當以政策爲前提。無論何黨何人。能具改革之決心之能力。有具體之計畫。我輩卽當贊助之。萬不可存一黨派之意見。卽如鄙人七八年前。主張改革鹽務。張季直先生抱改革鹽務思想二十年。爾時並非有黨而後始有此政策也。要知現在各省引界已破壞殆盡。如河南安徽。主張官運。湖北則運川鹽。湖南則運蘆鹽。四川則就場征税。福建則公收公賣。廣西則自運。廣東則民運。浙江亦主官收商賣。而蘇五屬則松鹽主張松辦。從前引界已無從維持。中央不定方針。必難統一。迨一入外人之手。雖欲改革。亦已無及。再推言之。前清因明舊制。以維持敷衍。流毒至今。今民國當此內外交迫之際。若不利用此時機。掃除舊垢。永無改革之望云云。嗚呼。熊氏之言。眞隔靴搔癢。

哉。夫外人干涉鹽政與否。視我債務上履行之能力。何如。並非以鹽政改革之遲速爲斷。觀於大借款合同第五項末段（倘本借款本利若能依期照付。則鹽政將必無受干涉之事。若本利到期不能照付。則逾公道寬限之後。此項鹽務進款。須歸併海關辦理。以保債權者之利益）可知鹽務改革與否。純係行政上自由。與外人干涉問題。毫無關係。而外人亦並無逼我必出於改革一途之惡意。我而能履行債務乎。改革彼固不能干涉。不改革彼亦無所用其干涉。我而不能履行債務乎。則無論爲改革。爲因。仍。皆。無。俾。免。干。涉。之。一。日。然。則。外。人。干。涉。與。否。固。債。務。上。履。行。之。問。題。非。鹽。務。上。改。革。之。問。題。也。熊氏併爲一談。得無自騁之甚乎。或者熊氏之意。殆謂欲履行債務。須整頓稅源。欲整頓稅源。必自改革鹽務始。此言尤不盡然。蓋欲整頓稅源。以堅債務上之信用。非從財政上各方面實行救濟不可。鹽務乃財政之一部分。最穩之收入。宜改革者。不過十之二三。宜維持者。則十之六七。苟舉全局而破壞之。妄冀達整頓稅源之目的。吾見適得其相反而已何也。全局推翻之後。民食恐慌。商人破產。金融塞死。私梟滿地。國課之担負。無人外債之逼迫。已至。雖欲求如今

日之現狀。而不可得。尙望稅源增加。以求干涉之倖免哉。雖然熊氏特附利張謇之政策耳。故其言曰。現在當以政策爲前提云云。嗚呼。鹽務者。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之政治也。千頭萬緒。其事至曠。其理至繁。張氏腦中之政策。果足支配全國之鹽務乎。以吾人眼光所至。則改革鹽務當以政見爲前提。政見者。政策之母也。歷史上之貫通事實。上之經驗。則又政見之母也。張氏自謂舊鹽法不易明了。又自信未盡知其真相。則其所持之政策。特武斷殘酷之謬見。非利國福民之嘉謨也。使政府而果實行張氏計畫。則謂改革告終之日。即民國絕命之日焉。可耳。至謂各省引界已破壞殆盡。並列舉河南安徽等省事實以證之。此尤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矣。蓋光復以來。鹽務上之秩序。誠不免一時紊亂之感。然行鹽規制。稍有變更者。特一小部分耳。質言之。即鹽務上之改革。見諸實行者。惟四川廣東福建三省而已。四川歸丁六十萬。八屬。在前清已實行就場徵稅制。非光復而始然也。惟光復後。推倒上游卅六屬及滇黔邊岸官運。此爲一大變動。然元年稅額短至二百餘萬矣。福建向分官商兩幫。光復後。僅將商幫各縣收回官辦。以成公有劃一之局。然福建銷鹽區。

域最爲狹隘。以此概例全國。亦九牛之一毛耳。廣東改爲民運。則僅及於中西北三櫃各埠。中櫃廣屬各埠。現仍包商認餉。則實行民運者。僅西北兩櫃及中櫃肇屬。其他沿海各埠。若潮橋。若東江。若香安。若恩開新。若春新陽。若平南兩拒。若瓊崖公司。無一不因仍舊制。並非舉全局而摧夷之也。此外若河南安徽之主張官運。湖南湖北之借運蘆川。若浙江之主張官收。若蘇松之主張自辦。或爲一時之擬議。或爲權宜之手續。或由於武人之陰謀攘奪。或由於浮士之乘機破壞。擾攘紛紜。並無行政上固定之規制。此在中央政府以嚴重命令立時取消。而統一鹽務之局成矣。如熊氏所謂引界無從維持云云。不亦恫嚇我國人。愚弄我國人之甚乎。甚矣熊氏之失言也。

漠視中央之命令

一年以來。國人無日不言統一。亦無日不實行。分裂地方之抗拒。中央命令蓋亦司空見慣矣。曩者兩淮兩浙簡任運使之命下。而地方寂然。竊以爲鹽務統一之機。漸有希望。乃四川之於江瀚。廣東之於林炳章。黃人壽。淮南湘岸之於歐本麟。其始也。一二奸

徒冀售其盤踞把持之術。其繼也。勾結黨派。冒託名義。拍電反對。其卒也。則挑撥地方。與中央之惡感。使行政大吏。死力仇視。而中央威信。遂不出國門一步矣。嗚呼。地方之反對中央。與否。列強注目。以覘吾統一能力之強弱焉。我國人其念之。

虎皮羊質之計畫書

張季直氏以實業大家名於時。其文章學問。亦晚近之表表者。獨惜其所著改革鹽政計畫書。不倫不類。絕似黃口乳臭。剽涉新學者之所爲。其視張氏平昔之著述。前後若兩人矣。或曰。是書也。某法政校外生手筆。特藉張氏名義發表。冀傾動海內之視聽。而實行攘奪之陰謀焉。非直張氏之肺腑也。若然。則虎皮羊質之類耳。然則張氏亦自貶矣哉。



法令



大總統命令

四月一日

令財政總長周學熙呈請任命莫棠爲黔岸權運局局長應照准此令

四月三日

令財政總長周學熙呈請任命李歆調任宜沙權運局局長文蘇調任建昌權運局局長應照准此令

四月六日

令財政總長周學熙呈請任命曾毓雋爲口北權運局局長應照准此令



文
牘



電文

浙都督電復中央爲鹽關兩稅抵撥事

北京國務院財政部鑒竊瑞前請以浙省鹽關兩稅全數抵撥賠洋各款。原爲匡助中央保全國信起見。惟查蘇五屬鹽課。自被蘇分割後。浙省每年鹽稅收入頓少五十餘萬元。鹽稅既被蘇分。卽難全數抵撥。將來浙鹽稅能否全數備抵外款。應視蘇能否交還浙鹽稅爲斷。貴部綜管財政。應請將蘇留浙鹽稅問題。從速解決。俾浙鹽關兩稅得以全數抵撥的款。以維大局。特此電請迅賜核辦。並希示覆。抑瑞更有進者。方今國內財政現象。至爲紛紊支離。欲求整理。全賴中央有統一之策。而其要尤在中央方針一定。卽不撓不屈毅然進行。庶克有濟。否則各處彼違此從。人自爲政。不特財政永無整

理之望。徒使服從中央命令者。受種種之評議。陷一身於困難。試以國稅廳籌備處一事言之。瑞遵照部電督飭財政司將國稅事項。早日移交。然以現在各處辦法。並未劃一之故。已來局外之非難。近日各議會且有何故遽行移交之質問。瑞之遵行中央政策。實以國勢艱危。非力謀統一擁護中央。無以支此風雨飄搖之局。平日於中央命令。未嘗有所異議者。非故爲唯阿。乃不忍自速國家之危亡也。所冀中央施行命令。事前則審慎籌議。計出萬全。事後則持以毅力。毋因人而異其辦法。以收整齊劃一之效。國家幸甚。愚憇之言。尙祈鑒諒。浙都督兼民政長朱瑞魚印

浙運司電請維持鹽務

大總統國務院鈞鑒。蘇五屬爲浙引地。前財政部遵奉大總統恢復機關保存秩序之命令。電飭運司查照向章收歸浙辦。蘇議食淮迄未移交。兩淮鹽運局稟請於前。五屬鹽政局呈復於後。業經蘇都督暫准試辦。王豐鎬等近復有五屬改食淮鹽研究會之設立。伏念中央如欲暫時維持引地。此等立會。顯於中央計畫抵觸。卽應查禁。如欲變通引地。亦可明發命令。何庸該會之研究。中央行政正謀統一。全國綏綱。豈容破壞。如

中央准蘇食准。浙頓缺銷路。鹽民失業。蠢動堪虞。私多課絀。尤爲可慮。浙中亦應請求政府預爲浙鹽指關引地以保課銷。是否有當。伏候鈞核。交部飭遵。浙運使張栩有印

財政部爲蘇五屬改食准鹽事寄電江蘇都督

蘇五屬鹽務。迭經電商貴督。轉飭移交。旋奉二月有電。當於三月支日電覆。詳晰瀝陳。忽經匝月。未見明示。嗣據蘇五屬公民王豐鶴等。以設立五屬改食准鹽研究會等情。呈請立案。本部批駁。並將此案原委照錄部批。呈奉大總統。批照擬辦理各在案。茲又據浙運司電稱。蘇五屬問題久不解決。私銷四溢。正課大受影響。請電蘇督維持統一。以保課額。復據浙江旅滬學會朱福詵等。餘岱公民鍾文成等。先後電稱蘇改食准。破壞民國鹽法。浙民誓不承認。沿海板戶生計頓絕。羣情駭憤。恐釀巨禍。各等情到部。查此案懸而不決。數月於茲。貴督維持苦心。及蘇省財政支絀情形。本部亦已深悉。無如鹽稅抵押洋賠各款。國信攸關。勢難儘撥他用。况鹽政統一。係奉大總統命令。貴督又首先贊同。本部履行政策。責無旁貸。通盤籌劃。未嘗稍有偏私。蘇五屬鹽務。向歸浙轄。既欲先恢復機關。勢不容自爲風氣。茲就各方面觀察所及。再爲貴督剖晰陳之。鹽

務直隸中央應爲國稅欲施改革必由國會先行議決方可公布施行是欲變更舊制亦非可由蘇五屬自爲制裁此就法理上解決之也蘇屬改食淮鹽即欲實行亦必供求相應方可今淮南缺產僅顧岸銷尙虞不給焉有餘力可以贍蘇若必阻遏浙鹽改銷淮產竊恐徒驚虛名未必能收實效此就事實上解決之也貴督擁護中央中外咸相推服今因區區五屬鹽務致部令格而不行一隅見梗全局俱搖於統一前途實多妨礙揆之救國初心當亦顧慮及此是對於全國鹽務尤當早日解決也蘇四浙六本屬權宜旣屬中央當然無效凡事必有專責方能切實施行今則彼此相持各設機關商民無所適從意存觀望馴者旣拖欠課項黠者更乘隙私銷局費徒糜稅項無着浙蘇交困兩財俱傷是對於兩省現狀亦當早日解決也湘鄂西皖皆爲淮岸次第接收頗費手續乃淮引之銷於他省者方籌規復而浙引之銷於蘇省者轉議更張倘彼據以詰難蘇將何詞若再相率效尤淮更受損是對於淮引四岸亦當早日解決也蘇人爭持之點本爲產銷問題目下新法未頒舊章未廢遽議改食操切進行主張旣不完全步武亦嫌過驟蘇人素識大體與其抵制浙鹽爭他人之銷路何如整理淮產擴固

有之利源。是對於本省產銷。亦當早日解決也。綜此六端。得失顯著。若再不早爲解決。曠日持久。引銷日滯。課稅日虧。中央固損。蘇亦何裨。在貴督磋商要點。無非注重餉需。若鹽政果能實行統一。及時整頓。中央之收入加增。即軍餉自易於籌措。似不必以餉需問題。牽涉五屬鹽務。即使五屬鹽款全歸蘇收。杯水車薪。所得亦正無幾。而况兩浙鹽戶。方以性命相爭。統一政綱。尤以破壞爲戒。先他人而發難。傷鄰省之感情。以爲蘇謀。竊所未喻。惟有仍請貴督勸導蘇人。勉顧大局。如果始終堅持。反對中央命令。設各省從而附利。鹽務既未能統一。財政即不能整理。不但債權之執行可慮。尤恐外人謂爲無統治之能力。國家前途。愈生危險。愛國如公。何忍坐視。本部承公推誠相與。用敢不憚煩數。陳說利害。以斬將伯之助。披心布腹。惟公裁酌。佇盼嗣音。財政部支。

浙省議會電中央反對蘇人改食淮鹽

北京袁大總統國務院鑒。鹽法既未改章。引岸豈容破滅。蘇五屬改食淮鹽。如中央任其擅行。則大總統命令等於具文。置浙省數十萬沙民於何地。則恐破壞統一。不獨蘇省不獨鹽政。應請嚴令蘇都督民政長。仍照舊案辦理。其有破壞引岸者。繩之以法。浙

議會陽。

粵都督爭輪運鹽勅電

大總統財政部鑒前接稅務處一千六百八十五號及一千八百一十五號兩文。一知照部章輪運鹽勅經過各關非部飭放有案。無論有無該省運照。即行扣留。電部查辦。一知照部章淮北餘鹽由輪運濟鄂西兩岸。但有兩淮運司簽字準單。即准放行等因。經先後轉行知照。商人聞之譁然。僉請部章有意壓抑各省鹽務。縱銷淮鹽。後將一八一五文內淮鹽運銷蘇督知照。亦歸無效一節告知。商情愈憤。咸稱運使與商最近。其情易通。遇有裨益本處鹽勅銷路之處。無不可以通融。觀其廢督照而行司單。則偏護淮南之情可見。再三譬喻。終不能使之釋疑。究其原因。一由各商疑兩淮運使受淮南運動。一因前次粵海關稅司扣船累商。多所損失。電請飭關賠償。至今稅務處與部置之不答。商人益謂部中有意損害粵商。偏幫淮鹽。此新怨舊怨所由叢結而不解也。現與鹽政處竭力調停。據稱舍與淮南平待。更無別法。應請貴部迅即知照稅務處。電飭粵省稅關。嗣後瓊崖雷各屬運鹽輪船。領有本省官廳印照。過關報驗。即予放行。毋庸

電部查辦。並請將粵海關前此無理扣船商人損失一節。會處實行飭賠。以彰公道而昭折服。瓊崖雷輪船鹽舫。日有到省。乞迅照辦電覆。免釀風潮。至盼。粵督胡漢民佳印。

文牘二公文

大總統咨前參議院議決鹽舫加價文

爲咨行事。據國務院呈稱。准財政部函稱。本部提議鹽舫加價一案。曾咨由貴院於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轉呈大總統咨交參議院在案。查鹽舫加價。爲目前治標要策。前經各省多數贊成。貴院亦經過。時閱兩月。參議員尙未議決。本部職司財政。值此來源枯竭。用款急需之際。點金無術。應付俱窮。應即咨催此案務於日內。速予議決。以便趕辦濟急等情。理合呈請咨催參議院等語。相應咨行貴院。即希查照。迅將鹽舫加價案。提前議決可也。此咨參議院。

附參議院否決情形 十二日下午一時開會。會場僅有議長秘書長文牘課長及參議員李國珍四人。延至三時出席者僅三十八人。勢難開議。因政府催議鹽舫加案甚急。遂由財政委員長。邀在場財政委員開財政審查會。經李國珍君提

出兩理由。痛駁加價案。(一)按稅輕重加價多少實不能收平價之效。(二)不從根本上整頓。而妄議加價。徒增人民之負擔。鹽官之盤剝。實無濟於賠款之巨數。衆贊成李說。乃將案否決。當由王家襄君作就報告書提付大會矣。

財政部訓令運司節制軍隊文

爲訓令事。奉大總統令。整理鹽務首在緝私。非有得力營隊。無以收查緝之效。各省原有緝私營隊。向歸鹽運使節制。或直隸於督銷局。且餉項均由鹽款項下支給。其性質實與普通軍隊不同。現在各省鹽運使及權運局長。均經先後任命。嗣後各該管區域之緝私營隊。應卽由該鹽運使或權運局長。分別節制。隨時調遣。以資整頓。而一事權。此令等因。奉此。除是項命令毋庸公佈外。相應函知貴部查照。並分行遵照等因。准此。除分令外。合行另飭該司一體遵照。此令。

財政部令飭浙運使蘇五屬仍銷浙鹽照舊辦理

文

爲令飭事。案據蘇五屬公民王豐鎬等呈稱。設立蘇五屬改食淮鹽研究會。請批准立

案等情。除批蘇五屬本浙鹽引地。向由浙運司管理。光復以後。蘇浙兩省自爲區劃。係屬一時權宜之計。本年一月六日奉總統令。新鹽法未頒布以前。自應恢復機關保存秩序。以爲進行之預備。嗣後關於全國鹽務產運行銷。均責成財政部督飭查照。向章切實辦理等因在案。今該民等所呈改食淮鹽設會研究等情。殊屬不合。以法理論。鹽務隸屬國稅。如應變更舊章。必由國會議決。方可公布施行。斷不能以蘇屬一隅。自爲風氣。以事實論。淮南缺產。盡人皆知。僅顧岸銷。尙形竭蹶。必無餘力。可以贍蘇。如以四岸運蘆淮鹽停滯爲詞。則現在湘皖兩岸。淮南樞運局。業經設置。鄂西兩岸。亦將以次接收。本部正思維持。准引以培數十萬商灶之生機。若該公民等驟議蘇屬改食淮鹽。則鄂湘西皖四岸。因之藉口。破壞舊供。是淮鹽之所銷於蘇五屬者甚微。而見阻於四岸者甚鉅。得失相形。顯然可見。該公民等欲以利淮者適以害淮矣。本部爲蘇省計。甚無取焉。所有該公民等呈稱改食淮鹽設會研究請准立案之處。應毋庸議。除行令該公民知悉外。合行令知該司遵照。

財政總長周學熙致六國銀行團領袖匯豐銀行北京經理希理厄君書

前略中政府與六國銀行團繼續談判。期獲大借款以應諸需。迄今一載。其合同內容及重要條件。經國務院討論後。旋交參議院核議。除利息及發行價率二點外。均經該院贊成。學熙復不辭指摘。稍加修改。勉求與貴團敦篤交誼。故不惜遷就。幾無餘地。蓋深冀完全治安。由此恢復。重要改革。由此實行。永遠和平。由此固定故耳。學熙於談判之際。兩瀕窘境。一在新歷歲底。一在舊曆年關。債務紛來。均待清理。第一次因信參議院或能原諒苦衷。表示贊成。學熙遂請國務院担責允五厘半之利息。蓋當初議定者不過五厘而已。一月二十六日接貴國函稱。六國借款合同內容。除倫敦發行債票之價目與第十三條已當面商改外。與一月十五號所議妥者無甚出入。並稱將來中國聘合宜外人為鹽稅稽核所總稽核員。審計處顧問員。與國債局總辦。各訂相當聘約之後。由六國各公使通告。六國團借款合同方可簽押等情。學熙遂設法延聘誠篤幹練之洋員三人。充任各職。此項洋員經細審才具之後。始按才具任職。並不限於國籍。學熙以為貴團對於此項洋員之分配。必能認可。迨至二月四號合同已預備定妥。貴團約於是日簽押。當即繳款。詎意障礙陡起。貴團不能踐約。二月五日。學熙致書貴團。

曰。逕啟者。中國因財政支絀。需款孔急。故與貴團磋商數月。竭力遷就。以期借款得以訂成。今一切大綱。均已商妥。惟餘瑣細數端。俟於簽押之日解決。貴團允於昨日簽押。即行交付應用之墊款。今聞復生周折。不能實行。良用爲憾。鄙人於一月十九日致書貴團。曾明白奉告。借款合同簽押之前。中國可與他團商訂借款。故若以鹽稅之一部分。抵付他團借款。則以後當於六國借款內。照數扣除。設與貴團續訂合同。則當以鹽稅抵出之餘數。爲貴團借款之担保品。鄙人初不欲聲明此節。惟因貴團一再延宕。多方作難。故實不得已而爲之耳。三月三日。貴團函呈中政府。謂六國公使會議之後。已商定關於借款聘用之外員。應以國籍分配。(一)鹽稅稽核所須聘用英員副以德員。(二)國債局應以德員爲總辦。而於審計處之顧問。則代以法員俄員各一人。此項重要之更動。實非預料所及。而於談判之際。始終未聞提及。貴團先之以迭次之延緩。已無理由可循。繼復要求變更條款。遂使學熙種種爲難。實出意料。歐洲各報多攻擊中國。各國亦以中國不能履行經濟上之義務。噴有煩言。殊不知所以使中國不能履行此項義務者。卽此噴有煩言之各國也。且各國之舉動。實使中國無從得整頓政治應

需之款。今反責備中國之不能迅速整頓政治。庸有是理。總之中國因借款之延誤已受巨累。何堪再遭停頓乎。學熙恆蒙各銀行之禮遇。殊爲感激。惟合同不能簽押。實出意料之外。殊深失望。各銀行既無能爲力。自不能任其咎也。敬佈區區。統希亮察。學熙頓首

江蘇都督指令上海地方審檢廳懲治販私辦法文

呈悉。鹽販買賣私鹽。新刑律並無懲治正條。前准鹽政總理咨請即經咨商司法部。請其另訂特別法提交參議院議決在案。尙未得復。至緝私營弁巡緝私鹽。自係官吏資格。執行職務。如有反抗拒捕者。自可以妨害公務罪論。其有因而致人死傷者。並可援照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三項處斷。毋庸以律無正條無所適從爲慮也。此令。

兩淮張運司籌畫淮北鐵道運鹽文

竊維治鹺首在疏銷。疏銷必先利運。兩淮鹽引出場。河道挽運。均形艱緩。而淮北較淮南尤甚。本司蒞任之後。即經派員前往淮北鹽河。周歷查勘。設法補救。然欲規久遠。尤

宜別求根本辦法。庶綱舉而目張。查淮北板浦中正臨興三場產鹽。運至西埧。水程二百數十里。前清初改票鹽。例於糧艘過竣之後。開放雙金闌運河之水。灌輸以入鹽河。從前五六月間。伏汎水漲。船隻暢行。本無缺水之患。乃近數十年來。水勢變遷。情形迥異。運河則水小底深。鹽河則前淤後溢。自清河西壩至安東大關。又自大關至蔡工等處。計長一百三十里。河勢層級而下。高低相距。差至一丈有餘。幾等建瓴之勢。鹽河六壩。在蔡工以下。每逢水大之時。蔡工以上。河道正敷轉運。而武障河龍溝各壩已有溢滿之患。卽公家不爲開放。而附近居民以妨礙農田爲辭。亦必偷挖強開。禁無可禁。河水雖漲。己爲各壩宣洩無餘。且前清同光時代。尙有趁水趕運之說。近時則鹽艘年少。一年船隻不敷。雖有時機。無從利用。是以壬子年底。結算海屬應運西壩票鹽。積至一綱半之多。不能出場到壩。淮北各岸存鹽極少。以至汝光皖北。先後借運蘆鹽。壩棧課厘。因之日絀。若再不因時制宜。經營運道。則北壩將無振興之日。本司熟揆現勢。詳體商情。竊謂非聯絡秦豫海路線。無以挽積困而利鹺綱。誠以治鹺之道。不外疏銷緝私。輕本三端。而興辦鐵路。尤於此三者最有裨益。請爲鈞部陳之。淮北現行額產五十

萬引。內正綱票鹽應行三十六萬引。江運濟南十四萬引。又淮南皖岸督銷局經營之江運淤來全各口岸。向運北鹽。每年約五萬引上下。向例均應由海州內河盤至西壩。分別轉銷。當其盤運之時。均恃此淤墊之河道。少數之鹽船。溯流而上。曠日持久。勞費無算。往往岸銷暢旺。需鹽孔殷。而場運節節阻滯。時虞脫誤。且船戶積習日深。呈報淹消。幾同成例。近年以來。濟南鹽引有鑒於此。不得不改由海運。若鐵路既興。轉輸迅捷。既可杜捏淹之弊。又得免積壓之虞。此鐵路承運有益於疏銷者一。從前淮北運鹽。大都在夏秋之間。一律趕運到壩。中途縱有私鹽。但能於數月之中。嚴密巡緝。尙可稍收效果。乃自河淺船少之後。船戶夾帶愈多。場境透私日甚。局卡兵役。互相勾結。賄賣包庇。因緣爲奸。况河道港汊縱橫。查緝尤難周密。自不如改道鐵路。俾散漫零星。皆可整齊劃一。稽查便易。透漏無從。此鐵道承運有益於緝私者二也。至鹽河淺阻。每須攔河築堰。灌塘起駁。成本因而加重。且往往拋耗鹽舫。大爲官商之累。如由鐵路承運。即可尅期將事。舉凡無益之費。均可悉予蠲除。此鐵路承運有益於輕本者三。本司考查既確。復飭淮北官商會同勘測。並詢之清揚鐵路工程司。據稱勘明路線。自清江以至大

伊山而中正而太平。而新浦路長二百四十四里。原估建築費約需洋四百萬元左右。近雖工貴料漲。當不至大相逕庭等語。查淮北鹽引以產銷最旺之年。約略通計。每年轉運作四百萬包。每包運費一角。應收入洋四十萬元。即就運鹽一端。鐵路餘利。已有把握。振興鹽務。增拓公收。洵屬交相利用。現聞隴秦豫海業已查勘路線。海清一段。當在此路範圍。惟慮定線之時。或生歧議。似應及早規定。以免更換綦難。爲此備文呈請。並將測繪路圖一紙附呈。仰祈鈞部察核。迅賜轉咨交通部查照。力予主持。准將海清一路。提前派員察勘。早日興工。以利鹽運。而便交通。並乞指令祇遵。實爲公便。謹呈。

浙督朱介人致江蘇民政長公函

逕啟者。財政司案呈。蘇五屬改食淮鹽一案。前據浙省岱山鹽民湯溶等五千餘家。及餘姚公民鍾文成鹽民張源澄等一萬五千餘戶。先後電稱。生計滅絕。請速電蘇督查照大總統命令。仍照向章保存秩序。行銷浙鹽。以救倒懸等情。前來。當以蘇五屬向爲浙省餘岱晒鹽行銷引地。兩處鹽戶。恃此爲生。一旦銷路頓絕。勢必私銷充斥。妨礙蘇浙正課。該處民風尤悍。倘再生計困窮。挺而走險。於地方治安關係尤鉅。於二年二月

十五日據情電咨江蘇都督請爲取消前議以符向章。並請分電大總統國務院財政部核辦。旋於二月十九日准財政部巧電開。本部迭據浙運司及紳民等電。業經兩次電請蘇督力爲維持。取消前議。仍按向章辦理等因。查蘇五屬引地自改歸蘇省以後。浙鹽課收短絀甚鉅。而岱餘兩處數萬民遽遭失業。頓絕生機。近覆迭據定海餘姚岱山等縣知事鹽事長。及省會縣議會。上海紹興旅滬同鄉會等。文電交馳。僉稱餘姚岱山鹽民均因有產無銷。萬分惶急。影響所及。恐關全浙治安等語。現在大部已兩電蘇省請爲取銷前議。仍按向章辦理。前奉大總統命令。亦有新鹽法未頒布以前。自應恢復機關保全秩序之語。浙省鹽課。地方治安。均關緊要。貴民政長關懷大局。務請依據大總統命令。按照財政部巧電。飭將蘇五屬改食淮鹽之議。早爲取銷。並飭將現辦之蘇五屬鹽政局。刻日停辦。俾引地仍歸浙省。餘岱數萬鹽民。固得賴以活命。全浙地方秩序。亦日賴以維持。固不僅浙鹽稅收可期增益已也。事關浙省全局。務懇貴民政長會商都督。遵照部電取銷前議。規復浙省引地。無任禱切。速盼覆言。

四川富榮兩廠鹽務代表李新展等呈財政部請

變通湘鄂引案以維川鹽文

前略奉大部批。據呈川鹽困苦。請予維持等情。查川鹽壅遏。皆由於邊岸滯銷。目前挽救之方。自仍以規復邊岸爲要義。仰候令四川運司迅速赴任。切實籌議報部核奪。至湘鄂引岸。本屬川淮分界行銷。未便率行變通。致滋紛擾。仰即知照在案。自應遵照。惟念川鹽積滯困苦已達極點。不急設法維持。川商立見停買。危險所及。非僅一部分及一地方之關係而已。至維持之法。固以規復滇黔舊岸爲正當辦法。但此中有極困難極煩雜之手續。非一朝夕所能就緒。代表等既受地方人民負託。敢不逐層縷叙。爲大部一再呈之。查滇黔自反正以來。省自爲謀。實行破岸。滇則擴張本省鹽產。近且有以川鹽銷岸二府一州。抵借法款。改銷安南鹽之風說。黔則廣銷滇粵之鹽。重征川鹽之稅。每載新抽稅銀至千二百兩。川商到境。示令先將營業資本金全數繳納政府。易以軍票。及鹽載運至。納稅又需現銀。售銀則限以軍票交易。致川商不能用以四川買鹽。且沿途盜賊充斥。行旅裹足。川鹽因之斷絕。今欲規復滇黔舊岸。則先決問題有三。一取消滇省借款合同。及免除黔省新抽稅項。二以中央命令收回滇黔所發軍用票各

千數百萬。祇准現銀交易。三川滇黔三省。各於所轄區域沿途設兵保護。以利交通。以上所舉問題。必先得解決。而後可言規復。藉曰能之。而川運司尙在滬。必俟其來京。復再行赴任。計程尙在兩月。運司接任。委員到滇黔調查約需數月。三省都督磋商約需數月。報部核准。又約需數月。是至速當在一年以上。而川商目前困難。已有朝不保夕之勢。何能待此紆迴曲折。遲之又久。其能否整理。尙在不可知之數。是令運司赴任。規復邊岸云云。亦不啻畫餅充飢也。况因鄂督屢電借引念萬。由川運下鹽載。已積滯七八百載之多。現聞重黃幫業。運川鹽者。面謁黎副總統。詢以鄂既借鹽。何商運鹽。至又不接受。黎面允開放。黃幫始運鹽二三十載。至新隄復被阻攔。黃幫直放數載。至漢被淮局阻售。黃幫據理與政府力爭。宜昌鹽商已於陰歷二月五日起停止納厘。井渝亦停止買鹽。倘令長此遷延。必有井罷廠渝罷市之一日。言念及此。匪特廠地苦工。百數十萬人難免暴動之虞。將使全川商界。金融閉塞。危險所在。尤難懸揣。至間接影響及於川鄂厘稅六七百萬。於大局關係。更有不可思議者也。大部統籌全局。一視同仁。不坐視兩省危難。而不一思挽救。且查湘省已由政府仿照淮票。印刷運票四百張。不

分蘆淮浙閩。任使配運。又河南已劃分十數州縣。行銷蘆鹽。湘鄂之漢黃武德四府。亦曾由淮商借蘆配運。何獨於川鹽。不許越雷池一步。俾困川商以礙大局乎。即就川淮東論之。當前清咸豐時。江淮道梗。鄂請川鹽接濟。因飭廣開鹽井。以濟湘鄂。事平後。收回邊岸。僅留五府一州。及湘之澧州。是川鹽漸積困苦。有年前秋反正。缺鹽。鄂督又電請多運濟楚。去歲電借二十萬。亦發動自鄂。乃運鹽堆積宜沙。忽以保存引岸爲名。阻不許售。是缺食則乞援於鄰。食足則遏鄰銷路。揆諸報施之理。已屬不合。况反正以來。淮鹽缺乏。鄂憂淡食。出自鄂政府之口。共見共聞。證之漢黃四府人民。願食川鹽。乃借蘆借東借浙。有已行之於淮商者。有將行之於鄂政府者。獨於歷次救災恤鄰之川商。又人民所歡迎之川鹽。獨屏棄不借。且誘以借運。而中道變計。使川商無故受損。稍有公道者。恐不屑爲此。以怨報德之舉。大部主持全局。自不偏枯一方。前清兩湖總督瑞澂。曾有淮缺銷川川缺銷淮之奏案。蓋以鄂食川鹽。是順流而下。較之蘆東浙閩各省之鹽運流而上者。迥別。是淮不接濟。當然以借川爲原則。借蘆借東借浙爲例外。雖大部不准借運。而湘鄂豫省自由行動。借運自若。大部批示謂湘鄂引岸本屬川淮分界。

行銷。查川銷之五府一州。歷來川淮並行。下四府同是鄂境。又何不可川淮並行。又批示謂交通恐滋紛擾。查湘自印運票施行。豫劃邊岸銷蘆。已見事實。即鄂之下四府會由淮局自借蘆鹽。均未紛擾。何況鄂之上五府一州。久經川淮並行。則此下四府權宜變通。亦必順風而呼。其勢易易。爲今之計。惟有再懇大部變通湘鄂引界。借川商積滯之鹽。借案行銷。或不定額。或援照黎副總統電借鹽引二十萬。暫抒目前之急。徐俟中央正當解決。全國自歸一律。是仍不背中央政策。而又可以解兩省目前之危。水深火熱。望切解懸。不勝引領待命之至。



紀事



紀事一

中央紀事

鹽斤加價案之打消。近參議院復提出鹽觔加價案。由財政委員會報告吳議長云。請討論大體。谷鍾秀云。請問政府委員。此案是否試辦。政府委員云。財政部提出此案。原爲不得已之救濟方法。聞周總長之意。原擬暫行。至於暫行若干時日。此時無從預定。谷鍾秀云。據政府委員所說。則此案當然不能成立。因鹽斤加價。人民加重負擔。如暫行一二年。利權盡爲鹽商所有。於財政大局。毫無補救。本議員主張取消此案。當付表決。贊成者多數。遂打消。

直省呈請中央補助。直省歲入總數千六百萬兩。現海關稅鹽稅直轄中央。馮都督核算本省財政。僅存五百萬兩。萬難支持。因親自入京。呈請補助。

美商借款之要求。美商嘉特斯基銀行代表。商辦借款三萬萬。仍求鹽稅作抵。周總長以五銀行團未解散。未允。

比款担保之商榷。比公司因還款議緩。索指確保。聞閣議仍持鹽款作抵。昨已函覆。彌補借撥鹽款之駁復。鹽款另行存儲。鄂省軍餉無出。請中央担任一事。曾經財政部咨復。准以中央名義。由鹽稅借撥。仍令另行籌畫撥補。民政府遂一再開行政會議。籌畫撥補方法。終以羅掘俱窮。無從設措。二十六日已備文咨請財政部統籌維持之法矣。咨文略云。全國鹽政統一。固鄂人所贊同。鄂省軍費支絀。亦中央所洞悉。暫准借撥。仍應彌補。在中央意固格外通融。在鄂省實同止饑畫餅。鄂如有法撥補。焉用中央擔任。不日稅則畫一。中央統一財政。鄂之軍費。即國家之支出。月百餘萬。徵論地方無此財力。即各省軍費軍需。亦應悉歸中央。以收統一之效。今於鹽款收入。則取統一軍費支出。則令分任。理不一致。法奚以行。况鄂省兵多餉竭。稍一不濟。立見譁變。設將來撥補無着。鹽政前途。滯礙豈小。衡情酌理。中央祇有擔任鄂省軍費之理由。鄂省並無撥補之義務。與其將撥補無着。枝節叢生。失信用於外人。何如現時解決。穩健進行。收

財政統一之實效云云。

改革全國鹽政之動機 財政總長周學熙於日前頒部令。飭各省運司及權運局局長。畧稱鹽政計畫。暫主維持現狀。將來必須逐漸改良。惟改革之初。非徵求各省光復以來現行事實。彙輯專書。籍資考鏡。莫由着手。故現擬編輯中國現行鹽務輯要。預定目錄一份。附以說明。合亟頒發印刷稿本五冊。該運司及權運局局長。接奉此項稿本後。按照現在該處情形。迅速編纂。限期三月。呈送本部云云。茲將所訂目錄說明如下。編纂中國現行鹽務輯要說明（一）是編在徵求現行事實。藉資參考。為改良鹽務之計畫。各宜就該地現在辦法情形。按目填注。送部彙編。（二）產鹽銷鹽之地。成法習慣。各各不同。本編所列項目。有為各地所無者。甯付闕如。其為各地所有。而本編項目所無者。亦應按目分別列入。（三）鹽務名詞。各地互異。如鹽場有灘池井竈之別。鹽棧有倉廩屯垣之稱。均各就該地固有名詞列入。不必易名強合。（四）每類或某類之某一項。須將其性質沿革辦法（現行）利弊等詳細敘述。庶參稽酌覆。可得大要。（五）本編各項目內如有應行填註之圖表。亦即分別編入。（六）各地或有特別種類。不能隸於

本編何類及何項目之內者。則列入附編。(一)各地鹽務辦法是否應改革及應如何改革之方法。以及富於鹽務學識經驗之士。對於鹽務上之評論。儻有卓識宏議。亦可摘叙最要條件。列入附編。俾收集思廣益之助。中國現行鹽務輯要目錄(第一類)

場產(一)場區之坐落。及大小。(二)場地之組織及區別。(如灘池竈井之類)(三)場地之氣候。(四)建設或裁併之狀況。(五)產鹽之類別及產額。(六)竈丁及灘戶(哇丁竈戶同)(七)倉廩坵垣之組織及多寡。(八)製造之方法及成本。(第二類)

引地。(一)引岸與票地分配之區域。及現在狀況。(二)例定之斤重及滷耗。(三)經過之水陸程途。(第三類)運銷。(一)引額及票額。(二)捆運之方法。(三)掣驗之方法。(四)水陸運道之成本。(五)疏銷之區別。(六)例價及市價之漲落。(七)配銷及實銷之數目。(第四類)徵權。(一)場竈課收入之科則及現狀。(二)正課收入之科則及現狀。(三)稅釐收入之科則及現狀。(四)新舊加價收入之科則及現狀。(五)雜捐收入之科則及現狀。(六)鄰稅之規定。及徵解情形。(七)官運餘利收入之實況。(八)商包各款收入之實況。(九)雜款收入之實況。附收入分款總數表。清季收入與現今收

入比較表（第五類） 經費（一）鹽務行政機關經費之類別（二）徵收經費之類別（三）官運經費之類別（四）緝私經費之類別（五）其他各項經費之類別（六）鹽務收入之用途支配。附商商捐用各款支出分款總數表。清季支出與現今支出比較表（第六類） 鹽務機關（一）鹽務機關之組織及駐在地。（緝私局卡之組織及巡駐處所附）（二）機關設立之原起及現狀。附各機關及職員名稱表。職員薪津表。緝私員弁勇役名餉表（第七類） 附編（一）不隸前列各項目之特別種類（二）鹽務之評論。

聘兩顧問之用意 財政部聘用法人寶道君爲財政顧問。又聘英人丁恩君爲鹽政顧問。聞此舉含有調停大借款之意。蓋政府仍望大借款可成也。

閩省截留鹽稅之請願 福建都督孫道仁民政長張元奇電請政府。允准該省將鹽課截留作爲行政及軍需等用。大總統已提交財政部核議。

對於大借款之聲明 周緝之陸子輿兩總長。在石大人胡同迎賓館。研究大借款問題。以雖未正式宣布決絕。然內中頗含有外交上關係。故決擬將下兩端照會五國資

本團以聲明之一大借款停議之故。一由於美國脫離銀行團。一由我政府認否用人支配問題。至決裂與否。仍可磋商。一聲明小借款現已繼續進行。但大借款未正式宣布決裂以前。決不再以鹽務爲抵押品云。

丹恩君之歷史 政府現已竭力從事整頓鹽政。聞擬聘請丹恩君爲鹽務稽核處顧問。按丹恩君爲目下世界鹽務專員之一。曾充印度國產鹽稅總稽核員。並擇定辦理

諸員如下。前充天津日本總領事之□□曾于長蘆鹽政研究有素。其弟現充北京日本使館華文祕書。德人摩爾由德華銀行函薦。現寓山東。於該省鹽務。曾深加研究。丹人其姆搭爾。爲著名化學家及工程師。大約將赴兩淮鹽務處任事。愛爾蘭人柯浦。乃倫敦財政學校畢業生。近充北京大學教授。精於會計。已在鹽務總稽核處任事。美人派末乃老萊爾大學畢業生。將赴牛莊。尙有法人一名。名未宣布。

財政部之通告 財政部通告各省。謂自今年三月起。鹽釐爲新舊外債之抵償專品。均應存儲。以後軍餉及行政各費。均應另行設法籌助。不得挪用鹽款。庶幾內固財權。外昭國信。所有鹽務。應設稽核造報。專司考核款目。業將部中議定章程。分飭各省照

辦。

湘省反對權運局長之暗潮 中央前派歐本麟赴湘。充任權運局長。歐已於前月三十日抵湘。原定本月一號到局視事。湘人全體反對。不承認交出。歐則在外揚言。有以武力解決之語。以致大起風潮。不知者以爲係黨派之衝突。（歐係共和黨）然湘人決不至不顧大局至此。况歐同係湘人。斷斷無此理由。蓋其中實含有一絕大原因。歐之來湘。係得共和黨之力。直接之於熊希齡。而間接之於張謇。張利用歐。而財政部又受張之運動。故歐來湘時。先赴南京謁張季直。磋商良久。因湘省當前清時。本係淮岸。淮岸無鹽。又由淮轉借之於蘆。自反正後。湘人乃直接購運蘆鹽。每歲可長收銀一百餘萬兩。此一百餘萬兩。湘之所長者。即淮之所短也。故張季直迭次向部爭回。湘人仍持淮岸有鹽。則仍銷淮鹽。若由淮向蘆轉借。何若由湘直接運蘆鹽。此其理直氣壯。人所共知。即張季直以蘇人爲蘇計。亦所應爾。獨歐熊以湘人而甘爲張所利用。則真不知是何居心。現都督擬電中央。請將歐本麟取消。另舉一西路人接充斯職。緣歐係西路人。現在湘人路界暗潮甚劇。徒知爭此無謂之空中樓閣。而都督維持調護之苦心。

直無微不至也。刻湘人已各推代表劉人熙君（前民政司長）赴京力爭前情。應俟解決後再行定案。故歐現尙未視事云。

一說湘省前鹽政處長黃瑛。本係一卑鄙齷齪極無賴之小人。自反正迄今。把持鹽政。腐敗情形已達極點。前次兩淮迭派總理來湘接收鹽務。易人至三次。黃皆抵抗不交。湘人無賢不肖。但言及黃瑛。鮮有不噴飯者。此次中央委任歐君本麟來湘充任權運局長。原係因地擇人。初未嘗有黨見存乎其中。查歐前在東三省歷充鹽務要差。嗣奉中央令充長蘆灘坊整理處主任。並整理直豫兩省官運。對於鹽務前後七載。其爲富有經驗。較之黃瑛。已不啻判若霄壤。乃黃以歐爲共和黨人。立發動政學各界國民黨人出而反對。歐君本定於四月一號接篆視事。黃竟措詞推諉。不肯交出。歐君以若輩小醜。亦不稍假詞色。乃持急進主義。必令即時交出。曾謁見都督。質問理由。都督不能答。聞彼黨暴劣分子。竟欲以武力解決。此事一時風潮大起。其中又有一班主張路界意見者。橫梗其間。蓋歐爲西路人。故西路人士亦多袒歐。聞國民黨竟暗發動都督。密電中央。請將歐本麟取消。另舉一西路人接充。以息暗潮。但不知中央能否允許。且此

事湘人已派代表前民政司長劉人熙赴京討論。應俟解決後再行定案。故歐君亦遂暫不視事云。

按前說謂歐之來湘。得之運動。後說則謂歐之歷史。富有經驗。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歟。姑誌之以觀其後。

粵鹽餉未能提歸中央。新任兩廣鹽運使前謁見胡都督。商議劃清鹽政權限。爲獨立機關。以兩廣鹽運使。係中央專使。與各司長不同。權限亦異。近如鎮撫使交涉使。均與都督民政長平級。且兼屬兩廣。權力更定擴張。經其電京請宣示權限。都督則以同爲民國公僕。何必區區論此階級。惟鹽餉早經電請截留。部經核准有案。粵省年入八百萬。靠此生活。勢不能提歸中央。否則惟以去就力爭。胡督已電請袁總統務行照案查核。併電梁士詒向總統陳明。粵失此款。無事可辦。漢民亦當掛冠而去云。

三省鹽務改革之商榷。鹽運使鄧邦述。前因改革三省鹽務。入京與財政部籌商一切。昨已返省。

閩軍餉仍賴鹽款。閩省光復以來。財政奇絀。軍警各餉。均由鹽課項下撥付。計每月

撥助軍餉九萬四千兩。撥助警餉一萬四千兩。自鹽政集於中央。餉源因之大絀。經孫督電准。除警費由地方提出另籌外。所有由鹽課項下撥助之軍餉。暫准照舊撥用。嗣因林運使謂是項既歸中央主政。仍應撥解中央。復經孫都督張民政長累電力爭。茲聞政府以閩省款項竭蹶。係屬實情。且兵餉緊要。設使應付不及。影響實匪淺鮮。已准如所請。仍由鹽款照撥矣。

粵運使之辭職 廣東鹽運使黃仁壽。因屢被同盟會人攻擊。不能接事。已電請辭職。前日以赴香港爲名。實返北京。現梁士詒在京聯合粵人。請袁總統以吳徵鼈繼任。參照各省紀事

分所洋員之支配 現定派往鹽政分所之洋員如下。山東德人慕爾兩。滄丹麥金卑。牛莊丹麥勃爾。浙江日人鄭永邦。總所內有愛爾蘭柯伯。及法人某。

鹽務稽核所成立之限期 京師鹽務稽核總所。已派蔡廷幹籌辦。於本月一號成立。茲聞財政部將委任幹員。爲各省之分所經理。責成尅期前往。同時舉辦。遠省以四月二十號爲限。近省以四月十號爲限。務期一律成立。免涉參差。又聞江蘇分所經理。已

派美國留學生朱澆青君。往晤兩淮鹽運使。籌設一切矣。

柯拉伐洛夫君之歷史。財政總長。現與五國銀行團。開始談判。謂中國擬任丹恩君。爲鹽務稽核所顧問。柯拉伐洛夫君。爲審計處顧問。按柯爲濟關稅務司。精通各國方言。一千九百年時。曾充赫德之書記。俄軍佔據牛莊時。曾充該埠稅務司。頗爲政府所倚重。繼放哈爾濱第一任海關稅務司。於中國利益。多所保全。並能維持中俄之交誼。俄政府曾贈以寶星。現告假寓海參威。暫行襄辦東方語言學堂。

鹽務劃歸國稅之通電。財政部通電各省。謂前經參議院議決。凡賦糧鹽課關稅釐捐契稅礦稅牙厘煙酒茶糖等。均劃歸國稅廳征收。請查照辦理。

閩省財政獨立之謬。福建都督孫道仁。昨忽電請以鹽稅抵押軍需借款。政府以其破害統一大局。覆電嚴駁。

蜀人反對王元常。四川鹽運使自改派王元常充任後。各界均以王劣跡素著。反對甚力。現籌取銷方法。仍請以江瀚充任此職。

鹽政顧問延聘之近聞。北京日報。載稱中政府與五國銀行公司。磋商借款。並願以

丹人烈楷德任鹽政顧問。俄人哥那浮拉甫任查帳顧問。惟中政府未曾與銀行家或公使團商及此事。故以丹人烈楷德任鹽政顧問一事。刻已由中政府自行允准。

研究鹽務問題 財政總長周學熙。因我國食鹽製煉未精。支配錯雜。擬在京設一鹽務研究會。召集各省辦理鹽務素有經驗之人。充駐該會會員。研究改良辦法。

美資本團之商借 美國資本團議借給中國英金一百兆磅。草約已定。以鹽厘作抵。該代表已回國與資本家磋商。

五十萬元軍餉之告借 浙省財政不敷五百餘萬。自國稅與地方稅劃分後。惟軍餉支付前奉陸軍部致朱民政長仍歸財政司按月照撥在案。前次朱省長因各營餉費。司庫實在爲難。當時曾商諸運使張栩人君。前後共假鹽款計二十五萬元。暫鬆眉急。現在四月份軍餉發給在即。財政司庫一貧如洗。儲款不及二萬。朱省長以軍需一端。大爲焦急。昨特函致張運使。再行商借洋五十萬元。以備發給四月份各營軍餉之需。聞張運使以鹽關兩稅。係抵中央付還洋賠要款。業已請示中央。能否照數借撥。尙在未定之間云。

黃運使之被拒。廣東都督胡漢民致電政府。稱黃仁壽因爲輿論所不容。自請開缺。請卽任鄧承耆爲廣東鹽運使。

楊運使之保留。趙倜致電政府。謂河東鹽運使楊葆昂。頗能整頓一切。刻因丁母憂辭職。請予慰留。袁總統已經電留。

鹽制改革與借款之關係。我國之大借款。以鹽務提供擔保。今雖借款頓挫。而鹽務實爲民國唯一之財源。總不可不有以改良。更於將來舉債之時。使外國資本家認爲極可恃之擔保。此其必要也。先是六國財團爲大借款交涉之時。約定六國各推薦其顧問。就其預定之地位。而一一雇聘之。

鹽務總處

英人

甸氏

長蘆分處

日人

鄭永年

山東分處

德人

赫墨爾

兩淮分處

丹麥人

琴皮爾

奉天分處

美人

巴爾馬

兩浙分處

德人

未詳

鹽務總處審計課

英人

克巴

當初六國財團。雖約定以顧問爲大借款之集中。然因顧問而各國間之紛擾以起。其究也英人遂有分配國籍之提議。政府絕對否認。遂至使大借款形勢上爲之頓挫。事實上因以破裂焉。其拒絕之原因。果何所在。雖不可知。然大約不外左列三點。

(一)許六國團之提議干涉主權之嫌

(二)不欲俄人入審計處

(三)望六國財團之弛解

此次政府因改良鹽務。毅然決行聘用外國顧問。其招聘之人。悉從六國團所預定推薦者。惟其中惟去俄國人。此何以故。可知前三要點中政府最深惡者。不欲以俄人入審計處而已。

此次所聘用。雖多爲六國團預定推薦。然因大借款頓挫。與六國之交涉中絕。自無必須迎合六國之理。又欲避損害主權。以自動的招致六國團預定之人物。使由是得六

國（現五國）存藕斷絲連之關係。其所用意之所在。固不易知。然其大略亦有可得而言者。政府全然與財團絕緣。而究不能於此外確信可得借款。且無論如何。總須以鹽務爲擔保。而後款借可成。又可推而知也。以此二點爲根據。而推溯六國團過去之關係。與目下四國之事情。當知當局者或再就五國團方面而開始交涉。其時機應不遠也。

吉黑兩都督之入告。東三省鹽務辦法。素來統一。自分權後。遂分割辦理。現吉黑兩都督聯電入告。各杜外鹽侵入。振整利權。







紀事二

各省紀事

福建鹽政收支之預算 閩省鹽務自歸公有後。前經鹽運使林炳章。商明財政司作爲特別會計辦理。呈請財政部查核文。略云。按前清鹽政項下。道庫入款。有官課商課正課溢課之分。各課之中。又各分出耗厘餘諸名目。雜款則除帑息照費之外。更有裁冗提餘各收入。統計不及七十萬元。然以官商交應。仍多拖欠不清。出款則分爲兩種。屬於官運者。歸官運局造報。其行政解款等項。則各以類系之。計宣統三年豫算案。官業類出入相抵。所得餘利實只八千餘兩。光復後統一歸公。凡諸陋規悉數裁革。舉從前之重疊取盈。巧立名目。合而一之。全年統計除營業行政資本各項耗用外。入款幾增一倍。而豫算二年份所得實利。可達二百四十萬。較前課增加二倍有半。夫統全省

八府二州五十餘縣。設局埠三百六十餘所。用員司丁役一千二百數十人。水陸哨勇又一千餘人。一切開支及營業資本。悉已開除。而歲入且逾舊額。况自光復至今。雖已週年。歸公統一。僅止半載。其成效差有可觀。則預計將來。自可益求進步。茲謹擬就二年七月至三年六月之正式豫算。內歲入一門。分爲三種。曰售鹽價。既係科價取盈。自無所謂課耗厘餘各款。曰厘款。則抽收向來運往粵浙之鹽厘。曰雜款。則不關售鹽抽厘之收入。其向有之雜款帑息一項。實緣估收商幫於應發價值先扣回各該商原領帑本。故收入子金亦稍遞減。至裁提一項。在前清局委差况膏腴。始有分外提取。今則涓滴歸公。既經核實報銷。自無此項名目。此入款之大畧也。歲出亦分三種。曰資本。凡鹽本運載。及添置船械倉館各項。悉屬之。曰行政費。則本署及各鹽督機關之非售鹽局埠所支用者。悉屬之。曰營業費。則閩省之直接售鹽局埠所开支者。悉屬之。此出款之大略也。至一切款目。悉遵照部頒格式彙造。間有情形稍別。未能一致者。則按其事實略爲增改。附以說明。共成總冊一份。總表一份。統裝一冊。計入款經常一門。應二七庫平銀四百三十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兩。出款經常門二七庫平銀二百六十五萬

四千五百五十兩。臨時門二七庫平一十萬二千二百九十四兩。出入相抵。應實得餘剩二七庫平銀一百六十四萬零六百四十兩。折合福州現時所行用之台伏二百四十萬元。與前次所呈之三年進行表。其數目頗能適合云。

攘奪蘇松引商之無理。鹽業中新商老商之爭持。至今未已。近屆收鹽之際。兩方各派人前往收買。齟齬益甚。老商一方面張某范某率鹽警至柘林等處。鹽廠收鹽。被新商一方面之巡鹽鎗艇所見。即將老商所派之鹽警號衣褫去。並拘其人交鹽大使究辦。噫日事尋釁。風潮正未已也。

鹽船寬免罰提。江西幫鹽船饒華光。前因裝運璜春元鄂鹽行至大通卡投文。報請掣驗。該卡勒提鹽斤多包。經該船戶來揚具控。奉兩淮張運司行文飭查。茲聞該船戶具呈。以商鹽掣驗。仍請每包寬免一斤等情。奉批。此案前據具稟。業經本司函致揚子棧大通權運局。查明向章辦理在案。茲准方棧長公函。以該船戶饒華光運鹽。每包照八十九斤一兩核之。定章每包寬免一斤。尙無不合。並請轉飭掣驗各卡。從寬免予罰提等因。除函請大通權運程局長轉飭洪委員遵照外。該船戶迅即前往領運。毋再遲

邇。在通停泊各船。候掣後即速開行上駛。以濟岸銷。自此次寬免後。倘再違背定章。藉端藐抗。定即查究云。

換領新帖之抵制 皖南各屬鹽行子店。原爲領銷官鹽而設。惟必在鹽局領有行帖。方能銷售。所有皖蕪本岸外岸鹽行子店。於光復後。遵將前清所領之舊帖。一律廢棄。均各換有民國新帖。批領官鹽銷售。惟帖費須驗銷數之多寡。即照部章之繳納。不意駐蕪分銷局陳木吾。忽又妙想天開。擬令本岸外岸各子店。重行換領新帖。以便於中收取帖費。飽伊私慾。現派司員。先由外岸調查子店多少。銷數若干。而本岸子店。亦在鹽行調查細底。刻各子店聞此風信。亦正邀集同業。羣思抵制。

山東青島之鹽務談 山東製鹽。輸出朝鮮。總額爲一億四千萬斤。青島鹽輸入日本者。亦有六十六萬斤。

醃梅不准受銷私鹽 杭州東北鄉半山地方。數里之內。盡植梅樹。每屆結實之際。有蘇商來此。開設鹽醃梅作。裝運各地銷售。現在青梅將屆上市。有蘇商張長豐悅成來等。在半山開辦醃梅缸作。特稟請仁和場出示保護。茲經仁和場鹽事長岑新和君批

准通告。並稱醃梅設作。係屬暢銷官引推廣營業起見。倘查有私販勾串地痞。以及不法棍徒。從中私銷。擾鹽滋擾等情。一經察出。或被告發。定即提懲不貸云云。出示通告。一面諭張長豐等不得收受私鹽。致干懲究云。

景鎮鹽權獨攬 浮梁劣紳程照午。糾合二三同志。在景鎮設立專賣食鹽額銷所。禁止向來賣鹽商店裁票運鹽。實爲壟斷專利之辣手。鹽商向有行帖。去歲財政司派委來景。勒令更換新帖。墨藩未乾。茲任程照午呈請准鹽總局。咨行取銷作廢。故雙方交涉已久。相持未下。因程駐省中。私與准鹽總局黃總辦賄通。執堅。任自治商會各公團。概不認可之函電交馳。迄無解決。然該所招股無多。資本甚薄。將來一朝鹽斤斷絕。恐人民有澹食之虞。或該所冒昧向省局包定每年引額。偷市面滯銷。勢必蹈前清鹽行挨戶派銷之故轍。於是額銷二字。對於食戶。皆大有關係也。

十二圩大火災 十二圩爲商賈薈萃之區。該處停泊運鹽民船。約有數百艘。三月二十九夜。王姓船中失慎。火勢猛烈。撲救不易。未幾延燒岸上南街油米錢京市貨各店舖。直燒至北街口始稍息滅。自一時起。至五時止。共計燒去鹽船二百餘艘。及店舖居

民三百餘家。長約一里。並燒斃各船男女八十餘名口。約傷數十人。此外各船戶無從逃避。跳水溺斃者。亦有三十餘人。捐失約十餘萬金。張運使已商允程都督。於鹽款項下。撥用一萬元。爲振濟費矣。

瀝海所重設鹽場。紹興瀝海所。地處海濱。本爲私販充斥。鹽梟出沒之地。光復後歸海沙場辦理。呼應不靈。該場鹽事長。曾將爲難情形。呈報到司。張司長以該場合併。無濟事實。反生官銷課稅障礙。決計仍分境治理。惟既經合併。今再判分。手續繁重。且瀝海所素稱難治。際此革改之始。非有幹練人員。不足以資整理。查有仁和場岑斯和。堪以調任瀝海所鹽場場長。委任狀已發給矣。

黃運使之鹽務談。黃仁壽抵粵省後。謁都督。備陳整頓嵯網情形。大致謂中央近日意見。以粵省光復後。鹽務引岸已廢。一聽商人自由買賣。私運之弊。在在難防。欲將全省鹽務。一律招商包辦。此次出京時。適有粵商赴部呈請包辦粵鹽之議。經大部批答。仰候行粵體察情形辦理。惟張季直之意。對於商包之舉。不甚主張。欲將各埠分承。招商投筒競攬。應俟履任後。博採商情支配辦法。擬將鹽政處裁撤。規復舊日鹽務公所。

昇以監督事權。聞都督甚表同情。並以沈頤清熱悉鱗綱。薦任該所監督。已得黃君同意。黃帶來隨員有王梅生沈秉懋李芷茂諸人。

開邊鹽田之出現。邇日安平紳董甘國臣等。訪得廳屬逢春里地方出鹽田。聯名呈司請委試驗。給照開辦。當據批以覓開邊井。抵制外私。已列改良鹽務條件呈咨議決。通令在案。果能滷鹽源豐。旺富具納錄原質。將來准許煎銷。足濟開邊。運輕價賤。抵制外私。則國稅民食。利便實多。以視現行辦法。公家尤可省加稱減。欺貼脚貼價諸賠累。殊爲計之得也。第所現鹽田面積幾許。預計產滷有若干。質味濃淡厚薄如何。有無策效把握。應否許可開辦。均應由該廳知事。督同當地紳糧地主。切實調查明確。繪具圖說。取具硃滷詳晰具覆。以憑試驗核奪。并飭該紳等回籍會查議報云。

閩鹽政處有裁員消息。職員之多。及薪俸之厚。以鹽政處爲最。茲聞林運使惠亭日昨接中央部電。責令將該處中冗員淘汰。及減少薪俸消息。現各職員聞信之下。已異常恐慌矣。

葉縣鹽局勇之肇衅。葉縣自西湖村守望社。與金鐘罩匪擊戰後。縣城異常戒嚴。城

防營（係中區守望社改編）警兵均嚴守城門。適該縣鹽勇自襄城縣招收硬毒匪兩棚回葉。行至北門。守兵一經盤問。該勇即硬行撞入。復奪守門兵鎗七枝。城防營兵某幾被鎗斃。又某兵被抓至鹽局。極刑拷打。警長藍君急出彈壓。該鹽勇胆敢開鎗射擊。藍君役人某頭巾竟被擊毀。查此次肇事原因。係鹽勇隊長岳某與城防營構釁已久。故藉此發作。刻經議參兩會與知事張君。極力調停。大約可和平了結云。

鹽場警察之計畫 兩淮鹽場警察問題。對於中國政府改革。頗有關係。張季直前任兩淮鹽政總理時。為造就鹽場警察入手起見。曾在通設立長尉教練所。招生八十人。業誌前報。茲因該所學生畢業在卽。聞將來實行計畫。兩淮約分為十四區。每區設一警察署。于兩淮適中之地點。設一鹽場警察總廳。直接受兩淮鹽運使節制。預計需募一千五百人。方可敷設云。

漁船帶鹽之限制 現屆海漁發汛。各幫帆船。皆備網赴洋捕漁。經蘇松常鎮太五屬鹽政司史某出示一道。略謂帆船捕漁。所用和漁之鹽。照船樑大小帶鹽。以船樑一丈者。准備鹽三十石。如七尺者鹽廿石。及五尺者鹽十石。如多鹽作私販論。而船進口時

由鹽捕弁勇驗明蓋印。不得抗違。以重鹽政云。

冒名私運餘鹽之懲罰。皖民政長據正陽權運局長吳鐘英電稱儀徵郭棧長。私以皖都督名義。運餘鹽七千二百包至皖。殊屬不合。現由民政長集議。罰該棧令其每包繳銀四錢。解歸皖用。無論已售未售。一律照繳。如抗不遵。即將此項餘鹽。全數沒收。再行究辦。以爲冒名營私者戒。現已電兩淮張運使查辦。並電復正陽吳局長知照矣。

派員勘修繸道。兩淮張運司接據公民吳鑫來呈。以揚河自通濟墩起。至灣頭止。沿岸繸道。塌卸不堪。請速籌款興修。以利商船。而免鹽運阻滯。當即派員前往勘估。應俟復到核辦。

運署組織收呈處。兩淮運署係沿用前清舊制。所有商民人等呈遞稟詞。仍送號房投收。既非慎重公事之道。亦恐開需索奔競之端。現由張運司設法更張。先將號房名目取銷。另派專員。就本署二堂組織收呈處。嗣後商民如有應遞呈詞。逕向該處直接投收。隨時轉呈。至收呈時間。定准每早自九點鐘起。至午後四點鐘止。星期自九點鐘起。至午前十二點鐘止。過時不收。以示限制。

浙省設鹽務稽核分所。前財政部特設鹽務籌備處整理鹽務。茲以各項手續辦理就緒。再設鹽務稽核造報總所。各省設立分所。專司考核鹽務收支款目事宜。派馮君汝良爲兩浙分所經理。卽日來杭。會商張鹽運司辦理。聘用洋員一人爲協理。昨財政部已將是項章程頒行到浙。咨請朱民政長轉知辦理。限期成立云。

補新除舊醬坊牌。浙省各屬醬坊。向例由運司頒發牌照。視營業之大小。按取費之多寡。光復後此項牌照。各醬坊所用者尙前清官吏之舊照。現悉運使張栩人到任後。查得各屬醬坊例有牌照執守。民國成立。前清牌照自應一律取銷。另行掉換。以昭信守。業已通令各經商。畧謂本司迭次令催予限繳換。迄今限期屆滿。各處陸續呈繳更換者固不乏人。而意存觀望。未據具報者亦所在皆有。實屬怠玩已極。本應卽予懲治。姑再展限一月。於無可體恤之中。量爲體恤。合行令飭該經商。遵卽傳諭各醬坊。儘此一月之中。趕爲換繳。若再逾限。卽屬有意抗違。定將該坊勒令閉歇。至若以多報少。以有報無。一經查出。除將該坊立予封閉外。並將該原查各人。究其奉行不力之咎。本司言出法隨。該經商責任所在。該坊營業攸關。毋再玩延自誤云。

西甯荒地改鹽田 西甯辦事長官廉興擬將各荒地一律改作鹽田。按法製晒。以開利源。

葆安營騷擾鹽場 蘇省松屬鹽務自治總所。建設於滿清之季。民國光復後。經前鹽政總理張翀立案通報。宗旨上維鹽商之秩序。下代販戶之請求。創立以來。頗覺輿論翕然。而獨不滿意於保衛地方之葆安營。蓋以該營統領沈葆義。受松公司沈維賢之嗾。該營營長楊士清。又爲沈葆義之俛。屢與鹽總務所所長張翀爲難。近因蘇五屬引商潘宏昌。薦舉該所長辦理松場鹽巡。三月九號。由蘇省鹽捕營統領王曜委充斯缺。並促其赴滬。與引商會議募勇餉制事宜。正在磋商之際。不料葆安營第一營營長楊士清。率領師船四十三號。將自治總所圍繞。持械排隊。如臨大敵。始稱拿捉張翀。及所中辦事人員。繼知公出。卽將該所銜牌及一切物件搗毀一空。當時市肆驚惶。人民恐懼。覺大有風聲鶴唳之勢。幸經議會議員翁仁述。及販戶代表陳鵬程等。先後將詳細情形。電呈蘇都督府在案。茲聞張所長以楊士清自由行動。督隊拿人。如再緘默。則兵權在握之軍人。將可無求不得。况辦理鹽巡。須認真巡緝。若不早爲呼籲。更恐釀成巨

禍。故于十一號再將該營肆擾顛末呈請都督鑒核。並要求維持方法。當經程都督訓令松江沈統領。迅將該案虛實。秉公澈底查辦矣。

兩浙鹽商呈驗照引規則 近據運司規定各商呈驗照引規則錄下。(一)兩浙綱引肩住各地商人。所執綱照引輪均應照本規則一律呈驗。(二)各商呈驗照引。應將取得之原因。及現時之真實姓名籍貫。開具明白。不得仍前冒混影藏。(三)照引遺失。或以種種緣因。致燬廢不能驗者。得由該本商詳敘事實。並取具同商經商保結。及該縣知事印結。呈候本司查核。如果確無別項情弊。准予補給。(四)凡照引呈繳到司。經查驗明確。於各照引上加蓋司印。隨即發還原商執守。俟驗齊後造冊報部。(五)凡因呈驗照引。發生爭執問題者。應俟官廳解決。或由同商判裁。方准加印列冊。(六)各商讓渡後。而於引照仍沿舊名者。應取具保印各結。呈請更正的名。(七)自此次呈驗後。如有未經加蓋司印各照引。發現作爲無效。(八)照引查驗加印列冊標號。手續煩重。現酌定不論照引。概收驗費洋三分。以歸劃一。此外並無他費。(九)呈驗時間以三個月爲限。逾限概不補驗。

委員澈查蕩地。兩淮鹽運使前日委派梁世祚蒞通。清查各場蕩地。梁君業經會同餘中場長暨測繪員。測量已墾未墾之蕩地。繪圖編造細冊。當查餘東新堤以北餘西九里十三步之外。餘中五里十三步之外。均爲場屬埽蕩所在地段。此次清查。皆係草蕩。應以此三處爲劃分之界綫。一併澈查。呈請定案。爰卽會同縣委出示曉諭。並令各征收員。按照各管區域。先行劃定。轉請各市鄉公所。宣布此次調查蕩地之宗旨。以便進行云。

福建短期借約發表。閩省自辛亥九月光復起。至元年十二月底止。據財政司單開虧欠之款。約計二百餘萬兩。本年張民政長疊經會商都督。體察情形。統算軍警需餉及行政各費。非六七十萬兩不敷開發。不獲已。特向林態徵君處。借短期款額。合伏五十萬元。其約草章內開本借款以福建全省茶稅爲擔保品。以六個月爲償還期限。逐月七釐五毫行息。到期加收茶稅如有不敷本借款本息之時。福建政府。應由鹽課常關稅或其他歲入項下。補足交付云云。

應省長催解附加稅。應省長現催兩淮鹽局。應解江甯食岸附加稅款項三千七百

餘串。迅速解甯。以便撥充學費。

淮鹽局遵令解鉅款。李督昨令淮鹽總局云。派駐九江德安湖口吳城南康各軍。在銀行統稅鹽局商號。借用各款。及王上將墊發各處餉銀。除分別令電飭報准銷。並行財政軍政兩司查照外。除欠各款。著由鹽局提撥鹽庫銀二十萬兩。寄往分別償還備用等情。該局奉令後。當即如數呈解都督兌收。寄往應用矣。

粵人反對黃仁壽問題。兩廣鹽運使黃仁壽。前清廣東提督李準之幕賓也。此番到粵後。粵人頗多抵拒。故僅駐鎮東緝私輪船。初定四月一號接任。後因三十一號晤胡都督。談次意見不合。黃以鹽餉當隸屬中央。欲將鹽款數百萬。盡提歸財政部。胡以鹽款爲廣東歲入大宗。若遽失此鉅款。則軍餉何出。彼此相持不下。黃怫然而去。故接任之期。亦由此中止。黃於次日即致電中央。辨論權限。胡亦致電中央。言粵省鹽款之關係。旋准國務院咨開。鹽務係賠款作抵之項。載在條約。現除關務作抵外。所短尙鉅。外人屢次提議收成鹽務。非得統一辦法。宣布各國。不足杜外人干涉。至粵省軍餉。關係重要。斷無膜視之理。在中央未收回以前。每月鹽稅四十餘萬元。作爲部撥協濟該省。

之款云。黃依據此咨文。急於接事。不俟此事交涉清楚。即通知鹽政處。言初十日在該處接事。啟用印信。鹽政處長鄧承禧。謁見都督。自求引退。即奉都督嚴令申斥云。照得該總理向歸本府監督。該處所收鹽務稅。向來均係撥充粵省軍餉之用。總理處務之員。遇值應行卸事。如果別無糾葛。原可准其自由交替。倘有重大事件未了。即應呈商上官。請示辦法。不能來去自由。本省前因鹽稅充粵省軍餉。屢與財政部電商。至今其事尚未大定。此事關係重大。豈容率准卸肩。置餉需於不顧。乃一日該處鄧總理到府謁見。於鹽稅撥餉一事。不置一詞。惟求早日交卸。以息仔肩。實屬不明事理。該總理應仍暫行留任。自後如非奉有本都督兼民政長命令。不准擅自交替。合令該總理懍遵。自此令下。黃仁壽乃不敢接任矣。現仍彼此爭執。各電中央。而財政部仍取集權中央主義。來電將兩廣鹽運使。改爲粵桂鹽政籌辦處。內設處長科員。職權與司法籌備處同。雖直接於中央。其位分祇及於各司。各省民政長仍得接轄。不得與鎮撫使交涉。專使比倫。即將兩廣鹽運使名目取銷。另行組織。並謂截留鹽餉。係另一問題。現呈國務院復加提議。大約可照原案通過。至粵桂鹽政籌備處長黃仁壽。既未履任。由中央

另調他缺。就近電催前運使吳徵鰲赴粵接辦粵桂鹽政籌備處事宜云云。

景鎮鹽務商會議。前日特會。因本鎮淮鹽額銷所專利一案。邀請劉委員蒞會。當場討論。以全省七十餘縣。並無額銷所機關。程熙午巧立額銷所名目。專利把持。希圖剝削二十餘萬人民脂膏。填該所慾壑。大衆堅不承認。仍應歸商民領運。以維民食。公同要求劉委員俯察輿情。電省總局迅准照常裁票。各營各業。雙方並行。免滋事變。如不獲命。卽由本會通電中央。請求誓必達到目的。特此訂立議案存據。又自治公所議案。公議鹽商捐帖既可售鹽。額銷所非不可售。但不得以額銷名目。行專利手續。理宜雙方并行。求無窒礙。須照此議答覆鹽委可也。

蒲江火井之發達。四川蒲江鐵溪河等處。常有火井發現。但舊日查勘不確。故鑿井亦不多。僅用以煮鹽也。近有馮君冠英。最富新思想。謂火氣烈則熱度高。熱度高則草木暢茂。於是向草木最盛之處。開鑿火井。無不如響斯應。近日火井最多。人人皆用以代薪矣。

稟商顧全大局。海州友人來函云。淮北鹽務章程。與淮南不同。淮南有鹽到圩。方有

價領。淮北垣鹽商於未出鹽之前。上年冬季先索寒付。當年春季再索春付。出鹽時再索駁價尾款。向例如此。俗說先銀後鹽。一遇缺產。運商受累。近年運商困苦。卽因此也。光復後金融奇絀。去年清淮一帶。錢店十無一存。三場總長段君季維。棧長徐君仲山。由春至夏。疊催運商措款。以濟急需。公司總理楊君蔭南。各執事均到滬設法。時至六月。尙未就緒。垣商飛電告急。灶丁無錢買米。全數賣私。淮北緝私月餉。絲毫無着。慮有激變。徐海匪勢未平。不堪設想。急迫萬分。得源祥莊股東董君蓮青。竭力相助。先由該莊接濟若干外。又立備現款萬金。送三場總署。兵見餉到。始各安然。董君年老無子。祇有一壻在袁浦抱恙。送回揚州。其時上海籌款事急。不獲在揚照料。未幾則故音至矣。大眾諸君。淒然淚下。籌款告成。垣商得款購糧。給丁照領產鹽。豐稔。詎運河水涸。運壩爲艱。尙餘百萬包在場。由去冬起。經總長與垣商接洽。逐步售於江西北各岸。由海輪接濟岸銷。板浦垣商。得此補劑。歡聲雷動。其承買之江西北。亦頗欣欣樂從。惟淮北運商正額之鹽。暫移爲接濟西鄂等省之急需。免往東蘆購買。利權外溢。淮北票商。總算顧全大局。今海屬官商。追憶去年窘迫之時。若無海上董君熱忱相助。則變端莫

可思議耳。現聞董君有來北消息。連日組織歡迎大會。以達謝忱云。

兩淮籌辦稽核造報所。兩淮運司張岱杉君。刻將從前各場局漸次規復。現經部派專員來揚。設立稽核造報所。由張運司酌定。以東關街前縣知事署。爲該所辦事之處。縣知事應負鹽務責任。浙省長朱介人君。昨准兩浙鹽運使函稱。兩浙行鹽區域。範圍既廣。事務尤繁。其間辦事手續。有按照成案。必須經過地方官廳者。是以從前定例。縣官均負鹽務之考成。軍興以來。各知事對於鹽政機關。發生事件。大抵視爲非職務所應爲之事。輒持消極主義。以致文告頻仍。置之不答。應請訓令各縣知事。嗣後遇有玩視鹽政之員。擬由運使據實函請民政長分別處分。以整巉綱而資治理等因。當即通令各知事。以本省鹽政現雖劃歸中央接管。亦係國家行政範圍以內之事。各縣知事自應負有責任。何得任意諉延。嗣後對於運使飭辦事件。務須迅速呈復。毋得如前玩延。致干處分。

專件



大借款合同全文

借款條約內容。本月十二號北京英文日報。忽將全文登出。一時外人言論譁然。謂該報之登載。係自我國政府指使。藉以明示謝絕大借款之態度。以北京英文日報。外人多目爲我國政府機關報也。其實我國政府未必有意於其間。卽北京英文日報。亦非政府機關。此外人之自啓疑竇耳。約中第五款關係鹽務徵稅制度。主權旁落。貽禍最烈。今大借款雖破裂乎。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也。茲將該合同全文錄下。

中華民國政府國務總理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代表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稱中國政府）與匯豐銀行德華銀行匯理銀行美國資本團道勝銀行正金銀行（以下稱銀行）爲訂立借款合同事。今因中國政府借款英金二千五百萬磅以爲改良行政等事（事項詳列於下）之用途。銀行等允中國政府按照上開數目出售債票。特於年

月日雙方議訂款項如下。

第一款 中國政府准銀行等一次或隨意分批發售五厘半金磅債票。其數爲英金二千五百萬磅。銀行等隨意可以金磅或馬克、或佛郎、或美金、或盧布、或日金等。照各該國所集之款交付。其預約券及本債票之息票。亦可在各該國付給。至債票還本贖回債票等時。亦按照本合同規定辦理。此措款以初次發售債票之日爲始。名曰中國政府西歷一千九百十三年五厘半利息新政金磅借款。

第二款 除按照十二款付給第一次息票辦法外。借款款項祇准作下開各事之用。(甲)付給中國政府所欠外債。其數目詳列本合同附件甲。(乙)全數付還各省借款。其數目詳開本合同附件乙。(丙)俟到期後付給中國政府限時尙未到期之外債。其數目詳列本合同附件丙。凡中國革命時應付外人之損失賠償。均括在此條之內。(丁)遣散軍隊費。其數目詳列本合同附件丁。(戊)行政府費。其數目詳列本合同附件戊。(己)改良鹽政費。其數目詳列本合同附件己。(庚)他項行政費。由中國政府與銀行團雙方協議同意之上開各附件。作爲本合同之一部分。

第三款 本借款全數及關於本借款所墊各款。係爲中國政府直接担賣之債務。由中國政府聲明。屆時允將借款及墊款本利如約清償及履行本合同各條款。

第四款 本借款全數及關於本借款所墊各款本利。以中國鹽政完全進款作爲抵押。除從前一切未還借款已用鹽款抵押者之外。（其數目詳列附本合同清單）嗣後在此借款完全未還或未還清之前。若再有以鹽款作抵之他借款時。須以鹽款儘先償還本借款本利。倘將來有用鹽款抵押他借款時。其合同不得訂明在本借款之前。亦不得訂明與借款平行辦理。並總不得令本借款以鹽款逐年抵還之保證。有所妨礙減少。將來若再訂立以上所言鹽款抵押之借款。務於合同內載明。所有付還本利等事。俱在總借款之後辦理等語。如將來中國關稅每年進款若溢於現時所抵各借款本息。及他日裁厘加稅後補抵各借款之數時。此項關稅盈餘之數。須儘先撥爲本借款之抵押。然後鹽政進款因免抵而溢出之數。可爲中國政府他事之用。

第五款 中國政府允用外人襄助改良抵押借款之鹽務征稅制度。其辦法已由財政總長決定如下。中國政府在北京設立鹽務處。由財政總長管理。此鹽務處內

中稽核總司一。以中國總辦一人及外國會辦一人司之。凡發給執照及造具核款報告等事。以該司爲最高機關。皆責成該總辦等辦理。又產鹽各區。每區設稽核或分司一。以中國司長及外國司長各一人司之。凡借款之收入及存放等事。皆責成該華洋司長等共負責任。至各分司之華洋司長及總司之華洋員司。委任或撤差等事。由華洋總辦公同議定。呈請財政司長認可。此項分司司長其權限爲共同監督發給執照征收鹽稅。以及將收支各款詳細報告該地鹽運使及北京稽核總司。由該總司呈請財政總長核閱之後。分期造冊報告公布週知。凡納稅之鹽必須經各分司之華洋司長共同簽押之後。方准放行。其征收之款。須在銀行等或銀行團認可之銀號。歸鹽務進款項下。另款存儲。及報告稽核總司以便稽核。如提撥鹽務進款時。必須經總理及會辦二人簽押。方可提取以爲己用。鹽款抵押各債務之保障。倘本借款本利。若能依期照付。則鹽政將必無受干涉之事。若本利到期不能照付。則逾公道寬限之後。此項鹽務進款。須歸併海關辦理。以保債權者之利益。

第六款 在改良鹽政之前。直隸山東河南及江蘇四省須於本合同簽押第一

個月起。每月按照本合同附表數目。在到期十四日之前。如數付給銀行等現款。以爲履行本合同付款條件之證。此項各省應付之款。以中央政府指令之各省國家稅作保。中國政府並允以各該省長官正式承認本合同所指應交各款之證據。給予銀行等爲憑。如過一年之後。鹽政進款之收入。足敷所抵各項借款應償之本利連未借款及本借款之半年利息。票皆包括在內。則所指各省每月應付之款。應暫停交付。所有本合同條件上應付之款。仍由鹽款內付給。俟隔三年後。如果鹽政進款。能保有上定收入之數目。則上指各省應付之現款。嗣後皆免其付給。

第七款 此借款全數准銀行等印發債票。其數目由銀行等酌定。其式樣文字由銀行等商同財政總長。或中國駐英或駐德法美俄日公使酌定。銀行等印刷債票費用。由中國政府付給。財政總長簽押之名。及中國政府印信均摹刻於上。以省其親自畫押之煩。中國駐英或駐德法美俄日公使。須逐張以其關防及簽押之名摹仿於上。以俟中國政府允准。及承認發售。此項債票該銀行等駐英德法美俄日代表人。亦須各認該地所發債票上簽押以爲經理發售債票之據。

第八款 本借款利息按虛數常年五厘半。由中國政府每半年付給購債票人利息一次。屆時由銀行團或其代表人於送到息票後經手代收。至息票利息之交付。或以金磅。或以馬克。或以法郎。或以美金。或以盧布。或以日金。均按第一款規定辦理。此項利息由發售債票日起算。

第九款 本借款以五十年爲期。第十六年起首還本。其償還之法按每百分之小數九十九萬七千四百九十三元。卽英金二十四萬九千三百七十三磅三先令四本士。每年準備償還金。由中國政府每月按照本合同附表數目日期。十四日之前交付銀行等。由訂定借款之日起。至第十五年後。無論何時中國政府欲按額面價格贖還債票。或將借款全數清還。均可照辦。惟中國政府應於六個月之前。用公文知會銀行等。其預還之數。除與銀行等另商辦法外。須按照借款招帖內載粘圖日期辦理。至本借款全數清還時。本合同卽作爲無效。

第十款 中國政府每月應還本利。照本合同附表數目。有到期十四日之前。由財政部以上海紋銀或業已通用之國幣。如數分交銀行等。或其代表人。以足數在歐

美日本等處交還金磅爲率。其磅價卽與各該銀行等同日訂定。若中國政府遇有金磅實存於歐美。或日本。欲提用以交還本利。亦可於十四日之前用金磅付還。但此項金磅不得從中國匯往。每年付還借款之本利。銀行等。於每百兩計收佣銀二錢五分。作爲經理費用。此項佣銀按照本合同附表每半年交付一次。

第十一款 所有借款招帖以及付利還本贖還債票一切詳細辦法。未經本合同詳載者。由銀行等會商中國駐英德法美俄日各公使酌定。俟本合同簽押後。卽准銀行等發出此項招帖。由中國政府飭知以上所開駐各國之中國公使。遇有應會同辦理之事。須與銀行等協同酌斷。並將本借款招帖簽押。

第十二款 所有本借款之借票息票。以及收付各款在借款期內。不納中國各項稅捐。

第十三款 此借款交與中政府之價目。當由銀行等將債票發行價目內減去票面所值虛數百分之六。在倫敦發行之價至少每百不得在九十六又二分之一之內。故中國淨得之數每百不得在九十又二分之一之內。發行債票最好之時機。須由

銀行等定奪。惟須先期咨照中國財政總長。以便由中國飭知駐外各公使。

銀行等得由此借款第一次進項內提出款項存儲歐美及日本。留作交付第一次半年之利息與銀行等之經理費（每百兩得二錢五）之用。中國政府准銀行等以此項留存之款交付債票利息與經理費。本合同第六款所載中國各省應付中國各銀行以抵此借款之款項。於第一次息票六個月期內。毋得動用。並須作爲預備費。以防各省之付款。或有間斷。以上辦法。以第六款所載各省停止付款時爲止。此次借款進項。除提出款項足數交付第一次利息。並繳還銀行等之墊款與利息。與本合同第二款第一二三條所載應付各款外。所有此借款淨餘之進項。應交匯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匯理銀行華俄銀行正金銀行及美國資本家。歸入中國政府。整頓庶政。借款帳內。至此款收帳辦法。與月期。均係按照購照章程辦理。凡由歐美日本各銀行匯寄借款來華。由駐華銀行。或銀行等指定之經理處經手辦理。其數目須設法使各銀行相等。每次匯價須與匯款各銀行同於當日訂定。倘匯款數目不能相等。則由中國財政總長與各銀行議定一彼此滿意之法。辦理上開匯款事宜。

在倫敦柏林巴黎紐約聖彼得堡橫濱所存之款項。按週年三厘給發利息。在中國所存之款項。作爲往來帳。其利息隨時酌定。借款進項之存在歐美日本歸入中國政府整頓庶政借款帳內者。應聽中國財政部之指撥。辦法載下開之第十四款。凡借款匯至中國。其數目須與銀行等。或其指定之經理處隨時酌定。惟每一星期不得逾五十萬磅之數。款項匯到之後。須存在中國之匯款各銀行。以待中國之用。至提款辦法。載下開之第十四款。

第十四款 中國政府允即實行審計部。按照一千九百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大總統命令公布。及一千九百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政府公報刊載之暫行章程辦理。其原文及譯文載見本合同附款第八條。將來如須修改。不得有妨礙此次借款之處。凡提用款項。應由國債廳華洋總辦會同出支款憑單。其向銀行等提用之款數。須於實在之開支相合。凡向銀行等提用款項之支單。或命令。應由財政總長委定之代表簽押。附同上載之支款憑單。並發款命令。送交銀行等指定之代表。以爲所開費用。照合同之第二款及所指之付款。則即於支單之上簽押送還財政部。持向銀行等取

款。如該代表於所支之款項有以爲不應開支之處。可向國債廳洋總辦詳細詢問。並請交出收支憑單以便查看。

第十五款 倘此借款發出之債票。或遺失。或被竊。或經焚燬。銀行或銀行等隨卽知會財政部。由中國駐倫敦柏林巴黎聖彼得堡東京或華盛頓公使。飭知銀行或銀行等在報紙刊登告白。聲明已失之票。不能憑以取款。並設法按各該國例章辦理。倘所失之票已過銀行或銀行等所定之期限。仍未覓回。則中國駐倫敦巴黎柏林聖彼得堡東京或華盛頓公使。應照原數重發別票。加蓋關防。交代表該票主之銀行。或銀行等。所需一切費用概由銀行或銀行等代失票主担任。

第十六款 倘於未發此次借款招帖以前。遇有政治上或財政上意外之事。以致礙及金融市面。或中國政府債票之價值。銀行等以爲此次借款未能按章辦理。准銀行等於本合同簽押之日起六個月內。發行此借款。如期限已過。市面仍屬不佳。銀行等可請中國政府展長日期。如中國政府不允所請。則本合同卽行作廢。中國政府如已預支款項。則應將該款及其應有之息交還銀行等。如此次借款係按第一款所

載分數次發售。則本款所載各節。每次發售。均可照行。及可略加應有之修改。

第十七款 中國政府如擬續行發行借款以鹽課收入爲抵。或發行補加之借款。以充本合同第二款所載諸事之用。須聽銀行等承借。此項借款。悉照本合同規定。按票面原值虛數百分之六計算經理費用。此次借款完全發行。及購票章程內所定。末次付款日期後。六個月內。所有一千九百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以前訂定之政府借款。而由政府担保者。非豫先與銀行等商妥。中國政府允不從事發售。

第十八款 此項借款係匯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匯理銀行美國資本家華俄銀行及正金銀行。均分承辦。惟彼此均無互相担任之責。

第十九款 匯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匯理銀行美國資本家華俄銀行正金銀行。可將其合同應有之權利。及責任。或全體或分別過割。或付託與英國他公司德國他公司法國他公司美國他公司俄國他公司日本他公司或董事等。或經理人等。接辦。或再轉過割。或付託代辦。惟他接辦代辦均須先請中國政府核准。

第二十款 本合同係奉一千九百十三年二月日總統命令。由國務總理外交

總長代表中國政府簽押。並由外交部用正式公文照會英國德國法國美國俄國日本駐京公使。

第二十一款 本合同繕寫華英文各九分。中國政府收執華英文各三分。銀行等執收華英文各六分。如文意有疑難之處。以英文爲准。西歷一千九百十三年二月日本合同兩造在北京簽押。





專
件

駁張謇君改革全國鹽政計畫條議（續第一期）

通國鹽業聯合議會來稿

民製設計之概略分爲二節

第一節 產地之規定。

（甲）產鹽區由國定之

第二十四條 依此說舊時產鹽之區。必有淘汰者。此等製戶。作何安置。

（乙）就滷製鹽滷不適於製鹽者禁止之

第二十五條 就滷製鹽。本屬小民固有之利。而又云滷不適製鹽者禁止之。不知地既產滷。必能製鹽。如其不適於製鹽。卽非鹽滷。製亦難成。不必以命令禁止。

之。

(丙) 製鹽原料(如鹵及鹽泥鹽礦等)禁止轉運販賣

第二十六條 製鹽原料禁止轉運。則設竈不近海邊。又無鹽地之場。均不得購買客鹵以製鹽。此一般製鹽人。何以爲生。意見書嘗謂舊日竈丁。終歲勞苦。供役於商。僅免飢寒。已視爲滅絕人道。此非竈丁乎。請下一轉語。

(丁) 舊有之場井池現在不產鹽者一律封禁之

第二十七條 場井池之屬於鹽戶。非世業相承。卽投資購買。實爲私人財產。與他項不動產無異。民國約法。曾許保護。現不產鹽。正當憫恤。乃一律封禁。又不聞有相償之道。無論違背約法。又豈主持人道主義者。所忍爲耶。

(戊) 舊有之場井池。鹵淡產稀。及成本較重。或零星散處。不便取締者。由國家酌給官價。收回逐漸消滅之。

第二十八條 鹽戶舍製鹽外。別無生計。消滅其製鹽業。無異置之死地。雖曰酌給官價。別籌生計。不知此等愚民。豈能安坐而待。且所謂籌生計者。是否在鹽政

範圍之外。抑仍在鹽政範圍之內。若在範圍以內。無非仍令製鹽。但場地雖多。自有人在。被裁之戶。誰肯容納。若欲別籌安置。竊恐鹽政總理未必有此權力。

(己) 國家因官收之妨礙。得以平價收買場產。而整理之。

第二十九條 平價收買場產。而不爲崑崙之氓。預留餘地。是不啻驅安分營業之人。使之無業。忍乎不忍。

第二節 鹽戶之取締

(甲) 鹽戶(即製鹽人)須經國家特許(向來以製鹽爲業者。由國家調查戶數限期登記)始准製鹽

第三十條 場井池之滷淡產稀。成本輕重。零星散處。不便取締者。悉遭消滅。其幸免者。又須調查登記。始准製鹽。萬一調查之時。鹽戶或懷觀望。而調查之人。或且草率從事。不及登記。卽失其營業之自由。又况商製公司官製鹽廠。次第出現。奪其生計。使其計畫果行。數年以後。鹽戶之存留者。蓋亦僅矣。

(乙) 關於製鹽之場地及建築物。由鹽戶呈報。主管官廳。清丈繪圖。而登記

之（此指製鹽人之產業或向由官發給者）

（丙）製鹽之器具須經國家鑒定編號登記之

（丁）製鹽方法及量額由主管官廳取締之

（戊）凡製惡劣之鹽及攙和雜質有礙衛生者禁其製造

（己）鹽戶製成之鹽須悉數直接售於國家不得私自販運或買賣及贈與

第三十一條 舊制私自販運。懸爲厲禁。卒不能盡禁者。以官鹽有課。私鹽無課耳。

第三十二條 意見書云。鹽梟散自兵籍。無業可營。或鄉里無聊謀生乏術。東湊西挪。薄積資本。按公平之值。買場竈願賣之鹽。冒禁令之險。博無從納稅之利。論其行爲。尙勝盜賊。果使仁人在位。方且哀矜之不遑。豈忍濫逞刑威。迫使走險。若論私販。尤甚細微。何至法密如茶。盡絕貧民之生路云云。此著者去冬宣布之大文也。今禁及販運。禁及買賣。並且禁及贈與。前言豈忘之歟。請還爲著者誦之。

第四章 官收

官收之說明

官收者由國家就產鹽地特設機關直接向鹽戶購入之謂也。其要旨在按製本時價盡收全國之鹽。分別鹽質加入鹽稅以平均畫一之價格售與運商。不問產於何處運往何地價皆一律也。

第三十三條 沿海之灘地。浦地。均藉海水以成鹽。若照全國所產之鹽。照時價盡收之。則灘晒板之戶。必更踴躍製運。海水無窮。即產鹽無盡。安得如許財力而盡收之乎。

例如直隸之鹽與江蘇之鹽成本相懸。但由官售與運商則價皆一律。此即第二章第五目的成本有輕重以稅率伸縮之之謂也。

第三十四條 稅率伸縮。在著者以爲獨得之妙。抑思鹽價之所以不同。實以運費不同之故。製鹽成本。猶其次也。運費之原因。路有遠近。水有漲淺。日有長短。用是運有難易。而費有多寡。即如雲南鹽價貴者。每斤二百餘文。其間鹽本雖多。亦尙祇三十文之譜。而運費則需一百三十餘文。又如淮南鹽之運赴湘鄂者。其水

脚亦復甚巨。鹽價有輕重。尙可以稅率伸縮使之一律。其因運費而致價貴之處。豈獨能以稅率伸縮之乎。而况征稅之事。即訂有一定稅率。猶或不免侵蝕。今明明許以伸縮。不肖之徒。必且因爲姦利。將使國家正稅半入中飽私囊。欲求增稅而短稅之機伏焉。今日之所謂妙策者。其即將來之弊竇也。

所謂鹽價者。指在該場交貨處之價格也。交鹽處或在就近可泊輪船之海口。或在就近鐵道接近之碼頭。或在就近民船轉運之運河。或在就近陸路轉運之通衢等處。均由國家指定之。除收鹽成本外。關於鹽稅包索及由產地搬運至交貨處之輪送費一切在內也。

第三十五條 輪船火車運費較省。利便無險。實勝民船。然船戶水手倚運鹽爲生活者。以數十萬計。共和時代。民生主義。所當注意。不能置之不顧也。

官收設計之概略分四節

第一節 機關之設置

(甲) 就現在產鹽之場井池縮小區域。畫定界限。作爲產區設局以管轄之。

乙 局長之職務重要者五(一)關於製鹽之取締(二)關於收鹽之主任(

三)關於售鹽之處理(四)關於巡緝之監督(五)各種之統計報告

第二節 收鹽之設計

(甲) 官收價值以各產地之燃料油價人工爲成本之標準而又別其鹽質之良楛定收價之高下須使製鹽之人自食其力尙有餘利足以贍家勿使虧耗

(乙) 每產鹽區建築倉儲若干所

(丙) 每局設技師一員助手若干人化分鹽質列爲五等除食鹽外攪和藥品用著色法以廉價售之

第三節 售鹽之規定

(甲) 非國家認可之運商不得向官局購鹽銷他處但漁業畜牧及農工業用鹽別定專章不在此例

第三十六條 既曰平均負擔而漁業等又別定專章此亦幸賴著者曾辦漁業

畜牧公司。而特得蒙加惠者。然人民避重就輕。積久弊生。課稅必受影響。向日產銷諸處。密布巡丁。尙藉漁戶稅輕。侵佔官銷。今產地之外。不設一巡。影射漏私之孔大矣。

(乙) 各局售鹽與運商之價格(包鹽稅在內)由中央官廳根據各省之收額價值平均定之。全國一律不得參差

第三十七條 季子說鹽中。鹽業改良後議。猶以近場人食貴鹽爲慮。而有產鹽之場。皆與州縣同治。可分鄉鎮編戶口聽商設店。計口定鹽。計鹽征厘之經畫。其非與場同治之州縣。則征税。且有他食貨轉輸於出產一境之內。例無釐。今鹽有釐。釐不宜重之說。意見書以鹽官縱兵。斃產鹽州縣數百民命。而設食岸。產鹽州縣食鹽近亦貴至三十文以上。以爲滅絕人道。茲書爲平均負擔計。而使官局售價全國一律。將使近場食鹽。頓增重稅。鹽價售貴數倍。且至十倍。有不止三十文以上。其專制之甚。視增設食岸於向無食岸之地。殆又過之。萬一近場人民以不能堪之故。或起抵抗。有何善策使之服從。抑將如滿清之鹽官。縱兵虐民。挾場警

海巡武力以壓制之。爲滅絕人道之舉動歟。

(丙) 各局售鹽之交貨處由國家指定之

(丁) 官局收入及售出之衡量在度量衡法未頒布以前以司碼秤十六兩八錢爲一斤百斤爲一担十六担合英權一噸

(戊) 包裝之材料容積及形式由國家頒定模型准各地工廠仿製以歸一律

第四節 場警之編制

(甲) 產鹽區內添設鹽場警察歸局管轄其額視區域之廣狹巡緝之難易而定海岸線延長者得設馬巡

(乙) 關於產地緝私之必要得設海巡並置淺水兵輪以供緝私護商之用

(丙) 水陸巡警之餉項由鹽價內坐支

(丁) 水陸巡警獲到私鹽全數交與官倉售出後酌提若干成充賞其得賄私縱以特別法治之

(戊) 場警外得另設暗探若干人

第三十八條 從來場產近地。鹽價必賤。故梟販必須泛江浮海。遠出數百千里以外。始得善價。今官價一律。則逃一重之場警。即獲三分之重稅。即使在草煎貴價場地。亦有二分餘之厚利。此後梟販可以無事遠圖。往來棧販利已無窮。私製私販。勢必大盛。區區場警也。暗探也。馬巡也。海巡及淺水兵輪也。防不勝防。將濫逞刑威。法密如荼。以保課稅。歟。抑哀矜不遑。不絕貧民之生路歟。

第三十九條 按本書唯一之改革政策。實曰官收。必能盡收全國之鹽。而後就場官專賣之政策可以施行。而官收之最要者。實惟資本。即如本書所云。現時銷數二千五百萬担。平均鹽價每担五角。支用及運費亦每担五角。是則每鹽一担。實須收資一元。官收局至少亦須預存一年之鹽。以應官運局及運鹽公司之取求。年銷二千五百萬担。即須資本二千五百萬元。而况銷有或滯之歲。產有大旺之時。當其旺產之際。尤須寬籌資本。庶幾可以暢收。而不致漏私。乃本章論官收。全篇竟於收鹽最關重要之資本。並未道及隻字。實所不解。第六章改革之基本金。雖可取償於運鹽公司之保證金。然已指定為買收場產。及整理擴張之用。不

能更爲收鹽資本也。

第五章 商運

商運之說明

商運者指由國家特許登記之商得向產地官局購鹽運至承銷區域售與各鹽店販商

其要旨係行商非坐商係躉賣商非小賣商此項商人之組織係公司非個人

中國舊時本有運商之名亦有一定之專賣區域但計畫書所指之運商與舊時運商之性質不同

一舊時運商係個人本書所定之運商係公司

二舊時運商必須向國家指定之場買鹽本書所定之運商可向各專賣局自由擇購
第四十條 運商可向專賣局自由擇購。而運商又有承銷區域。則凡運道經過之區。必生衝突。於後詳論之。

三舊時運商或兼營場商與小賣商之營業本書所定之運商不得兼營場商並不得

於指定之分公司外設另售之子店

論者或疑既定爲官專賣政策則運商之行爲亦可由官兼辦不必多設此一種商業但其中頗有爲難者（一）中國幅員遼廓交通未盡便利一旦盡改官運公家無此財力且全國悉改官運需才尤多恐無如許相當人才而管理必生困難（二）舊時鹽商國家特許專賣之券或稱引票或稱鹽票在國家法律本不許其輾轉售賣但相沿既久或抵押或租辦或轉售在習慣上已成爲一種有價證券一旦盡令歇業於金融界不免略生影響若依現在政策雖將舊票廢棄而仍許其有優先權照章納保證金聽其組織公司是改革之中仍寓保全之意且以舊商組織新公司一切辦理俱有熟手不致漫無把握故官運一節雖爲國人企畫所必及但過渡時代不能不暫讓一步存留此運商名目以待將來之第二次改革也

第四十一條 舊時鹽商之專賣券既爲一種有價證券乃於本法施行之日一律作廢則金融界必大起恐慌蓋抵押租借之款從何處取償雖有優先權可以組織公司不知公司之保證金及營業費從何處調度况今日變個人爲公司爲

第一次改革。他日變公司爲國有。爲第二次改革。亦既明言之矣。又誰肯以巨大之資。先爲嘗試乎。

論者又謂官運既未能卽辦儘可悉聽商民自由販運何必多此一階級爲貿易之障礙。此論雖是而按之中國現狀尙不確當。緣中國交通阻礙若不指定區域招專商承運則在僻遠及人口稀少之處難保無淡食及食貴鹽之虞。况責販賣小商至數千里外購鹽事實上必生困難。故揆度中國現狀尙非可以廢棄運商之時也。

向來人民之不慊於運商者爲其有壟斷把持之性質。假如甲地與乙地相近。食乙地之鹽運費省而價廉。而國家必令強迫食丙地之鹽。如食乙地之鹽雖有稅亦視爲私鹽。又如甲乙同爲產鹽地。甲之鹽稅輕而乙之鹽稅重。丙爲銷鹽地。介於甲乙之間。自必喜食甲鹽而國家必強迫令食乙鹽。此卽所謂引地也。歷來論鹽法者俱以此爲苛政。依本書所規定。雖運商亦有承銷區域。但運鹽向何場購運。本可自由。無論何場。價均一律。而運商售與販賣者。或鹽店之價格。均由國家規定。則向時把持壟斷之弊。自無自而生。而向以販賣爲業者。不致失敗。卽向來私販亦可分途而改爲正當之營生。

故雖存運商之名不致受以前運商之虐此又可斷言也

第四十二條 舊制運商購鹽銷鹽各有界限。此書視爲壟斷把持。故重爲規定。又意見書謂舊法引地。往往一省之中劃分三四區。人民盛販此引地之鹽。越彼引地者。罪輒至死。故亦視爲滅絕人道之一。然依本書計畫。將來運商仍有承銷區域。與舊日劃分區域何異。惟購鹽可不指定場分。則甲區公司所運之鹽。經過乙區可以公然行銷。不必暗中影射。乙區公司既不能以越界侵銷。限制甲公司。又不能禁止甲區之人。祇能食甲區之鹽。如其可以限制而禁止之。則悉蹈舊日壟斷把持滅絕人道之行爲。故此計畫盡美矣。未能盡善。又云向來私販亦可改爲正當之營生。此化莠爲良之理想。不知私販所覬覦者。在無稅輕本之鹽。乃能大獲厚利。其有課稅之鹽。僅能謀什一之利者。必非私販所願。卽願矣。無此財力奈何。

商運設計之概略分爲三節

第一節 商運之限制

(甲) 劃全國爲若干區每區准設一運鹽公司其區域之地點由國家定之

(乙) 運鹽公司之組織須遵照運鹽公司則例

(丙) 欲組織運鹽公司者除遵章登記外須納規定之保證金此項保證金交納後由國家給與有息公債票其利率及償還年限與方法別表定之但運鹽公司所納之保證額以承運區域年銷之預算額通計鹽價三分之一爲限(例如某區之年銷總額爲一百萬担)每担鹽價(包稅在內)假定爲三元則運鹽公司應預納一百萬元之保證金

(丁) 運鹽公司售與鹽店或販商之價格由國家相其運費之多寡金融轉輸之難易以定之

第四十三條 季子說鹽變鹽法議中以舊日鹽法凡岸價牌價桶價籬價悉由素不業商之官代定而譬之以甲家權乙家之用度爲病商病民之確證今茲計畫運鹽公司售與鹽店販商之價格又忽采取病商病民之敵制必由國家代定甲家權乙家用度何以自解歟

(戊) 運鹽公司承銷區域內應設分公司若干處由國家指定之

(己) 運鹽公司不准兼營製鹽業亦不得於指定之分公司外兼設鹽店

商運公司不准於指定之分公司外兼設鹽店。不知官運局是否同此限制。

第二節 商運之權利

(甲) 舊有之引商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一律作廢如欲組織公司者於限期內准其有優先權

第四十四條 組織公司而舊有引票未聞准作股本若干。况有明言舊有引商一律作廢。是著者許為有價證券之引票。一旦悉變廢紙。若欲組織仍須照納保證金。而猶曰限期內有優先權。先且虛言。優於何有。各商引票。皆有巨大票本。並非空手拾得。今與新商一律納保證金。始克同為公司股東。遂使巨萬票本。竟被優先二字輕輕抵銷。信如其言。是新商僅須一倍資本。得以組織公司。舊商實須二倍。或數倍資本。始能組織公司也。其如公理何。

(乙) 凡指定一區域十年或十五年內不得有兩運鹽公司

第四十五條 欲破引地之限。而又予運商以專賣之區域。不知區域之與引地。究有若何分別。指定之一區域。期限以內。不得有兩公司。則無論劃全國爲若干區域。卽各公司於其區域內。皆有專賣特權。所爲區域者。果以何者爲界限。何者爲之防衛。設有鄰區之鹽侵銷本區。官運之鹽。侵銷商運。將何以爲之解決。保全各區之專賣特權。而又不背於破除引地之目的歟。

(丙) 運鹽公司之股票認爲有價證券

(丁) 運鹽公司之承銷年限定爲十年或十五年

(戊) 運鹽公司得以自由向產地各官局購鹽

(己) 運鹽公司得向鹽業銀行借貸運本。惟須以鹽業公債票爲擔保

(庚) 運鹽公司因運道之不便。運費之昂貴。得請國家設法補助。(如布設

鐵道。開通航路。及自置輪船等)

第三節 附官運設計之概略

(甲) 向無引商之地方。由國家設官運局以處理之

(乙)官運局之售價當比較商運公司而定其純益金即為國家營業之收入
第四十六條 官運局與商公司勢不兩立。蓋官運一切較商運便利故也。有官運則公司必受影響。江西建昌。即其明證。

第六章 改革之基本金

改革計畫具如前數章所述。但非有極巨之基本金。則以上計畫無從實行。基本金之需要約分三項

(一)以公平價值收回商有之鹽場鹽井鹽池暨一切附屬製鹽之器具儲鹽之倉廠
(二)製鹽成本較重之場竈井由國家收回後設法整理或消滅之而擴張成本較輕之製鹽區

(三)各製鹽區之交貨處應建設倉廠及酌量海口情形籌設停泊輪船之地點與小輪駁船輕便鐵道等之設備

就以上三項論。第一項需款最鉅。二三項則逐漸施設。視財力之盈絀為衡。

第四十七條 改革基本。僅有收回鹽場擴張製鹽區及建設倉廠三項。獨不及

專賣局之收鹽基本金。如通國年銷若干担。各局須儲備若干担。俾運鹽公司得以隨時購求。况上文擬盡收全國之鹽。此項基本。必在數千萬以上。何以絕不預算及之。

沿海七省鹽場奉天無場商之名凡官商皆直接向灘戶購鹽無庸收回直隸山東情形大同小異然亦有必須收回之處江蘇之淮北淮南情形迥別淮北情形類於直隸山東須收回者約二之一淮南以釜煎鹽兼含有百餘萬畝之草地而製鹽成本又較他處爲鉅非國家收回處理不可浙江情形複雜應收回者居多數福建雖無場商之名但海綫延長產區極散漫應擇要收回聚散爲整設法整理廣東以運兼場非收回不能劃清

腹地各省山陝甘肅之池雲南之井皆聚居一隅產額亦微易於管理由官收回成本並不甚鉅蒙古暫時緩議惟四川各地井眼大小有八千數百之多鑿井純用土法或成本輕重不等倘不收回是否於專賣政策有破尙難確定

以上各場除奉天但須整理毋庸收回及蒙古從緩規畫外其全數或擇要收回者共

十一省若以產鹽之多寡定場之大小則直隸江蘇福建廣東四川應命爲大場山東浙江雲南命爲中場山西陝西甘肅命爲小場今定收回價值及整理擴張各費大場五百萬中場三百萬小場百五十萬十一場應須三千八百五十萬爲收回全數場產基本之總數

(附說)以上所估收回基本金雖分三等但仍是平均計算之數如大場之直隸廣東福建可不須五百萬元之多而四川江蘇或恐不敷也又所定基金數目實含產價整理擴張三項析言之則用於收回者三之二用於敷理及擴張者三之一雖不得爲精確之預算大致不甚相遠也

此基本金之籌備由國家發行鹽業公債五千元由各省運鹽公司承受作爲公司保證金國家卽以此款購回場產及整理擴張各種設備之用

依第五章第一節丙項辦法公司保證金額以承運區域年銷之預算爲標準則每年總銷額爲五千萬担共應收入保證金五千元但向歸官運地方及幅員遼闊或與產鹽地相近商家不願承銷之區亦須由官自運以全國計之商運者十之七官運者

十之三當可收足保證金三千五百萬元以抵購回場產之總額不敷三百五十萬元但收回場產非一年可以竣事此不敷之三百五十萬元可於官營業純益金所收入從容彌補毋慮不敷也

第四十八條 年銷額五千萬担。係指禁絕而言。然沿途無卡。銷地無巡。公司區域之界限未經明定。貧民謀生乏術。鹽戶之被裁。失業者日衆。販私之利益。又足以歆動一般之人心。果有何術能使私鹽盡絕。以如此毫無把握。理想上之計畫。而欲令資本家輸巨大之實金。博十年或十五年短限不可必得之虛利。矧引商作廢。民國不能保商。信用已失。本書所指定抵償保證金本息之官運局純益金。實與商運公司之利益同屬紙上虛言。毫無實在。使著者而爲資本家設身處地。閱此計畫書。其肯立齋多金應召無疑歟。

假如定鹽業公債爲收足三千五百萬元每年應付之利息與償還年限列表如下

| 年別 | 類別 | 償還 | | 利息六釐 | 本息共計 |
|-----|----|----------------|---|---------|---------|
| | | 償 | 還 | | |
| 第一年 | | 不還本 | | 二百十萬元 | 二百十萬元 |
| 第二年 | | 同前 | | 同前 | 同前 |
| 第三年 | | 同前 | | 同前 | 同前 |
| 第四年 | | 同前 | | 同前 | 同前 |
| 第五年 | | 同前 | | 同前 | 同前 |
| 第六年 | | 還本十之二 計七百萬元 | | 同前 | 九百十萬元 |
| 第七年 | | 同前 | | 一百六十八萬元 | 八百六十八萬元 |
| 第八年 | | 同前 | | 一百二十六萬元 | 八百二十六萬元 |
| 第九年 | | 同前 | | 八十四萬元 | 七百八十四萬元 |
| 第十年 | | 同前清償 | | 四十二萬元 | 七百四十二萬元 |

以上公債之年息及自第六年起按年償本之款國家以官運營業純益金之收入為抵當而不得動支就場專賣之鹽價及鹽稅因此項鹽價(包稅在內)國家將以抵其

他開支也官運營業純益金每年可得若干是否足敷抵還公債本利必合十年統計之

吾人既預計全國銷鹽總額爲五千萬担官運居十之三當得千五百萬担但此等預計乃係辦理數年後之成效斷非初辦時即能有此銷數也今當用階級法推之定第一年十之五以後逐年增十之一至第六年而足預計之數

官運純益金以何法預計假如定就場鹽價包稅在內爲每担三元輸送費視交通之便否實難預計大約至少每擔二三角多者七八角今定五角係中數也輸送搬運之費每担五角借貸運本利息及用人開支爲每担五角則每担淨本爲四元加以一成之純益金則官運售出之價爲每担四元四角以此價較之中國目前鹽價並不爲昂如是則官運純益金每担可得四角合每年銷數列表如下

| 年別 | 類別 | | 純益金 | 公債息及還本 | 相較 |
|-----|--------|--------|-------|--------|----|
| | 銷鹽數 | 純益金 | | | |
| 第一年 | 七百五十萬擔 | 三百萬元 | 二百十萬元 | 餘九十餘萬元 | |
| 第二年 | 九百萬擔 | 三百六十萬元 | 二百十萬元 | 一百五十萬元 | |

| | | | | |
|-----|----------|--------|---------|-----------|
| 第三年 | 一千〇五十萬擔 | 四百二十萬元 | 二百十萬元 | 二百十萬元 |
| 第四年 | 一千二百萬擔 | 四百八十萬元 | 二百十萬元 | 三百三十萬元 |
| 第五年 | 一千三百五十萬擔 | 五百四十萬元 | 二百十萬元 | 三百三十萬元 |
| 第六年 | 一千五百萬擔 | 六百萬元 | 九百十萬元 | 不足三百十萬元 |
| 第七年 | 同前 | 同前 | 八百六十八萬元 | 不足二百六十八萬元 |
| 第八年 | 同前 | 同前 | 八百二十六萬元 | 不足二百二十六萬元 |
| 第九年 | 同前 | 同前 | 七百八十四萬元 | 不足一百八十四萬元 |
| 第十年 | 同前 | 同前 | 七百四十二萬元 | 不足一百四十二萬元 |

據右表以觀以純益金所得抵還公債本息前五年可餘一千零五十萬元後五年不敷一千一百三十萬元相抵不敷八十萬元加以前五年純益金相抵有餘所儲逐年之息金必可有盈無絀也如運鹽公司承銷年限定為十五年則此項公債亦可改為十五年償還則逐年皆有贏餘列表如下

純益之收入與公債本利之償還分十五年比較表(以萬為單位)

| 年別 | 銷鹽數 | 純益金 | 子金償還額 | 本金償還額 | 比較 盈絀 |
|----|--------|--------|--------|-------|----------|
| 一 | 七五〇 萬擔 | 三〇〇 萬元 | 二一〇 萬元 | 無 | 九〇 |
| 二 | 九〇〇 | 三六〇 | 二一〇 | 無 | 一五〇 |
| 三 | 一〇五〇 | 四二〇 | 二一〇 | 無 | 二一〇 |
| 四 | 一二〇〇 | 四八〇 | 二一〇 | 無 | 二七〇 |
| 五 | 一三五〇 | 五四〇 | 二一〇 | 無 | 三三〇 |
| 六 | 一五〇〇 | 六〇〇 | 二一〇 | 三五〇 | 四〇 |
| 七 | 一五〇〇 | 六〇〇 | 一八九 | 三五〇 | 六〇 |
| 八 | 一五〇〇 | 六〇〇 | 一六八 | 三五〇 | 八二 |
| 九 | 一五〇〇 | 六〇〇 | 一四七 | 三五〇 | 一〇三 |
| 一〇 | 一五〇〇 | 六〇〇 | 一二六 | 三五〇 | 一二四 |
| 一一 | 一五〇〇 | 六〇〇 | 一〇五 | 三五〇 | 一四五 |
| 一二 | 一五〇〇 | 六〇〇 | 八四 | 三五〇 | 一六六 |

| | | | | | |
|----|------|-----|----|-----|-----|
| 一三 | 一五〇〇 | 六〇〇 | 六三 | 三五〇 | 一八七 |
| 一四 | 一五〇〇 | 六〇〇 | 四二 | 三五〇 | 二〇八 |
| 一五 | 一五〇〇 | 六〇〇 | 二一 | 三五〇 | 二二九 |

(附說)償還此項公債本金更有一極利便之方法自第六年起商家向官中運鹽時准其搭用債票十分之一則銷鹽如能逾額定之數不待十五年即可以清償矣

或疑運鹽公司保證金如數太鉅恐難如願不知在滿清時代鹽商常有額外報効之款動以百萬計既無息金亦不償還現在此等苛例悉予蠲除且核計一公司之贏利即按官運之純益為比例假如一區預計年銷一百萬担第一年銷十之五以後逐年增十之一至第六年而足預計一百萬担之數每年平均銷鹽八十五萬担除一切開支暨借貸利息外每担得純益金四角每年當得餘利三十六萬元加以國家所給予之年息六萬元是每年可得純益金四十二萬元(第六年以後公債逐年償還年息亦少但公司仍以此款為活動資本可省借貸利息是公司所得淨利反多故第六年

後仍不減少純益金之總額

第四十九條 意見書云。縱或歉歲凶年。官令勒助。數累十萬。又累百萬。然亦必有相當之酬報爲之互用。要求相當酬報。著者亦既深知之而明言之矣。今乃爲滿清苛例。毋乃不慊於商者。猶有恤商之意乎。應知昔之報効爲保全子孫世業計。今僅限以十年十五年。當茲引商悉皆破產之際。舉國又多拮据之時。欲其羅掘多金。營此利害無定。轉瞬卽有第二次改革之事業。舍著者一人外。誰其應之。



駁張謇君改革全國鹽政計畫書條議





花馬鹽池收歸陝辦條議

陝西某君

某不揣固陋。陽歷六月間。曾以花馬鹽池應收歸秦省所有。陳請臨時省議會提議。嗣議會咨都督府派員確查。都督府令財政司檢查舊卷。財政司厘科以左宗棠奏歸甘有原案。無從搜查。迄未呈覆。若大問題。竟淡漠置之者。三四月。深堪浩歎。已推省議會都督府請確查索舊卷之意。一則恐地理之不確。一則無歷史之證據。今原案雖失遺不可得見。而就志書後花定厘局舊委報告。並邇來所調查者。比較參觀。竊以鹽池屬秦。證據確鑿。收回自辦。理由圓滿。惟視吾秦人爲不爲耳。謹就管見所及者。再條舉如左。

(一) 應收回之理由

(1) 歷史的關係

查陝西通志法產鹽條下之花馬大池。坐落榆林府定邊縣地方。本西秦牧地。卽土治鹽。故名花馬池。是花馬屬秦古矣。又云。明嘉靖九年。總制王瓊奏以大池屬延綏鎮鹽場堡。則是花馬池屬延安亦久矣。滿清中葉。大池鹽課。由陝藩收納。猶沿舊制。回人亂後。引課無着者十餘年。同光間。左文襄戡定關隴。奏明改課爲厘。在定邊縣設局抽收。名花定鹽厘。於是陝西鹽課遂變爲甘肅鹽厘。升允督甘時。改厘金爲統捐。又移定邊所設之花定鹽局於(花馬池)鹽場堡。於是數典者幾忘祖矣。雖然池屬秦有。今古一致。厘歸甘收。爲協餉計。乃一時之權宜。時移勢殊。自宜仍舊。此就歷史言鹽池急宜收回者也。

(2) 地理的關係

查定邊縣志鹽池圖說之花馬池。在鹽場堡北距縣二十里地。周六里許。自然凝鹽。此官池也。其餘爛泥、波羅、蓮花、哇哇、紅崖、五池。產鹽無定。向聽居民撈晒。是定邊所屬。不僅花馬大池。此外以產鹽著者。尙有五池也。按諸地圖。爛泥池周約

十六里。東九里在陝。西七里在甘。蓮花池周約十八里。東十里在陝。西八里在甘。波羅紅崖哇哇三池。全在陝境。此五池者。除哇哇紅崖邇來漸不產鹽外。其他數池產鹽皆不及花馬大池富。然產額聞亦甚巨。若經營花池。此數池者。亦有連帶的關係也。至口外鄂套之大池。狗池。倭波池。向歸蒙古貝勒所轄。小花馬池在甘。屬靈州惠安堡。向歸甘管。不屬秦無足算。此以地理論。鹽池急宜收回者也。

(3) 機會的關係

花鹽利歸甘。前此繼續履行。欲歸陝甚困難。且陝甘係一督管轄。總督命令。陝亦未便故違。聯復爾爾。無足怪也。現共和告成。都督分治。各省財政。自宜劃清。建設方始。因革尤宜注意。可因者不必革。可革者決不能強。因在清時。協解甘庫餉項。解總督養廉並書吏口食在內每年三十四萬餘。今則自顧不暇。無遑及此矣。百貨統捐。甘省在陝設局抽收者不一處。今則除大布統捐無損於陝。仍准在三原照收外。餘均由吾省都督府電甘督取消前議停設矣。此兩事既革前轍。鹽池何獨不宜。聞去歲甯夏反正時。吾秦鄭標統思成曾帶兵佔花馬池附近。甯夏民軍失敗。鄭又退出。

可見吾秦人欲收回自辦者亦大有人。邇者在甘陝人羣望此鹽池之歸陝。而此議一倡。高君增融。卽作書爲議會祝。劉君鳳五致張鼎九書。且以將收回自辦爲秦人慶。吾秦志士豪傑均表同情。蓋英雄所見略同也。而此議案登之公報刊之新聞。甘人從無一字反拒。則是甘省同胞已然默認此議之宜實行。乘此機而迅速收回。尙待何時。此以機會言。鹽池急宜收回者也。

(二) 收回之方法

(1) 緩收方法

在中央參議院提議。俟通過後。由甘都督遵照。

一面再派幹員。曾在該處收鹽。厘且通蒙語者。往該處詳確調查。繪圖貼說。爲收回之準備。

(2) 急收方法

(一) 柔和手段 由都督府直電甘督。或咨以正式公文。聲明應歸陝之理由。促其迅速鑒覆。以便實行。

(二) 強硬手段 一面付甘督以正式公文。一面卽派明幹委員協同軍官帶隊

前往經營。甘督慨允。則收歸自無異詞。即不允而劃清行政區域。在陝之池歸陝。在甘者歸甘。兵隊分駐沿邊。以資鎮攝。亦持之有故。且亦不得謂師出無名。

(三)收回後之辦法

(1)分設局卡。總局仍設於鹽場堡。分卡不宜分設於榆林府神葭及定靖以外各地。惟宜在產鹽場所之周圍。擇其要路。設局抽銀。以防偷漏。沿邊要隘。只宜設查卡數處。以緝蒙古私鹽。

(2)就場徵稅。仿劉晏舊法。只就場徵稅。不分引岸。並仿潞鹽辦法。池價歸之鹽戶。只收國課一道。

(3)減輕稅則。該處鹽戶賣鹽。每駝鹽價不過二三百文。厘稅輒至三兩四錢之多。定邊縣又收巡警費。共計每駝不下四兩之譜。駝鹽僅三百觔。就至鳳翔而論。每斤鹽成本及運費將近三十文。

况沿途有消耗遺漏。尚不必賣足三百斤乎。且稅重則商人希圖規避。偷漏者或日益增多。若擬將來減少潞鹽銷數。增加花鹽銷數。尤宜從輕入手。蓋花鹽

增一分。潞鹽即少一分。陝收國課亦即多一分。是在當事者之提倡耳。

(4) 嚴禁蒙私。查北山一帶。偷運蒙古私鹽者最多。前者花馬歸甘。陝即無從稽。查明知漏卮。特不能代庖耳。若權權歸陝。即當以禁蒙私爲先務。蓋蒙鹽無池價。不抽厘。價比花鹽少。人樂買蒙鹽。而花鹽銷路自阻。此最宜注意者也。

(5) 與甘劃界。自甘肅包租蒙池。佔去我興漢兩府引地。花鹽銷場大受影響。竊甘租蒙地。自當以甘爲蒙引。若流入陝地。即以私鹽論。既無損於甘。實有益於陝。諒兩方俱便。而甘人不能抗議。

(6) 駐兵保護。鹽池與蒙隣。既禁蒙私。即不能純用和平手段。且昔日花定厘委。均加欽差。蓋藉以懾服蒙地。貝勒也。今若收回。非兵力保護。決不能安枕。且駐兵尤可防邊。一舉而兩善備。

(7) 改良撈運。撈用土法。運純用牲。若能改良撈法。並修車路利運。獲利尤巨。

(四) 收回之利益

(1) 固邊陲。鹽池密邇蒙疆。蒙人邇者雖取消獨立。而終不能不防。且無以鎮攝

之。又難保其不生他心。况甘地表面雖贊同共和。而內容猶不堪設想。若歸甘人經營該處厘稅。吾陝毫不稽查。恐貽西北後患。今若歸陝。且駐兵護守之。邊患不戢自消。

(2)

增歲入

據任君師孟

前曾在該處厘局辦公

云。每年收厘銀三十餘萬。據王君冠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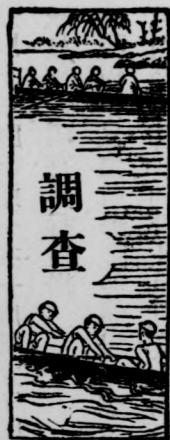
前

該處收厘三年餘云。每年二十餘萬。平均計之。每年決不下二十萬。然此尙就當日官場言也。若以近日鹽土百貨各局收數。比前清增加數倍論。每年收五六十萬。亦非難事。况若辦本銷而抵制潞鹽。其獲利又必在百萬或二百萬以上耶。





調查



閩省整頓詔浦抽收鹽釐章程

一 詔局抽厘章程已定艇運每担一六秤一百二十文輪運每担一六秤二錢四分現應責成該局長承認比較艇運每年認抽足洋十萬元輪運另報不在十萬元比較之內

二 現有粵商組織輪運公司到詔場運鹽直抵香港九龍另籌銷路此條准由該局長酌看情形果能無碍閩銷應許照廣艇每担一六秤一百斤實抽厘一百二十文章程不再加抽二錢四分之出省新厘其收數在十萬元比較之內結算惟該輪運應限指原定九龍地方不得在汕頭潮州沿途起卸及間接輸送以防倒灌本省之弊

三 詔浦場厘向由艇船運赴粵省海山船本港船則分運潮橋由來已久該員到局應

與廣艇各船商聯絡一氣視場產之歉豐定輪運之多寡庶於整頓鹽厘之中仍寓體卹廣艇之意

四粵公司輪運之外如有他省輪運無論何人均可在詔場採購其抽厘之數或照原二錢四分之額或另變更均由處另收

五廣艇丈量方法以長深闊三數遞乘廣艇用五因乘算海山船井洲船用四五因乘算本港船用四因乘算按照所算斤重科收不折不扣

六該局應組織緝私輪船一艘即責成該員租賃辦理所有一切船費及各項用款概由該局支付其數目若干應由該員核實呈報由本處批准後行

七全年比較額應除局用輪租及一切費用外以足洋十萬元爲實解本處之數如有短征在五分以上者應記過一次一成者立予撤差若遇異常災歉應由該員立時稟報本處派員調查屬實再行核辦

八查詔浦場鹽現尙充足儘敷盤運設遇場底空虛埕坎破壞灶戶無力修晒應由該員呈報本處由公家籌資酌借灶戶以資修晒責成該員分別給借限期收回如該

灶戶到期不還或有短少應由該員賠償

九該局爲前清著名優差近以剔除中飽蒞事各員觀望不前遂至征收驟短應優給薪水責令勤潔剔除弊端力求整頓方足以策進行而益公款擬派正局長一人副局長二人正局長月支薪水銀一百六十元副局長月支薪水銀一百元以示鼓勵其司事丁哨薪伙由該局長規定後呈報本處再行定奪

十比較定額足洋十萬元之外如能長征即將所長之銀提出二成作爲花紅以一成五分撥給該局以資獎勵以五分解繳本處以資辦公

十一釐價現暫定爲一六秤一百斤實抽厘一百二十文如察場產之豐歉及銷路之疏滯隨時漲落應由本處核定飭令該員遵行

十二詔安漳浦兩場裁撤歸併詔浦鹽厘局辦理所有征收一切坵課場費及陋規之化私爲公等項均即責成兩副長會同辦理其坵課各款悉數歸公另文批解不在比較之內

附則

- 一 該局所有銀錢欸項由正局長派員管理担任責成
- 二 額征比較如有短征正局長應負完全責任
- 三 副局長有稽核一切鹽錢欸目之權每到月終應將存款悉數解省以重公款
- 四 徵收厘額應照原定章程辦理如有例外浮收及短額折扣副局長應負稽核之責
- 五 原定釐額每担抽收百二十文係專指廣艇盤運及大宗輪船專運粵省而言如有繞越拋散或輪運他省均以違例論副局長應負稽查之責
- 六 詔安浦南兩場既經歸併所有坵課規費雖經責成副局長辦理應由正局長於開征時諭令司友幫同征收另文解省不在比較之內

閩省整頓七場抽收鹽厘章程

甲 組織

(子) 除七場鹽厘惠安一場遠在泉州鞭長莫及應另委員駐紮山腰設局開辦作為獨立機關外其前江下里莆田江陰福清福興六場向以前下兩場鹽質最佳產鹽最巨出口者亦較他場為多必須全力注意查東潘為前下兩場門戶

應以東潘爲總局設正副局長各一兼辦前江下里兩場其莆田江陰福清福興韓厝寮均爲分局各設分局長一隸於東潘總局惟莆田一場產鹽雖不及前下兩場之多然較諸江陰福清福興三場已增倍蓰加以地方遼闊港汊分岐人民强悍防範難周應責成該分局長設局開辦由總局長選派妥實收支友一員調查友一員長駐該局其收支友只能專理銀錢稽核收入厘款支出一切帳目按月據實造報送由東潘總局彙總報省其調查友則只能調查該場情形該分局長如何布置隨時報告東潘總局均不得干預該分局長一切設施庶權限分明各有專責辦理可期進行

(丑) 娘宮應改爲查驗稽征局作爲獨立機關將所收厘銀按月自行造報不歸東潘管轄

(寅) 前江場之下嶼下里場之前沁應各設分卡一所由東潘局長選派幹役友人承之

乙辦法

(子)先以東潘爲根據地其緊要地點仍在前江下里兩場須先就該場取締大牙編列駁船號碼入手蓋大牙係經手賣鹽之人駁船係駁鹽運送之艇若將大牙改爲官牙駁船裝鹽須由官牙先行至局領取駁單應抽鹽厘若干即由該局司事憑單與牙結算如此辦理庶可無虞走漏又可免丈量往返之勞且可杜船戶要求煩擾是一舉而三善皆備不徒厘征起色亦一勞永逸長治久安之計也

(丑)晝夜兩潮須由局長選派妥慎耐勞司事會同巡緝員帶同丁哨輪班前往港口駐守稽查庶駁船無從漏私辦理不致鬆懈

(寅)前江之下嶼有一後海必須嚴定懲罰章程並不時派人梭巡責成官牙常川調查以杜偷漏

(卯)丈量駁船抽收鹽厘必須一秉大公既不得例外苛求亦不得絲毫折扣以昭公允

(辰)娘宮局現改爲查驗稽征局無論何場運鹽船隻經過均須飭令停驗複量担

數如不相符應將短收之數按照補收尤不得稍有折扣蓋驗補既嚴則船戶知難倖免局員知難短收庶暗折之風較易杜絕

丙裁併

(子) 莆仙課厘局舊章所征前下兩場陸卡之課厘應併歸下嶼前沁兩分卡征收由東潘總局另文批解庶事權可以統一辦理易於得手

(丑) 江陰福清福興三場場官業經裁撤外其莆田前江下里三場均應續行裁撤所有應收各項規費莆田則併歸莆田鹽厘局前江下厘則併歸下嶼前沁兩分局辦理責令悉數歸公以一事權而節糜費

丁權限

(子) 東潘前江下里江陰福清福興韓厝寮一切措施均由東潘總局長主持辦理其娘宮一局應由娘宮局長主持莆田分局應由莆田分局長主持東潘局長止能核其辦事成績以清權限而專責成

戊責任

(子)東潘總局暨前江下里兩卡江陰莆田福清福興韓厝寮五分局一切籌辦並有無進行以及銀錢款目總局長應負完全責任

(丑)娘宮局係查驗性質與鹽厘局情形不同兩局長均應擔負娘宮局完全責任
己比較

(子)查七場及娘宮局前清每年比較約共三萬餘元此次整頓以後應與娘宮局一併計算除局用一切經費之外年定額征六萬元倘能征至十萬元其四萬元准提花紅一成倘能征十六萬元其十萬元准提花紅一成五分倘能征至二十六萬元准提花紅二成內外各半以資鼓勵而策進行



山東鹽政說明書

(續第一期)

第八項 吏部飯食

查此欺係雍正二年經東撫陳奏准。海豐縣之余家港地方。爲山東直隸兩省鹽徒出入要口。將武定營守備移駐。專司巡緝。按引票正課銀一百兩。征給兵公費銀九錢六厘二毫五絲三忽。民運粟地一律征收。儘數給發該弁兵。作爲巡緝私鹽之用。自光緒三十一年前運司英瑞以該汛兵全數裁革。詳明將給兵公費一欺改爲吏部飯食。歲約征銀八九百兩。每年解吏部衙門銀五百兩。都察院衙門銀一千五百兩。其不敷之項。暫由堰工加價項下貼補。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七百六十兩四錢九分二厘。未完銀二百七十三兩八錢七分五厘。

第九項 領票公費

查此欸係每票征公費銀三分四厘五毫。向隨撥冊分案解部歸公。隨餘票完納者入餘票歸公案內。每年共約征銀五千八百兩。光緒十一年奉准部議籍備餉需。詳明在公費內歲撥銀五千兩。嗣因餉需停解。復將此欸撥作河防局防汛經費。至今照辦。二十二年奉文籌解給事中衙門考核冊費。每年銀四百八十兩。復經前運司詳請咨明。在此公費及灶課耗羨內湊撥在案。此外所餘無幾。遇歲有臨時零星解支欸項。奉文飭籌。亦即在此等尾欸內詳明撥用。引地無此欸。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五千六百七十八兩四分四厘。

第十項 殘票解費

查此欸從前每票征銀五厘。雍正八年運司唐詳定裁去四厘。止收一厘。嗣於道光十三年因不敷支解詳明咨部。每票加征銀一厘。按每票二厘征收。每年銷票九分餘。約征銀三百三十四兩。作爲繳殘票時解部飯食。及往返車脚盤費之用。如征不足數。向由辦公提扣項下湊支。引地無此欸。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三百二十九兩一錢。

六分。

第十一項 引票飯食及場書飯食

查此款因雍正六年將各衙門一切陋規裁革。經運使唐議詳自八年起。每引票征銀一分四厘。爲運使書役飯食之用。嗣又議給場所書役飯食。經運司楊於雍正八年詳明。每引增銀九毫七絲六忽。票地不增。嘉慶二十二年。因支發不敷。詳明除民運額餘票不增外。所有商運每引增銀七毫二絲四忽。每票增銀五毫。連前共計。每引征銀一分五厘七毫。每票征銀一分四厘五毫。道光二十九年。引地減去七毫。每引征銀一分五厘。票地照舊。每張征銀一分四厘五毫。民運額餘票。每張征銀一分四厘。本係詳案。並未奏咨。乾隆五年。奉部行查。各官養廉耗羨公費等銀。當將征收此項飯食。及養廉鹽餉銅餉河工領票公費殘票解費都輸公費。並海豐等五縣額征永利場書役飯食。及筆帖式解費等款。同積併零餘銀造冊送部。奉部行令於章程案內。每年造冊報明。歷年遵辦。迨嘉慶二十二年。詳請加增飯食。經鹽院咨准部覆。以事屬增改定額。未便據咨核准。行令奏明辦理。復經前司查明雍正年間係屬詳案。並未奏咨。此次詳請在

案。勿庸咨部。奉鹽院批准在案。以近年出庫引票核計。歲約征銀六千九百餘兩。支銷院司書役飯食及分司場所書役飯食房租公費。以及提塘公費。養福堂歲修經費等項。嗣因不敷尙多。是以復有加攤飯食名目。又場書飯食一欸。鹽法志載雍正八年。經運司楊議詳永利場需役亦多。據海豐霑化陽信樂陵等四縣票商。請留從前驗票截角硃油銀二百兩。作書役飯食紙筆之用。雖係各商請願。而爲數未免浮多。應酌留百二十兩。由該四縣均出。又於雍正十一年。詳明將不輸銅觔養廉之商河縣票商。與海霑樂陽四縣商人。公出永利場書役飯食。經鹽院鄂批准各在案。嘉慶十五年。霑化額票。撥給德平縣四百張。海豐領票。撥給惠民縣六百張。應完場書飯食。由德平惠民兩縣商人認攤。是以親由德平惠民等七縣完納。每票額征銀七厘二毫三絲三忽。共征銀一百二十兩。與引票飯食併歸一欸支銷。並不敷支。永利場書役飯食。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徵完引票飯食銀六千七百九十一兩九錢一分二厘。場書飯食銀一百二十兩在內。未完引票飯食銀二百八十四兩三錢二分五厘。

查此欸係支給撫院衙門繕書之用。道光二十九年。經前運司聯議定。每引票攤徵銀一厘五毫。全乏並累商減欸之引。以及滯岸之商均免征。以現在出庫引票計之。每年約征銀五百餘兩。儘數支銷繕書飯食等欸之用。係屬外銷。向不報部。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五百二十七兩三錢七分三厘。未完銀二十八兩一錢八分四厘。

第十三項 積併餘零

查運庫征收此項銀兩。向係按引課票課紙價稅契。每百兩隨徵積併餘零銀二錢二分。灶課一欸。每百兩隨征銀一錢二分。遇有分厘餘零捲尾成錢。歲約徵銀二百八十九兩。支給各場官小公費之用。載在鹽志。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徵完銀二百八十五兩六錢。

第十四項 面封公費

查此欸係從前綱商。於面封引張時。向商人抽收。支備撫院運司及各衙門一切公費。故曰面封公費。自道光十九年起。歸庫徵收。道光二十九年。欽使奏定。每引征銀二錢三分。支解漕院養廉。並撫院運司及各衙門公費。各房書吏津貼。大小餉差盤費。京餉

加平發化火工引綱首綱役等。一切食用各款。近年又以支發運屬候補各員。及各局卡委員薪津局用。並每年特別工程等項。除累商全乏。及減款各引不征此款半乏者。半徵此款外。每年約收銀六萬兩有零。收支相抵。祇有不敷。並無餘剩。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五萬七千五百八十五兩七分。未完銀四千二百三十兩零五分。

第十五項 辦公提扣

查此款上等票地。每張征銀五分一厘。中票每張征銀三分四厘。下票每張征銀一分七厘。蘭鄰莒日昌濰六州縣免征。歲約收銀四千五百餘兩。支發票綱公費伙食。綱役公食。並大小餉差盤費。京餉加平翰木發化火工。並各房書吏津貼等用。收支相抵。往往不敷。每以抵課提扣一款撥補。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四千五百四兩三錢八分八厘。未完銀四十二兩五錢。

第十六項 抵課提扣

查此款向係上等票地。每張征銀九厘。中票每張征銀六厘。下票每張征銀三厘。每年約征銀八百餘兩。原爲備抵累商課款而設。自改先課後鹽章程之後。抵課雖免。仍以

之撥補辦公。提扣不敷。及彌補票綱積欠之用。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七百九十四兩八錢九分二厘。未完銀七兩五錢。

第十七項 增攤飯食

查此款因原征飯食不敷支銷。咸豐八年經前運司詳明。每年增攤銀三千兩。引地攤四分之三。銀二千二百五十兩。票地攤四分之一。銀七百五十兩。嗣於光緒十一年。籌備餉需。加抽鹽厘案內。據引票綱稟明。每引歲減征五厘零。及三厘一厘零不等。計每引減剩應征銀五厘八毫九絲三忽。上票每張征銀四毫四絲六忽。中票每張征銀二毫九絲五忽。下票每張征銀一毫四絲八忽三微。累商分別減免。前司批准照辦在案。以近年出庫引票計之。歲約征銀一千七百餘兩。支發院司書役飯食等用。係屬外銷。而不報撥。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一千二百六十兩一錢三分。未完銀六百四十五兩八錢七分三厘。

第十八項 增攤繕書

查此款始自咸豐八年。因原征繕書不敷支銷。與飯食一款同案續攤。詳明每引征銀

九厘三毫七絲五忽。上票每張攤銀四厘六毫七絲五忽。中票每張攤銀三厘一毫一絲三忽七微二纖。下票並民運每張攤銀一厘五毫五絲六忽四微。累商減款者免征。以近年出庫引票計之。歲約收銀二千八百餘兩。支發院署繕書及飯食銀兩不敷之用。係屬外銷。向不報撥。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二千四百二十一兩九錢一分五厘。未完銀一千四十一兩六錢四分。

第十九項 利運經費

查此款因河道變遷。水底木石觸損。運鹽船隻。公議募支。逐段剷除。苦無的款。經前綱引各商。稟奉前署運司趙批准。按鹽攤捐。自光緒十八年爲始。每春鹽千包。捐銀四兩。隨同進關雜款完納。名曰利運經費。除票地並南運局辦各州縣。各北運著明疲累之平原。館陶。荏平。聊城。四縣。均免攤捐外。其餘引地。歲約征銀九百餘兩。原爲僱夫疏通之用。近數年。河流順軌。樹根木石。拔取殆盡。此款本可停捐。惟遇有綱商修理房屋。以及應有面封公費。內支銷銀兩。本款不敷動支。皆由此款內借墊。是以迄未停止。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五百三十五兩四錢九分。未完銀四百一十一兩九錢三分八

厘。

第二十項 鹽厘解費

查此款係光緒十一年。因解籌備餉需案內盤費等項。無款可支。經票綱首稟奉前運司黃批准。每票捐銀一分。作爲鹽厘解費。引地不征。每年約徵銀一千三百餘兩。嗣因籌備餉需一款。改撥防汛經費。無須解費。又經票綱首稟請併歸辦公提扣項下徵收。支發京餉盤費等項。雖奉批准照辦。而此款現仍另款征存支發票綱各項用款。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一千三百七兩二錢三分。未完銀三十四兩二錢。

第二十一項 洋款解費

查此款因運庫認解庚子賠款二十八萬兩。收支均按庫平。嗣奉外務部咨令按關平解兌。計每百兩不敷銀一兩六錢四分三厘。又藩司籌補賠款二萬兩。向不隨解。補水平銀。以歲解賠款三十萬計之。共需補平銀四千九百餘兩。又賠款及舊案洋債匯解各費。歲約需銀三千四百兩。款無所出。經前運司英瑞詳明。自光緒二十九年春網起。援照引票課辦法。將二五加課加價。及民運加課。每征銀百兩。隨征解費四兩四錢。

以歲收課價二十三萬計之。約收解費銀九千餘兩。專款存儲。以備解兌補水增平。及滙費等項之用。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七千五十六兩一錢一分七厘。未完銀三千八百二十二兩六錢一分二厘。

第二十二項 永阜場灶地納租

查此款係海灘荒地。因被黃水掛淤。水退之後。涸出地畝。灶戶前往墾種。經該場大使勘丈明確。飭令按畝完納租錢。於光緒二十六年。稟奉前運司豐批示。將此項租錢易銀解司。藉充公用。以爲數無幾。且係試辦。故未詳奏立案。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一百六十二兩六錢六分。

第二十三項 永阜場灶壩

查此款因永阜場灶壩被水冲決。光緒二十年。經前運司李由運庫借支銀九千兩。修築灶壩。議按每引票一張。攤還銀四厘。平原聊城館陶茌平等縣累商。與南運局辦各處。及票地之不春永阜場鹽者。均免攤。以近年出庫引票計之。歲約收銀九百餘兩。核算歷年收數已過原借之額。近年收者專款存儲。遇有特別支款。卽於此項動支。光緒

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八百廿七兩九錢二分六厘。未完銀三百一十二兩二錢四分。

第二十四項 學堂經費

查此款因辦理東運高等學堂及初級小學堂無款可籌。光緒三十二年。經前運司張詳明。每引票一張。攤徵銀二分。作爲舉辦學堂經費。開辦之初。係官商兼收。嗣因引商不肯併攤。官辦州縣包課。稟准將官辦所攤學堂經費。劃出備撥。官辦包課在案。以出庫商辦引票計之。歲約收銀五千餘兩。支發前項兩學堂經費。有盈無絀。至民運票地。則不徵此款。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六千六百八十二兩一錢二分。未完銀二千四百六十五兩四分。

第二十五項 廣仁善局經費

查此款始自光緒十二年。經廣仁善局紳董稟准。每引票攤捐銀四厘。引隨進關征收。累商減免款之引免攤。票於領春夏兩季時。即將秋冬兩季應完銀兩。提前一併全完。以近年出庫引票計之。每年約收銀一千五六百兩。儘支該局經費。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一千三百十六兩七分二厘。未完銀四百五十兩四錢四分四厘。

第二十六項 海陽霑巡費

查此款因武定屬之海豐陽信霑化三縣。商逃岸荒。於同治四年招商試辦。該三縣鹽務。添設巡役以資緝私。經前運司詳准照原攤緝梟經費。量爲加增。改爲海陽霑巡費。引地每引攤銀四分。票地春永阜永利場鹽者。每張攤銀四分。春別場鹽者。每張攤銀三分。嗣於光緒十一年。籌備餉需。加抽鹽厘案。經引票綱首稟請減征巡費銀一分一厘五毫。十七年因款不敷支。又詳明每引續攤銀八厘。每票續攤銀六厘。統計每引原攤銀二分八厘五毫。續攤銀八厘。共銀三分六厘五毫。票地之春永阜永利場鹽者。每票原攤銀二分八厘五毫。續攤銀六厘。共銀三分四厘五毫。春別場鹽者。每票原攤銀一分八厘五毫。續攤銀六厘。共銀二分四厘五毫。民運州縣。仍照緝梟經費。每票攤銀一分。歲約征銀一萬四千餘兩。每年由海陽霑鹽局。領巡費銀九千兩。支解梟司緝私公費銀二千四百兩。上兩項均遇閏加增。又支師範學堂。及育嬰全節等堂經費銀一千數百兩。各巡勇薪餉歲無定額。自光緒三十一年起。經前運司張詳明將該局巡勇歸併濟北營。李守備管帶。分撥駐紮。三十四年十一月。又奉前撫院袁札飭裁撤。所有

巡費。仍歸該局委員請領。自行募勇緝私。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二兩五錢九分一厘。未完銀四千一十五兩六錢八分一厘。

第二十七項 五縣巡勇經費

查此款係泰安曲阜甯陽鄒縣泗水五縣鹽商。於光緒十一年公議稟准。由運司遴委管帶募勇百名。分駐五縣巡緝梟匪。名鹽捕營。所有經費。即由該五縣商人公捐交庫。按月由管帶具領支發。歲約收銀三千餘兩。儘支弁勇薪糧。設款未解到。即暫在款內借墊。俟征起本款撥還。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一千九百六十一兩四錢一分五厘。未完銀二千二十六兩六錢六分五厘。

第二十八項 七縣巡費

查此款係光緒二十三年。因德平臨邑等縣。附近長蘆。私梟充斥。由前運司詳明設立馬步巡勇一百三十名。派員管帶。以資巡緝。所有巡勇薪餉。歲約需銀八千餘兩。遇閏加增銀六百餘兩。議由德平臨邑陵縣商河惠民濟陽樂陵七縣。商票項下征收。每票征銀一錢五分。歲約征銀四千九百餘兩。儘數支銷。巡勇薪餉。計尙不敷銀二千餘兩。

在融票盈餘項下湊支。稟奉前撫院批准在案。三十一年。前運司張。詳明改定營制。更名濟北鹽巡營。兼管海陽巡勇。月支薪餉一千二百餘兩。不敷之項。在海陽霑巡費項下支領。三十四年十一月。奉前撫院袁。札飭海陽霑巡費。仍歸該局委員請領。自行募勇緝私。其濟北鹽巡營。仍復舊制。駐紮德平等七縣。以資巡緝。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四千九百四十七兩七錢五分。

第二十九項 汀辛巡費

查此款因防護鹽垣。在永阜場附近之汀河辛莊二處。設立巡卡。派弁管帶。所有巡費。從前係綱首自行攤收。嗣因催收不齊。咸豐三年六月。綱首稟奉前司批准。每引納銀八厘。隨同面封兌庫。三年八月。因額引銷不足數。每引加攤銀四厘。七年八月。又加攤銀二厘。同治二年八月。又加攤銀二厘。共計每引納銀一分六厘。自六年起。每引減去四厘。祇爭一分二厘。儘前五成引交納。票地不征。以額引計之。歲約征銀四千餘兩。每年支銷巡費銀三千六百兩。遇閏加增。尙餘銀數百兩。遇面封公費不敷支撥。即以此款湊支。光緒三十三年。因攤毀鹽缺在王家岡官台場開灘借運。又在常寨地方設巡

防。稟明即以汀辛所設之巡撥出數成。移駐該處。並未添費。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四千五百二十兩二錢七分。未完銀二百八十五兩七錢三分。

第三十項 嶧縣巡費

查此款自道光四年起。每引征銀四厘。累商全乏引及減款之引。免征。作爲津貼嶧縣巡費之用。計每年約收銀五百餘兩。現因嶧縣業商無力自辦。連官辦之滕縣。一併改歸南運局委員辦理。按年酌給業商租價。卽由此項征起巡費內動支給領。係屬商捐商用。向不報部。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銀五百一十兩一分六厘。未完銀三十六兩六錢二分六厘。

第三十一項 利津巡費

查此款因利津縣附近永阜灘場爲票地。各州縲屏蔽。設巡較多。凡票地之春永阜場鹽者。皆攤巡費。每處自十餘兩至五六十兩不等。各有派數。並不按照領票多寡。計每年收銀四百餘兩。儘數發給利津縣具領。支銷巡役口糧之用。係屬外銷捐款。光緒三十四年。運庫收銀四百七兩九錢八分二厘。

第三十二項 壽光巡費

查此款因壽光縣附近官台場鹽灘。雇募巡役防守查緝。凡春官台場鹽州縣。皆攤巡費。每處自二十餘兩至百七八十兩不等。各有派數。並不按照領票多寡。從前係由各商照派定銀數。按年交付壽光縣收領。自道光十一年起。因各商交納不齊。經綱商議。照利津縣巡費辦法。改爲隨票交庫。再由壽光具領。前司批准照辦在案。每年額征銀九百六十二兩三分。儘數發給壽光縣津貼巡費。光緒二十二年。前運司豐因庫款支絀。詳明將此項實發七成。截留三成。以備湊解洋債。後因洋債籌有的款。遂將裁節之項。改支各場巡費工食。至今照辦。光緒三十四年。運庫收銀九百五十兩七錢二分。未完銀一十一兩三錢一分。

第三十三項 濰縣巡費

查此款係春官台場鹽州縣。津貼昌濰兩縣商人僱巡守護灘場之需。每處自二十餘兩至三百餘兩不等。各有派數。並不按照領票多寡。從前係由各商照派定銀數。按年逕交濰縣收領。自道光十一年起。因各商交納不齊。據昌濰商人稟請援照利津巡費

辦法改爲隨票交庫。再由該商來庫具領。當經飭綱議覆照准在案。每年額征銀一千三百四十六兩五錢五分。儘數發給濰縣支放巡役口糧之用。光緒二十二年。前運司豐因庫欸支絀。詳明將此款實發七成截留三成。以備湊解洋債。後因洋債籌有的欸。遂將裁節之項改支各場巡役工食。至今照辦。光緒三十四年。運庫收銀一千二百四兩五錢一分。未完銀一百四十二兩四分。

第三十四項 緝捕經費

查此款自道光七年起。每年捐養廉銀三百兩。解藩庫作緝捕經費之用。光緒廿一年。藩司詳明酌減一半。仍留一半百五十兩。運署係在應支養廉內按日攤扣。全支半支。不支不扣。扣出之款。存儲運庫支發外銷。從未解過藩庫。光緒三十四年。運司支養廉銀三千四百九十四兩四錢四分四厘。應攤扣前項銀一百三十八兩五錢四分二厘。

第三十五項 緝捕賞費

查此款係道光二十八年。經前撫院徐奏明自冬季起。由院司道府及通省州縣。每年公捐銀一萬五千兩。作爲查拿捻幅各匪賞項之用。屢次奉文核減。至同治十年。運司

歲捐銀二百兩。濱濼分司歲捐銀百六十兩。光緒二十一年。藩司具詳裁減攤捐案內聲明。應否酌減。隨案核議。嗣將運司及分司捐項酌減三成。運司歲捐銀百四十兩。分司歲捐銀百十二兩。在應支養廉內。按日攤扣。全支全扣。半支半扣。不支不扣。扣存銀兩。支銷臬署書吏津貼及學堂醫院經費。並未解過藩司。光緒三十四年。運司支養廉銀三千四百九十四兩四錢四分四厘。應攤扣前項銀一百二十九兩三錢六厘。分司支養廉銀二千兩。應攤扣前項銀一百一十二兩。是年實攤扣銀二百四十一兩一錢二分六厘。

第三十六項 海防經費

查此款係道光二十年。起奏定由院司道府及各州縣公捐銀四千兩。專作爲巡洋兵弁例僱船價津貼火藥等項之用。同治三年核減四成。運司歲捐銀三十兩。光緒三十一年。藩司具詳裁減攤捐案內聲明。院司道府公捐之項。應否酌減。隨案核議。嗣議運司酌減三成。每年捐銀二十一兩。在應攤養廉內。按日攤扣。全支全扣。半支半扣。不支不扣。扣存之項。支發外銷。從未解過藩司。光緒三十四年。運司支養廉銀三千四百九

十四兩四錢四分四厘。應攤扣前項銀一十九兩三錢九分六厘。

第三十七項 故員幫貼

查此款從前年例流攤由來已久。自光緒二十二年爲始。由運司核減札派經歷司庫大使兩所八場攤捐。每年共銀一百兩。專款存儲。備支故員及丁憂人員無力回籍者幫貼之項。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共收銀八十六兩。未收銀一十四兩。

第三十八項 解餉津貼

查此款自光緒二十二年爲始。詳明飭派官台永阜永利濤維西繇五縣五場。維口蒲台兩所攤捐。每年共銀三百五十兩。甲年乙攤。作爲解內務府經費委員津貼盤費之用。光緒三十四年。運庫征完。三十三年銀三百一十八兩七錢四分四厘。未完銀三十一兩二錢五分六厘。

一、山東鹽政之發展

山東鹽政之發展，始於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三月一日，

當時山東巡撫張爾丹奏請設立鹽政使司，以統轄全省鹽務，

並請將原設之鹽課司改為鹽課使司，以昭體制。經戶部議准，

於二十八年（1693年）設鹽政使司於濟寧。

乾隆元年（1736年）改鹽政使司為鹽課使司，其知使八十八人，

大例兩項，入改縣兩項，平及縣一百兩，奉天各縣設鹽課使司，

並其為五兩，平兩，縣兩，由來由，及自來，二十二年，

海鹽，十子，海，高，員，清，議。

十四兩四錢四分，國庫鹽課，計海鹽，展一十，武，三，員，八，分。



雜錄

罪鹽



雜錄

石白

物華天寶用宏。取精如珠光之的。爍擬素雪之繽紛。乘明時而獻瑞。導合氣於含靈。是固乾端坤倪。磅礴而鬱積。大男少女。咀嚼而歡迎者也。原夫傳說調羹。夙沙煎海。劉晏權之而財豐。政和擾之而法壞。越唐歷宋。蜚聲千載。蓋其枝葉扶疏。已徧布於神州。赤縣之中。而根抵盤深。更遠訖於碣石。流沙之外矣。人厭清德。鬼瞰高明。專制掃除。共和告成。惟牢盆兮。禹莢遂壞。斷而川分。翦焉傾覆。勢同割據。強者豪奪。懦者巧取。耗矣哀哉。蓋四千年勞臣。察相之所經營。四百兆圓顛。方趾之所託命。曾日月之幾何。亦隨大好河山。華離破碎。礪硯衝激。震撼飄忽。經革命之潮流。而蕩然以俱盡也。於是當代峨冠革履。元夫巨子。拾紙墨之一二。竊唇脰之三四。抵几奮髯。是非蠶起。執鹽而數之曰。

汝鹽誕怪。支離飛揚。跋扈不惟。專制之餘孽。而亦我共和國之罪人也。近鹽晉霸。跨海吳橫。黃巢假汝之力。而豕突河洛。士誠擅汝之利。而虎視浙閩。招納亡命。荼毒生靈。傳奸雄之羽翼。擾世界之和平。則是汝鹽之罪也。乾嘉之際。改課歸丁。游民趨利。散布楚秦。教匪勾結。大亂以成。洪楊颺起。九夏土崩。淮甸千里。狐兔縱橫。武人壟斷。鹽餉鬻爭。川原爲之流血。天地爲之杳冥。是又汝鹽之罪也。泊我民國之初建也。以爲汝鹽者。當翌贊共和。精白一心。蕩滌瑕穢。除舊而布新矣。孰意故態依然。比匪猶昔。全無悔禍之忱。更肆譁張之習。張李恣睢。於河東湘鄂紛爭乎。淮內或則藉汝而媚茲中央。或則挾汝而覬覦獨立。失之能令公怒。得之能令公喜。函電交馳。筆舌瘁矣。此又汝鹽之罪也。內憂未已。外侮乘之。海客垂涎。鮫人染指。大借款之條件。密於縛繭之絲。稽核所之章程。利於屠牛之斧。牽一髮兮。全身納須。彌於芥子。將使風痺之疾。深入膏肓。神明之胃。陷於奴隸。謾藏誨盜。則職汝之由。是又汝鹽之罪也。至於暴君汗吏。以汝爲點金術。里胥豪猾。以汝爲逃遁藪。南船北馬。顛頓於山程水驛之間。小敗零挑。宛轉於刀鋸桁楊之下。則又從古已然。於今爲烈。語其罪惡。罄竹難宣。嗟乎。人以汝爲瑞鹽。吾以汝爲禍。

水也。計惟殄汝種族。鋤汝頑梗。決安邑之地。塞胸膈之井。海疆萬里。盡改田疇。禹域九州。不留場灶。庶乎膠鬲變色。易牙狂叫。反太古之淳風。見軒黃之熙皞也。即不然。吾將嚴爲取締。聚之一隅。高其垣墉。稽其出入。科以重稅。課其有餘。馳驟之縛束之務。使恪守範圍。就我銜勒。決不容汝推波助瀾。越阡度陌。藏垢納汗。殃民病國。此我就場征税之主張。而規畫全國鹽政之原則也。鹽爲怪物。近人梁任公目鹽爲大怪物豈無聲臭。橫逆之來。誰能忍受。大放厥辭。軒豁呈露。慨然曰。言論者唯一之特權。名譽者第二之生命。愠于羣小。受侮將多。是安能默默以息者乎。且子所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察其皮毛而未洞其奧竅也。五味之中。唯我獨尊。世界之人。無男無女。無老無幼。無貧無富。無貴無賤。口有同味。味有同嗜。予取予求。莫或瑕疵。子試察之不誠然歟。上溯鴻蒙。飲血茹毛。自我出現。始有烹調。原隰卑溼。厥民病腫。自我出現。臟腑無壅。和羹之功。衛生之益。昭昭在人。非假僕一二談也。衣冠之倫。搢紳之侶。與我爲緣。無不華屋連楹。錦繡被體。僮僕如雲。氣使頤指。顧盼生光。顏呼吸成風。雨。舐鎗而仙。換骨冲舉。殘膏剩馥。沾漑乎百代。遠者無論。卽如丁氏督蜀。而官運剋。胡氏撫鄂。而鹺政通。陶文毅之改綱爲票。曾湘陰之

化私爲公。苟其福民。利國宗旨。相同無不。委曲劑助。之成功。駿烈紀乎旂常。鴻名垂於竹帛。則我之樂成人美。保全善類。爲何如也。而猥曰比匪云乎。老夫耄矣。被爾後生小子。飛短流長。描畫殆盡。至謂擾亂內政。牽涉外交。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則又不得不正言莊論。以解天下之惑。試畢其說。而吾子締聽焉。前清庚子。聯軍入京。師徒撓敗。兩宮蒙塵。全權媾和。輸以金賄。賠款之鉅。載籍未聞。於斯時也。縣官旰食計臣。仰屋天下。匈匈勢若倒懸。上自達官貴人。下逮編氓商賈。未聞有輸粟助邊。毀家紓亂者。我於是聚家人而謀之。海關之外。獨力担任。自是以來。無歲不竭。其愚公之愚。精衛之精。悉率敵賦。不敢告勞。於是我鹽氏之聲望。之資格。之信用。始爲全球所注目。而清廷亦得以歌舞湖山。粉飾太平者垂十餘年。飲水思源。受誰之賜。而顧忘之耶。國體旣更。前清條約。繼續有效。所恃以內鞏財權。外昭國信者。亦惟我鹽氏之故。各省自爲風氣。而不至釀成藩鎮之禍者。惟我鹽氏有以刼持之也。中央總攬全局。而不至流爲專制之習者。亦惟我鹽氏有以抵抗之也。至虬髯碧眼之儔。尙認爲有投資之價值。而不遽至於瓜剖豆分者。亦惟我鹽氏有以調護而維持之也。由前之說。有造於清室者。旣若彼。由後

之說有功於民國者。又若此我鹽氏勞苦功高。未聞有通侯之賞。上將之榮。而乃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載鬼一車。織貝萬丈。自問潤下之姿。本無炎上之性。利祿熱中。我鹽氏所未嘗有也。然介之推不言祿。而祿亦弗及。豈不令志士灰心。豪傑短氣哉。至於引界之說。則又起乎自然。導乎歷史。如瓜瓞之蔓延。如星辰之躔次。惟我鹽氏椒聊繁衍。是宅是處。劃界分疆。以爲尾閭。其孳息蕃者。則其拓境也。寬其產殖。微者則其領域也。促反之。則治絲益棼。因之則不勞而理其間。古今殊時。南北分地。輪舟鐵路之多。所變遷井池鹹淡之。或有岐異。又當與時屈伸。變通盡利。原未可慢其經界。逞其胸臆。一掃而空操之過急也。抑又聞之述者。謂之明作者。謂之聖。故立法期於可行。而除弊去其太甚。衛鞅之廢井田。則秦社以墟。荆公之創均輸。則宋祚將盡。蓋改絃易轍。其事爲難。而蕭規曹隨。其勢至順。此財政部所以力謀鹽政之統一。而大總統亦有恢復機關。維持秩序之命令也。不觀於近事乎。蘇岸改食淮鹽。而十餘萬沙民將流離而失。所鹺商偶由輪運。而十二圩船戶懼生計之蕭然。若吾子味先朝之故事。操改革之大權。取科則於島國。素成法於中原。逞孤注於一擲。斷絕鉅之財源。吾恐商販裹足。官吏貪婪。閭閻

有淡食之苦。國家蒙顯利之嫌。私臬遍地。海內愁歎。列強乘隙。遂墜重淵。至是而責老
夫。納經常之稅額。復夙昔之舊觀。譬猶強孱夫而扛九鼎。引隻手而挽狂瀾。則老夫不
佞。不能爲吾子受過。老夫知白守黑。俯察仰觀。呼彭祖爲小兒。與盤古爲同年。坐視滄
桑之變。長留天地之間。其閱歷者。不可爲不久。其經驗者。不可爲不全。然而每逢鼎革。
新舊遞嬗。則心胆俱碎。鬚髮皓然。震驚失箸。忘味常筵。守先民之矩矱。是所望于時賢。
吾子無事。更寃之使巍然。新造之民國。與老夫同填溝壑也。





擬鹽政叢報發刊辭

刼餘生

我民既開創中夏。奠共和之制。富源未闢。財政枯塞。乃若東西六強國。資團利我之危。樂我之窘。思欲扼我吭。奴我種。墮我國權。制我死命。至乃託詞於條件。嚆矢於磋商。網維章制。惟海關是徼。刼餘生聞之。瞿然而驚。嗒焉若喪。抱書却走。披髮大叫。未嘗不歎。吾鹽政叢報之作之一日不可緩也。今夫鹽利階於天地之自然。功厚於生民之日用。國家恃汝爲緩急。財政倚汝爲大命。汝非有大勳於我民哉。乃若清流名士。學子文人。大睨高談。不屑屑齒。汝抑或怨汝。詈汝。鄙汝。腥臄斥汝。弊藪國之人。屬耳目於汝者。至寥寥如晨星。而不知白晝強權。異種人之思欲波埃我民國者。乃不惜奇貨。汝而先假汝之名以行也。嗟嗟汝鹽。汝非有大勳於我民哉。自我初民。夙沙氏識汝於東海之濱。

殷相膠鬲東道於汝而管夷吾而劉晏而陶澍曾國藩之徒相繼用汝以謀國者垂二千年我民茹淡惟汝調之我民病腫惟汝療之我司農仰屋惟汝救濟之汝之關係於我國家至深遠矣哉汝何効命於專制而不思翊贊我共和耶抑汝怏怏望羞與爲伍而有琵琶出塞之思耶今我與汝約蕃汝種類正汝顏色潔汝身骨固汝藩籬嚴汝疆界毋違禁毋作奸慝毋狎亡命毋暱散法之商毋親貪墨之吏其惟踴躍効命於我中華民國一如効命於管氏劉氏陶氏曾氏之倫我其大賚汝我乃益進我民而告之曰權鹽總四千餘萬担負至輕也以我民數料之累進極二百兆人纔歲五角耳稅源之正確稅制之公溥未有若斯之甚也自夫人不習其事不達其故而羣焉詬病之瑕疵之者項民相望踵趾相磨鹽制乃蹉跎濡滯而不克自進抑我不懼同室之沮尼而大闕也虬髯碧眼磨牙厲吻日謀所以蹈瑕抵隙攫而代之嘗此一嚮者堅至再四使果演爲事實我民之大痛乃自此始矣繼自今我爲老馬國民尾之者爲著蔡國民卜之我爲大庖國民享之我爲廣長舌國民諦聽之毋滋他族實逼處此以攘我此大權也嗚呼此吾報之微意也夫此吾報之微意也夫民國元年 月 日劫餘生

吾友劫餘生。在滬創辦鹽政叢報。未出版以他事去。今覓其發刊詞一首。詠奇跌宕。切中事情。鹽務上極有關係之作也。亟錄之以實吾報。且供海內同志省覽焉。

記者識







雜錄

美公使借款談話書後

失名

(前略)至若干涉鹽稅一事。嘉氏意謂在銀行團一面。得此可以示信用而廣招徠。蓋鹽政一操諸外人之手。則資本家必以款爲可恃。而債票易於銷售。在中國一面自其表面觀之。以獨立國名義不能自理稅務。而煩他人爲之經營。誠爲國家莫大之恥。然以事實而言。則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甚大。因舉海關之事以證其說。吾謂鹽政果由吾國自辦。嘉氏所謂中飽營私之弊。誠所不免。蓋道德敗壞。實爲吾國社會之現狀。欲諱而無可諱者。故整頓鹽務之條陳。章疏。載籍所登。不可枚舉。而數百年以來國家收入絕少增加。且一弊未除。一弊又起。至於今日。鹽梟私引。遍地皆是。雖改配鹽引。或就場征稅。建議政良者。頗不乏人。而揆之事實。非迂疏而寡當。即窒礙而難行。蓋所謂一時

鹽蠶者。其力量常足以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而政府辦理鹽務諸公。又不必果於茲事。有十分之研究。故不爲所賄。即爲所給。雖有良策。亦不敢毅然逕行。於是乎苟且補苴之政策起。而鹽務益不可問矣。夫鹽務弊竇之積重難返。如此。苟非摧陷廓清。爲根本上之解決。則雖日言改革。終無良好之希望。誠得外人切實規畫。相與更始。未嘗不善。然試問嘉氏所言稅務每年可增收一倍者。其言果可信乎。即使能增一倍。果能將鹽稅所入涓滴歸公乎。嘉氏歷舉外人辦理海關之成效。且謂如海關今日仍歸中國自理。則亦必如鹽稅之私貨無窮。中飽極大。較之現時收入。至多不能有半數。此言吾不敢以爲非然。吾謂海關歸外人管理後。收入誠有增長。顧其間廣置洋員。厚支薪水。制度未善。徒籍籍人口。向使此海關而屬外國。而敢決其每年收入必更不止此數。徒以大權獨攬。監察無人。而稅務既有進步。已可告無罪於中國。遂不憚虛糜廩餼。以取悅其同類。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委瑣齷齪之社會。入其中者。每不能盡脫其習。外人之至吾國以守禮拘謹之君子。而沾染官場習氣。變爲圓滑腐敗之小人者。比比皆是。其勢則然也。故加鹽稅果援海關成例。用人行政。概歸外人管理。則每年所收必較以前

爲豐。然所謂中飽諸弊。雖去。而各屬行政經費亦必隨之而增長。所謂有一倍之收入者。蓋不可必得之數也。爲今之計。莫如延外人爲鹽政顧問。一切鹽務大計畫。與之熟商而厘訂。並宜畧畀以權。凡有舞弊營私之事。得揭舉而罷其人。此外更設視察洋員若干人。厚其俸給。使之周巡各鹽局。考察其利弊。著爲報告。俾中央鹽政處有所稽核。而力圖更新。如是則鹽務之改良。既與全歸外人管轄者收效相等。而鹽政官吏復有所畏懼。而不敢有作奸犯科之事。彼銀行團又可以外人與中國鹽稅關係之事實。告於資本家。而於債票之銷場。亦毫無阻礙。一舉而數善備。計無有更勝於此者矣。吾非以此爲調停之術。蓋內察吾國社會之情勢。外考債票售賣之信用。更證以外人代理吾國稅務之歷史。非爲是折中之辦法。斷不能爲美滿之結果。故因嘉氏之言而論之。如此。俾談借款者有所商確焉。

